蒙面叢林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於是，一個島嶼的女子，
親赴叢林裡持槍蒙面的印地安自治區，帶回第一手的報導。

吳音寧◎著

ISBN 986-7810-77-5
9789867810779
00280

INK
印刻出版

蒙面叢林

深山來的信 We are Zapatista

清晨，在墨西哥東南山區，
蒙面的游擊詩人正在泥屋裡上網寫信，
他說：我們就是你。

馬訶士◎著　吳音寧◎譯

攝影／姚瑞中

吳音寧

• • •

出生在島嶼濁水溪畔的小村莊，高中時代，曾在廟會攤位購得一本舊書，時常蹲坐在廁所，閱讀十六歲便獨自飛往西貢採訪越戰的義大利女記者，奧利安娜．法拉琪(Oriana Fallaci)的故事，啊，心嚮往之。長大後，參加過學運、當過報社編輯，因緣際會，進入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自治區採訪，因而出版成此書。

封面設計．繪圖／劉彩鳳 ome.color@msa.hinet.net

攝影／*Yuriria Pantoja Millan*

馬訶士

● ● ●

詩人、叛亂者、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EZLN*）副總司令，蒙面的馬訶士（*Subcommandante Marcos*）是中南美洲繼契．格瓦拉之後，最負盛名且最具偶像魅力的游擊隊領袖。他從一九九四年武裝革命之後，一夕成名，透過網路，持續發表論述、宣言、童話等文章；像是從深山寄來一封封信件，以詩一般的語言，擄獲著眾多、仍有夢想的人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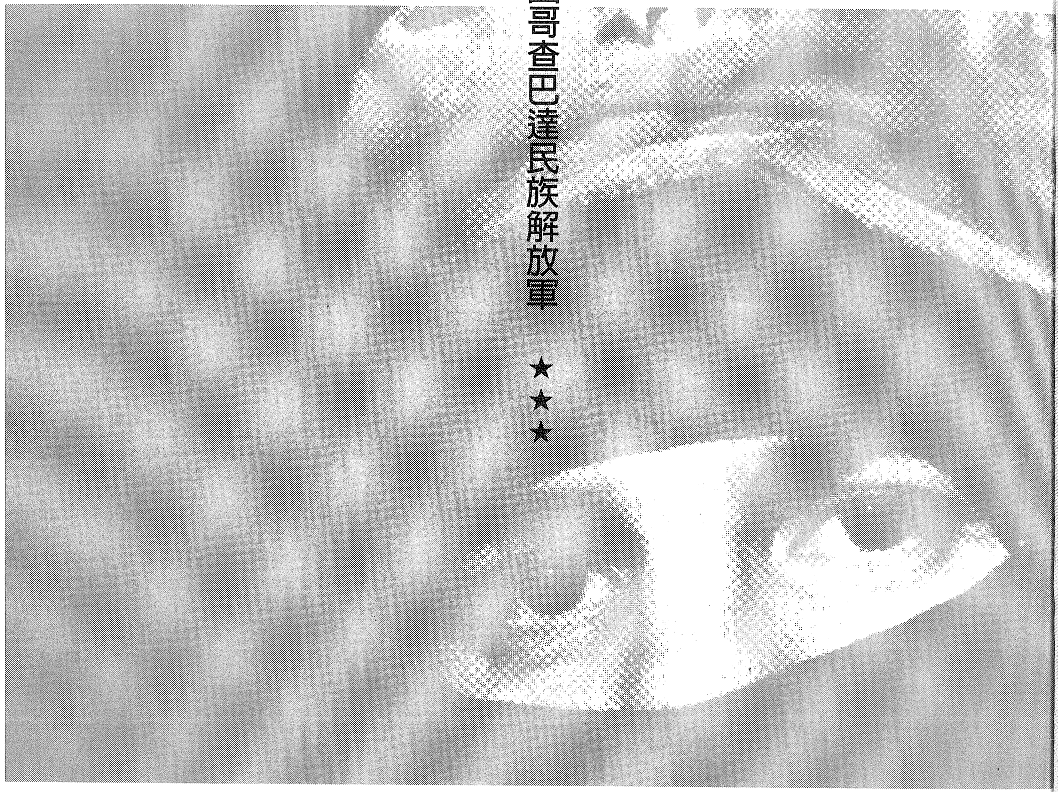
目前，查巴達的相關網站，已超過四千五百個，而馬訶士的文章，也被翻譯成至少十四種語言，仍在擴大層面地流傳中。

We are Zapatista

蒙面叢林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



吳音寧◎著

INK PUBLISHING 文學叢書 048
蒙面叢林

作　　者　馬訶士　吳音寧
譯　　者　吳音寧
總 編 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陳思妤
文字編輯　楊　菁
美術編輯　劉彩鳳　許秋山
內頁插圖　邱若山
校　　對　楊　菁　陳思妤　吳音寧

發 行 人　張書銘
出　　版　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法律顧問　漢全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春金律師

總 經 銷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3-3589000
訂購傳真：03-3581688
http：//www.sudu.cc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3年12月 初版
ISBN 986-7810-77-5
定價　280元

Copyright © 2003 by Yinling Wu
Published by IN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蒙面叢林／馬訶士，吳音寧 著.
--初版，--臺北縣中和市：INK印刻，
2003〔民92〕面；　公分

ISBN 986-7810-77-5（平裝）

857.85　　9202239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本書獲國家文藝基金會補助

目次

序／陳映眞　＊004＊
不再屬於印地安人的墨西哥市　＊014＊
漫長的出發　＊020＊
為什麼是契帕斯省？　＊026＊
徵兆早已顯露　＊028＊
不要留下這裡的電話號碼　＊034＊
聖克里斯多：販賣革命的觀光小城　＊040＊
馬訶士：迷一般的詩人，偶像級的游擊隊領袖　＊044＊
真實的屠殺　＊053＊
監獄是美麗的　＊058＊
感動復又後悔的小故事　＊061＊
薩帕塔：世界延續著老路？　＊063＊
檢查哨與毒品　＊068＊
住在真實村　＊071＊
濃霧中的篝火　＊090＊
長征後，接下來呢？　＊094＊
我想慢　＊098＊
Zapatismo：查巴達提出問號　＊104＊
後記　＊109＊

序

陳映眞

友人吳晟兄的女兒吳音寧，送來她深入墨西哥東南契帕斯山莽中著名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基地的紀實文學作品《蒙面叢林》。那天，我竟一口氣讀完了長達近五萬字左右的報告，在思想和審美上都很受觸動之餘，我也感到發現了一顆晶亮的年輕報告文學家新的星圖，而滿懷喜悅。

楊逵先生早在三〇年代中后，就寫了幾篇熱情介紹報告文學的理論文章，意在鼓舞台灣文學工作者，到人民生活的現場中去觀察、調查和生活，並以文學的形象思維表現社會、生活和歷史中隱藏的矛盾，激發改造的覺悟和行動。可惜的是，一直到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台灣的文學界一直不曾有人回應過楊逵先生的呼喚，使得台灣文學史至今缺漏了報告文學的傳統。

因此，一直到今天，關於報導文學這一文類的界定，儘管有過大報設置報告（導）文學大獎，有少數幾位熱心的教師，在大學中認眞開課，但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還弄不明白報告文學和深度報導等新聞書寫間的差異。在創作實踐上，近十幾年來雖有《人間雜

誌》上幾篇令人難忘的作品，例如潘庭松的〈空虛啊，空虛！〉、李文吉的〈李天和葉美惠〉、官鴻志的〈不孝兒英伸〉、鍾俊陞、曾淑美等的〈雛妓籲天錄〉、陳品君的〈你是中國人嗎？是。你是外國人嗎？是。〉等等，和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以及從此開端的他的長期有關台灣人中共黨員，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愛與死的系列報告，文采豐美，調查翔實，傾向性鮮明，揭發了五〇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大舉撲殺「異端」者的陰暗歷史，堅實塡補了四六年到五〇年代，台灣懷抱工農階級自覺的青年，如何把畢生只許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中國和全世界進步事業的歷史空隙。

但藍博洲一個人的耕耘，還不能很快帶來台灣報告文學的繁榮。《人間雜誌》在一九八九年因財政困難被迫休刊，寫作隊伍也因失去作品載體而暫告停筆。雖然昔日《人間》的戰士們最近有藉《人間學社》重披調查報告的文學和影像創作的動向，但藉著音寧此書的出版，說一說我對報告文學的一點粗淺體會，或許對發展台灣的報告文學有些許參考的用處。

「報告文學」究竟是一種文學的書寫，還是新聞的書寫？這樣的提問似乎至今未有明確的答案。

我的淺見是，報告文學是文學書寫。她肯定姓「文（學）」，不姓「新（聞）」。

但報告文學和一般其他文類——例如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有什麼差別？

一般文學最突出的特質是「虛構」。即使是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也是現實人生的模寫，人物、情境、結構的材料自現實生活中來，卻往往經過創造的過程而高於現實，比現

實更富於意義、想像和創造。但報告文學最大的誡命卻是不能稍有虛構，不允許離開所調查、報告的事實、人、時地、事件的眞實半步。一般文學的虛構世界受到高度的評價，但報告文學的感人力量卻來自於她高度的眞實性和非虛構性（non-fiction）。一篇描寫人物生動、情節曲折、結構緊湊、背景鮮明、意念深刻的報告文學作品，一旦被發現有所虛構，立即喪失她作爲報告文學的力量與評價。

那麼，報告文學和其他新聞報導有什麼不同？

報告文學和其他新聞寫作相同者，只有她的眞實的報知（reporting）性。但其不同者，在於報告文學在嚴守客觀眞實之外，可以而且必須運用其他文學的型類，如小說、詩、散文的一切創作敘述技巧及手法：人物的塑造、心理的描寫、背景的摹寫，情節、結構的經營，生動的對話之引用，流利美好而又精確的語言，合理的聯想與推斷，靈活的敘述觀點（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等等，但唯獨不能「無中生有」，只能在現場、資料和調查研究基礎上，進行形象的思考與敘寫。

一般的文學形式如小說，講究先把作者的立場、意識形態隱藏起來，講究「不外露」、「不說教宣傳」；一般的資產階級新聞寫作論，也宣傳「客觀、理性、中立」。但報導文字從來不相信世上有類如自然科學的絕對性「客觀、中立」報導。一切媒體一向受到媒體工業資本的權力、利益和政治立場左右，於是西方白人的通訊社，決定了伊拉克、北韓——以及音寧所報導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印地安農民是不是「邪惡」的力量，也決定美國侵伊戰爭是「解放」伊拉克，重建伊拉克恢復「人權」與「民主」，還是赤裸裸的霸權對弱小卻富

有石油資源的伊拉克的帝國主義式掠奪。

因此，報告文學另一個特點，是她旗幟鮮明的「傾向性」，和「徹底的」（radical）「黨派性」。但她不以空泛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口號表現傾向性和黨性，而是以艱苦的調查、研究和田野體驗以及正反兩面的素材，在完好的形象思維和審美中去表現。

報告文學的這一特性，亦即鮮明而「徹底」的黨性、階級性，來自於她誕生的歐洲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歐資本主義經工業革命而進入大規模的工廠機械化生產，大量從破產農村湧入工業城市的貧困農民，成了資本砧板上的魚肉。資本不知饜足的剝削，以殘酷的掠奪，對貧困男女工人和童工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貧民窟擠滿了飢餓疲憊的工人階級，貧富差距擴大，終至引發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在一些國家甚至爆發了工人的武裝暴動。從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斯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潮不斷激盪，至一八七一年，工人在巴黎武裝建立了第一個無產者政權（即「巴黎公社」，但不到兩個月即遭殘酷壓制而崩潰）。

一八八二年全歐各派社會主義者在德國集會，發表了由馬克思、恩格思起草的〈共產黨人宣言〉，統一了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綱領和政策。一九一七年，新蘇聯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者的國家，使全歐的工人階級運動受到莫大的激勵，一時工人罷工，武裝起義搖撼了全歐。這時候，在激動的歷史現場中的記者、作家、社會活動家發現，四平八穩的傳統新聞報導書寫，已經無法傳播熱火朝天、激動人心、觸及心靈道德的歷史和時代的巨變。美國共產黨人約．李德親眼目睹了列寧和布爾雪維克黨人攻取了沙皇的克林姆林宮，寫了《改變了世界的十天》。美國新聞記者埃．斯諾全程記錄了中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史詩，寫了影

響深遠的《西行漫記》（一譯《中國的紅星》，*The Red Star Over China*），都是報告文學的經典之作。

第二次大戰全球反法西斯鬥爭，在蘇聯產生了許多人民保衛祖國的報告文學傑作。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報告文學家也生產了許多激勵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不朽作品。報告文學不是請客吃飯、挑針繡花的文學。她誕生於風風火火的歷史變革的大時代，因此帶有鮮明的報知性、黨派性和文學性，透露著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表現變革歷史的決志……。

吳音寧的中篇報告文學〈蒙面叢林——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在上述意義上，不能不說是繼藍博洲之後，出現在台灣文壇的報告文學新秀，初一出手，就表現不凡。

西方商業資本主義在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劫掠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印地安人的自然資源——金礦、銀礦、奴工莊園的甘蔗、茶葉，並將土著民當成牲畜、奴隸，進行貿易並且課以沉重的貢納稅等——靠著血腥原始的積累而肥大。其中，墨西哥是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害最大、創傷最深的民族之一。從十六世紀開始，墨西哥人民在反反覆覆的殖民——反殖民、掠奪——反掠奪的鬥爭中屢仆屢起，即使在一八二一年取得「獨立」後，也被強權割去了今日美國猶他州、德州、加州、科羅拉多大部和紐墨西哥州，並且疲於民族內戰和階級鬥爭。直到一九九四年，「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取名自墨西哥印地安人民族與階級英雄薩帕塔。薩帕塔是一九一〇年代，印地安農民革命家，他的游擊隊在一九二〇年被當局消滅）宣稱繼承薩帕塔的理想，豎旗反叛於墨西哥東南山區，吸引了墨西哥廣泛窮人的眼

光，也在全球左派鬥爭低迷的當下，吸引了全世界左派革命者的注意和想像。

吳音寧，一個台灣出生的女子，便是在二〇〇一年，深入契帕斯山區，寫出了她的所見所聞，富有即時、鮮活的報知性。她對印地安農民革命同情關注的思想以及深厚的感情，使她的報告作品表現出台灣少見的「徹底的」黨派性，令人印象深刻。最後，她在描寫環境、人物、情境、對話時，文字流利、精準而生動，在情節、結構的佈局和安排上，漫渙成章，幾無破綻。

當然，她對於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自治區描寫，肯定因爲滯留時間太短，無法像斯諾一樣深入長征途中領導核心。而查巴達民族解放運動令人迷惑的特點——操作現代化電子郵信，搞宣傳，以近乎商業上的「行銷」手段，使契帕斯山區成爲某種政治觀光區，繼而在二〇〇一年二月，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居然宣告、而且實現了向墨西哥市的公開「進軍」！這簡直是只能出現在中南美「魔幻寫實」作品中的情節。

從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中南美洲上美國所支持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對於境內的任何民族．民主革命的撲殺，是絕不手軟的。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瓜地馬拉屠殺了一萬五千人左派反叛勢力。一九七〇年一年中，阿根廷軍政當局屠殺了一千名左派分子。一九七三年，美國中情局和智利右派合作，以政變扳倒了民主選舉產生的阿燕德左派政權，隨之進行最廣泛、最冷血的「異端撲殺」，殺人無數，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其他巴西、烏拉圭、巴拉圭、尼加拉瓜等親美反共軍事獨裁政權，以「國家安全法」所殺戮的進步作家、科學家、學生、社會運動家、工農群眾，真是血流成河，白骨成堆。

那麼，如何去解釋充滿魔幻寫實和後現代詩人情調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副總司令」馬訶士在墨西哥的存在，就需要嚴肅深刻的、進一步調查和研究了。

但是不管如何，吳音寧的〈蒙面叢林——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是近年來繼藍博洲的厚實報告文學之外，另一個令人驚喜的報告作品。雖然這初出手的一篇，還難斷定音寧今後的創作勞動，但在這個難以在年輕一代找到結合了變革傾向與文學藝術性相結合的作品的今日，音寧的《蒙面叢林》的出版，是令人欣快而鼓舞的。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兄弟姊妹們，歡迎來到墨西哥東南山區，
我們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山教導我們：
武裝，以便發聲，
遮住臉孔，以便現身，
忘記名字，以便被命名，
而保護過去，是爲了迎向未來。

兄弟姊妹們，我們邀請你們一起來會面。
貼近心，你會知道，我們沒什麼特別，就是單純的男人女人；
你會發現，我們是造反的鏡面。
我們就是你，
我們都是查巴達！

——引自馬訶士的〈歡迎詞〉

二〇〇一年新年，我站在墨西哥東南方的契帕斯省（Chiapas）一個印地安村落眞實村（La Realdad），等待持槍蒙面的游擊隊員走上「舞台」，宣讀革命宣言。在我身邊有來自西方國家幾個異議團體的成員、墨西哥的社運人士及大學生，還有當地以及遠嫁其他村落特地走五、六個鐘頭回來參加慶典的印地安原住民。不同種族、不同穿著、不同文明狀態的人們肩挨著肩，等待著，等待著時間從我們身軀跨越而去。

天空飄下微雨，草地有些泥濘，說實在的，慶典的氣氛完全不如我預期想像的熱鬧壯觀，一眼便可以辨識的外來者——如我這般的政治觀光客，幾乎佔了人群大半。我盯著村落廣場，那座以木板及竹子搭建的涼亭，心底掠過一陣隱約的落差，喔，那就是「舞台」！

舞台上方擺著一張木桌及一張椅子，兩邊柱子綁上不細看也許會忽略的綠葉紅花當作綴飾，三五盞昏黃燈泡，在山稜夜色的背景裡搖搖晃晃。稍微洋溢節慶氣息的，只有舞台前方用牛皮紙圍起的區塊，土黃色牛皮紙貼滿一張張眞實村兒童的畫作，以紅色顏料爲主，稚嫩的筆觸畫著房子、星星、人等圖案，每張圖的邊角或中央並寫上EZLN的字樣。

EZLN（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英譯爲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後來我在舒詩偉譯著的《拉美地誌・魔幻行腳》書中讀到他將EZLN翻譯成「查巴達民族解放軍」。而我所在的村落眞實村正是查巴達（Zapatista）所屬的一個支援村落（support

base）！

這是新年的慶典。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查巴達以「今天，我們說：夠了！」作爲印地安原住民對墨西哥政府宣戰的發語詞，照例，每年都會在各支援村落舉行新年慶典，宣讀革命宣言。不過，我們顯然消息有誤，眞實村看來並非查巴達在二〇〇一年所選擇的主要慶典地，因此場面不像之前聽聞的盛大，反而顯得「平凡而眞實」。

站在約莫百餘人的人群裡，隔著一段距離，眺望舞台前方的圖畫，毫無排場地，四個游擊隊員走上簡陋的舞台。

他們之中有三個一身黑衣黑褲，一個上半身套了件藍色運動服，同樣都在頸項繫著紅色領巾，用滑雪面罩套住頭，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當然也都帶槍，不過整體看來總覺得不像「革命軍」，反倒像是穿著軍裝的老實農夫。

游擊隊員走向舞台中央，站定位後，擎起槍作勢扳動一下槍膛，由其中一位走到木桌後，拿起放置在椅子上的擴音器，開始宣讀EZLN副總司令兼發言人馬訶士（Subcomandante Marcos）所寫的新年宣言。

「這是革命的第七年……。」

帶領我來到此地的Estacion Libre（一個美國有色人種的運動組織）一位夥伴在我耳畔，幫

我將游擊隊員的西班牙語翻譯成英語，我努力聽著，歪著頭突然發現，黑暗中閃著微光的舞台，不知何時跑上一隻小狗，當革命宣言被宣讀，狗狗在革命的舞台上，懶懶地走來走去……。

「這是革命的第七年……。」

至今，我仍然聽見迴盪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陌生語言，不悲情作態、不激情造勢，卻是深深地敲擊在我心版，縈繞著回音。

不再屬於印地安人的墨西哥市

深夜十二點，走出地鐵站，像是從幽暗狹長的地洞爬出來，「哇」一聲，看見墨西哥市的「憲政廣場」迎接我以美麗。廣場很大，教堂、總統府等周邊建築亮著一串串流蘇似的燈飾，襯托出氣氛像是俗麗的遊樂場。隨意在地面鋪了毯子便賣起東西來的攤販，一攤一攤，吸引著人群湊過頭去瞧個仔細。川流不息的，人的氣味、食物的氣味、歡樂的氣味在冬夜裡滿溢。

「好漂亮喔！」我不禁用中文脫口而出由衷的讚嘆，轉而以福佬話對身邊的表哥說，「甘

那親像台灣……。」

也許緯度相仿，也許市集皆存在相通的本質，雖然墨西哥市的街道建築明顯和島嶼有異，行走其間的人種膚色、語言也都不同，但我的第一眼印象竟是覺得「很台灣」——時間往後退個十年左右的台灣！並且立即聯想起故鄉村鎮的夜市，一掃長途飛行的疲累，張望著，跟隨表哥、Xenon及來接應我們的Emmanvel，蹦蹦跳跳穿過廣場。

墨西哥之旅，完全出乎我預料之外呀！

二〇〇〇年中旬，我辭去報社工作，決定到美國走走。那時我感情遇到瓶頸，工作似乎也到了必須更換的時間點，一派「走著瞧」的態勢，什麼也沒計畫便搭上飛機。旅行過紐約、巴爾地摩、華盛頓D.C.，在波士頓暫住進表哥Tim在海邊租的小公寓。Tim的父親，也就是我的舅舅，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卻因為主張台灣獨立，被列入黑名單，二十多年無法返台。Tim和他的姊姊Rolla在美出生長大，承襲了父親對台灣土地的熱愛，積極投入台美第二代運動，也多方支援美國各異議團體。

由於Tim的職業是電腦工程師，在美國收入算是中上，他便常像父親一樣「奉獻」，捐款給防止家庭暴力的、爭取同性戀權益的、重塑美國亞裔尊嚴的……各種NGO（非營利組織）計畫，其中，包括為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拍攝紀錄片。

那時，查巴達還沒跑進我的腦袋。住在波士頓無所事事，中午起床出外逛，傍晚六點Tim會從工作地走回來，推開門問，今晚要去哪裡呀？

我們最常做的事，便是乘著月色走過大街小巷，去附近的學校或社區活動中心參加非主流的小型藝文活動，聆聽黑人演詩、觀賞紀錄片、座談會，或者和Tim的朋友去PUB跳舞、看電影。Tim的朋友幾乎都是亞裔第二代，父母來自南韓、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大陸……，當然也有像Tim這樣的「台美人」。他們相互奧援，相濡以沫，組成一小團體，每個星期固定在一間社福機構的辦公室開會。

每次我都坐在會議桌邊角，聆聽他們陳述有色人種在美國的處境、左翼運動在波士頓要如何推行、可能遭遇什麼困境等等。通常會議結束，一行人步行到唐人街（China Town）吃台菜或越南菜，然後在回程時，我和Tim一定會再去買杯換算台幣約莫百來元、挺貴的珍珠奶茶喝。

唉，一小撮生活在美帝陰影下的年輕運動分子！

從會議桌、唐人街、PUB，一次次聚會中，我逐漸認識Tim的朋友，Xenon是其中一位——一位暗中盤算著爲革命犧牲，實際生活卻尚未找到妥適的可行的「犧牲」方式的二十一歲華裔青年。

Xenon的中文名字是原子能，他的父親來自中國大陸，相異於Tim用福佬話演說「爲什麼台灣要獨立」之類的講題，Xenon用中文描述他十九歲「回」到家鄉大陸的所見所聞。

而我剛好很高興，在美國除了英文，還有福佬話及中文可並用。晃悠晃悠在波士頓過日子，睜眼閉眼個把月飛逝。有一天，Tim照例傍晚六點鐘回來，開門對我說，有個團體要去墨西哥展開查巴達的學習之旅，他說他想去。

Tim對我略微解釋查巴達的歷史，我一聽，馬上眼睛一亮。

「啊，我也要去！」

好脾氣的Tim當場發揮身爲表哥的氣魄，答應贊助我這個窮光蛋，並且指著客廳牆面一幅圖畫說：「那是查巴達，好幾年前，我就想去看看。」我看著畫中墨綠深深的叢林，一個個蒙面、圍著紅領巾的印地安人在吃飯、洗衣、念書、操槍，還有一個人爬上樹梢，伸出手，似乎想摘月亮……，心中充滿疑惑，那裡，眞像圖畫描繪的那樣嗎？當時的我完全無從想像，中南美洲游擊組織是什麼模樣？匆匆收拾行李，跟隨Tim、Xenon，在波士頓朋友羨慕的送行中搭上飛機，來到墨西哥市。

從機場搭地鐵穿過城市底部，在「縣政廣場」到站，走出來。

「好漂亮喔！」看見墨西哥市迎接我以最初、至今難忘的豔色，想起大約五百年前，西班

牙人初遇墨西哥市……。

那時，來到中南美洲的白人，最主要的使命便是征服與掠奪。唯我獨尊的宗教觀及高傲的民族偏見，讓歐洲文明殘酷地、血腥地、毫不留情地一步步剷除印地安古文明的豐美。但縱使如此，據說西班牙人初次接觸到阿茲提克（Aztec）帝國首都鐵諾支第特蘭（Tenochtitlan）時，也曾如我般驚呼出西班牙語的「好漂亮喔」，只是讚嘆之餘，惡念隨之而起，不久就將印地安人以石塊砌築的古城夷為平地，繼而在廢墟重建起今日的墨西哥城。

（被毀去的城，展現過何種風貌？）

一位隨軍隊乘船到中南美洲的歷史學家Diaz，在《西班牙的征服》一書中見證到：

> 當我們沿著平坦筆直的堤壩大道走進湖中的墨西哥城時，我們各個都說這簡直像是阿馬迪斯傳奇中的仙境，因為城中高塔如林，水上房屋連片，一切都用石頭砌得非常精緻。我們的士兵甚至問別人：眼前所見是不是在作夢？……我確實不知如何描寫見到的美景，這是我們以前未聽說過或看見過的，甚至也是我們作夢未遇到的。
>
> ——引自《叩問叢林——發現瑪雅文明》一書，朱龍華著

如今那美景果然也只能像夢像仙境，任人揣想了。我所見到的墨西哥城，已屬歐式建築風格；當然還是很漂亮，只是人類斷裂的歷史傷痕想是永遠也撫不平了。

來迎接我們的Emmanvel，是位有著波多黎各裔與白人混血的青年，高高瘦瘦的，下巴處留著短髭，在我看來就像道道地地的純種白人，但Emmanvel可不這麼認為。

Emmanvel大學時念的是美國印地安人歷史，他幾番從美國北部前來墨西哥，也參加過Estacion Libre舉辦的查巴達學習之旅，此次再來主要是觀察墨西哥政黨輪替後的情形。

在Emmanvel帶領下，我們穿越廣場去吃東西。非常不可思議地，進入一家尋常的墨西哥餐館點菜時，我發現女侍拿來的菜單，竟有中文字樣，甚至連餐館門邊的裝飾也刻著中文字。問Emmanvel，Emmanvel說可能因為華裔人口在墨西哥擁有相當勢力吧；墨西哥市還有唐人區呢。

吃著美味的墨西哥食物，香蕉、牛奶、捲餅、豆子磨成的餡、菜蔬及洋蔥炒在一塊的雜燴，在喧鬧的餐廳完成了初體驗的第一餐後，Emmanvel帶我們重回廣場。市集散去的廣場，空蕩蕩殘留垃圾。街道黯淡著冷清，流浪漢、街頭少年及隱匿在黑暗裡進行非法交易的人們，徘徊聚集在巷口街燈下，路過時，那些臉孔流動的身影，嘲弄地對我們挑釁，吻——，吻。Emmanvel囑咐我跟緊些，別東張西望。來到廣場邊，Emmanvel為我們導覽一小塊被柵欄圍起

的石塊，據說是阿茲提克帝國首都的遺址。落寞的石塊，死氣沉沉的一隅，像歷史掉落的指甲屑，無奈地被保存著。轉過頭，在暗夜的古蹟旁，我看見兩三個青年歪斜地癱坐在地。他們喃喃說著醉話，手臂且不時厭煩地向外揮動，推拉著彼此。呻吟、嘔吐，彷彿鬱積在心底的苦悶已到了非吐不可的地步，那聲音悲涼地蕩向夜色深沉，一路尾隨我進入下榻的小旅館。沒有出路呀！台北、紐約、波士頓，來到墨西哥市，城市繁華的暗處，皆踉蹌著無力的掙扎。

漫長的出發

隔天一早，Tim、Xenon、Emmanvel、以及昨晚在旅館等待我們的Fernando、Rosa各自整理背包，準備出發。

Fernando是個身形有點壯碩的光頭男，Rosa則是胖胖的女生。他們倆是好朋友，都是拉丁裔美國人，都住在紐約。會合後，此次前往查巴達學習之旅的成員大致算是到齊了。兩個華裔美國人，三個拉丁裔美國人，加上我這個只出過兩次國的台灣人。

學習之旅是由一個叫Estacion Libre的美國有色人種組織舉辦，旅程開始前，基於安全考

量，Estacion Libre要求報名者寫一份簡單的自傳，傳給Estacion Libre審核。

記得我盤腿坐在Tim的公寓客廳，往電腦鍵盤打著蹩腳的英文，熬夜寫我爲什麼要去認識查巴達……。

經過Tim說明，我對查巴達的了解仍十分薄弱，隱約只知道自己即將前往深山叢林裡的革命基地，那裡，沒電，沒有床，還有蚊蟲會咬人，因此要備齊睡袋、吊床、手電筒、防蚊液、藥品及衛生紙。革命的氛圍，惹人遐想。寫自傳時，突然憶起高中那年冬天，家鄉廟會，在芭樂、燒酒螺、棉花糖、烤玉米、射飛鏢、丟水球、投環等攤販環繞中，意外地我發現有人在賣舊書。

大多是醫療、美容、影劇、勵志之類的書籍，我從中挑選了一本名爲《世界名女人》的傳記書。

《世界名女人》？對十六七歲、從未離開過濁水溪畔的女孩而言，世界多麼遙遠，盛名多麼遙遠，遠在摩洛哥的王妃、遠在西德的總理夫人、遠在美國的總統卡特的母親……，在這本一九七九年翻譯出版的十五位傑出女性奮鬥事蹟裡，我探勘的眼，停佇在義大利女記者奧利安娜．法拉琪（Oriana Fallaci）身上——一位長髮女人，十六歲獨自飛往正在越戰的西貢採訪。在題爲〈最美妙的人生——冒險〉這篇採訪稿中，法拉琪爲一個蹲坐在島嶼鄉間廁所看書的女

孩，講述生與死、戰爭與女性解放、以及她與她那被暗殺的希臘反抗軍領袖之間的愛情。我仔細讀過一遍，隔不久又讀一遍，心嚮往之呀！（眞希望以後也可以像她。）

不過時間倏忽，上大學後，歷經台灣九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我們關心的議題都在島嶼自身，甚少將觸角伸出島嶼，關注到同爲第三世界國家的狀況，只一次各學運社團聯合舉辦了跨校際的「第三世界影展」，似乎，有那麼一點點觸及到中南美洲的邊，觸及到想像的邊——夜色中顛簸的卡車駛過山區泥石路，革命分子用攝影機，將路邊一家野店閃爍的燈光記錄下來……，還有什麼？還有什麼？模糊的、搖晃的影子嵌鑲在記憶的箱櫃底。當我寫著自傳，寫著自己爲何想去認識查巴達時，突然想起，是呀，不預期地，我竟然獲得了一次機會，重啓十六七歲少女的夢想，前往一個中南美洲國家，認識當地的武裝革命組織；還是拿槍的呢。

「希望他們准許我去，」我對Tim說，並且暗中自我承諾，要將這趟旅程記錄下來。

終於，彷彿跨越了我十六七歲的夢想來到二十九歲的年紀，因緣際會，我抵達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市待一夜，隔天一早Emmanvel帶領我們搭車走山路，準備深入墨西哥東南的契帕斯省——一九九四年元旦清晨，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就是從這裡發出震幅持久的槍響。

我們大包小包的行李，來到公車站。公車站擠滿了候車的人群、商販以及穿制服的員工，那雜亂，來自台灣的我很熟悉。Emmanvel去買票，我邊看顧行李邊抬頭看架設在候車室裡的

小電視，電視畫面出現的明星多是白人。

上車後，Emmanvel對我說起剛剛原本沒位置，可是公車站的工作人員看我們是「美國人」，特意讓我們先上車。他覺得很矛盾，反美分子仍享用了身爲美國人的利益。

巴士從下午兩點半啓程。

坐得滿滿的乘客，和電視畫面不同，大多是黝黑的臉孔。西元一五二一年前，尚未被命名爲「墨西哥」的這塊土地原本是印地安人的故鄉，但時至今日印地安原住民大概只佔墨西哥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且按照目前的死亡率，族群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那或許是查巴達不得不發動武裝革命的原因之一吧，但我一反常態地，沒和身邊的Tim討論，因爲Emmanvel事先告誡過，巴士上不可談論查巴達，以免洩漏行蹤，也別讓革命、革命等字眼輕易說溜嘴。

車窗外牧耕過正在休憩的黃土地，冬陽下，稻草紮成三角形，一堆一堆放置。高粱田旁，牛隻在吃草。不怎麼密集的平房，水泥屋、磚造屋，漆上綠色、粉紅色、藍色、橘黃色、灰色等牆面，衣服晾曬在竹竿上。巴士蜿蜒過山脈，陽光暖暖撫照，顛簸車程中我昏昏欲睡。

看見可口可樂的字樣，寫在村落牆壁。

看見簡陋的商家，在鐵皮屋內。

看見松樹林立。

睜開眼、閉上眼。

看見休耕中的田地。

看見村落。

看見加油站。

看見山岬旁有三五個人聚集，伸出手，圍住鐵桶在取暖，鐵桶內熊熊燃燒著火光，映襯著黃昏。

天色漸暗，漫起霧氣，黑夜不知不覺籠罩了大地。

巴士繼續前行。

睜開眼、閉上眼。

又過了一山。

又過了黑夜聚落中遠方的燈。

又過了黑夜山林，臉靠著窗戶往外瞧，滿天星星。

巴士在一個休息站停下來，乘客陸續下車，走進販賣部，點了些墨西哥食物吃，十幾分鐘後，又回到車內。

車廂內昏沉著安靜，我大概下午睡了，晚上睡不著，開始躁動不安。看過巴士播放的墨西

哥電影，一個長髮、印地安裝扮的女孩，騎驢子東闖西闖；看過西班牙語發音的好萊塢電影。

夜深了，Xenon與Fernando低聲聊起美國局勢及各自參與運動的經驗，熱情壓抑著穿過巴士拖曳出袖口及毛毯的沉默走道。

又過了一山。

又過了一個休息站。

廁所的氣味漸濃，我覺得自己快要按捺不住了，久坐的屁股幾乎要著火。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到？這個問題，其實一上車我就知道。那時下午兩點半，Emmanvel告訴我要坐十七個鐘頭的巴士才會抵達契帕斯省。十七個鐘頭？有沒有搞錯？我以為自己英文能力不佳，聽錯了七與十七的發音，又問了遍，是十七，不是七嗎？是的。Emmanvel點點頭。

天啊。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到？我焦躁地抱怨，老天難道不能撥快一下時間的鐘？

就這樣斷斷續續睡覺、上廁所，巴士來到隔天清晨七點多。「Welcome to Chiapas」的招牌豎立在素樸的巴士站前。氣候晴朗，山脈青綠。到了，終於到了。卸下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一時還有些恍惚，啊，契帕斯，我終於來到這裡！

為什麼是契帕斯省？

如同大多數殖民地共通的歷史經驗：資源最多的地方，往往成為最窮的所在。位於墨西哥東南山區的契帕斯省，擁有墨西哥最豐富的天然資源，卻是墨西哥最貧窮的地區。這樣的困境，在EZLN副總司令兼發言人馬訶士一篇名為〈Chiapas：The Southest in the two Winds〉的文章裡清楚顯露。除了拿槍，更以筆當武器的馬訶士，一字一句、一步一步帶領全世界深入契帕斯省探訪，他說：

> ……你將會看到一個大型的標示寫著「Welcome to Chiapas」。找到沒？
>
> 很好。假設你看到了。現在你正循著通往契帕斯省的三條路中的一條前進。這條路往南、沿著太平洋海岸，你將抵達這個國家陸地範圍的最東南邊角。但是國家的財富並沒有因此而留下來，也是因為這三條路。契帕斯省正從許多管道中失血：從石油及天然氣管線，從電線、鐵道、銀行帳户，從貨車、卡車、船和飛機，從走私、縫隙及森林小徑，這塊土地持續向帝國主義者進貢，石油、電、牛隻、錢、咖啡、香蕉、蜂蜜、玉米、菸草、可可、糖、鹽、高粱、芒果、羅望子、酪梨，契帕斯省的血液流失了，因為數以萬計的管線插入墨西哥東南方的咽喉。成千上萬頓的資源被送往墨西哥的港口、火車站、飛機及貨

> 運中心，再從那裡被送到世界各地——美國、加拿大、荷蘭、德國、義大利、日本，但是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餵飽帝國主義者。……
>
> ——節譯自〈Chiapas：The Southest in the two Winds〉

透過馬訶士翔實的導覽，我們注意到契帕斯省的「風景」，存在著軍事機場、監獄，以及隨處荷槍實彈的檢查哨。我們知道了墨西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咖啡產量來自契帕斯省，但是契帕斯省的原住民窮到無法餵飽小孩，有時候只能餵小孩喝咖啡。我們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跨國資本從契帕斯省開採大量的石油、天然氣並發電，但是原住民家庭夜晚只能點蠟燭或煤油燈。我們知道原住民小孩，每一百個就有七十二個連小學一年級都沒讀完，而半數以上的學校，一所學校只有一位老師。馬訶士說，如果你是契帕斯省偏僻村落中一所學校的唯一一位老師，那麼你必須走好幾天泥濘路才能到達學校，而且到了學校後，你還必須面對學生因為飢餓而感到虛弱、昏昏欲睡。甚至，根本不會有學生出現，因為原住民小孩必須去砍柴或做其他工作。我們知道了，我們哀傷地一步一步知道了，在美麗的旅遊導覽背後，在編織、民俗舞蹈、古蹟、制式的樣板圖案背後，眞正的墨西哥，有著成千上萬的印地安原住民，正陷於貧病循環中，死亡率極高。

所以，爲什麼革命？

爲什麼革命發生在契帕斯省，這塊佔地七五六三四平方公里，墨西哥第八大的省分？

一位查巴達游擊隊員說：「當我們死於飢餓，我們不能再承受更多！」

而我來到契帕斯省的聖克里斯多（San Cristobal），在 Estacion Libre 成員住處，聽到那晚剛從監獄被放出來的 EZLN 成員，誠摯而樸拙地對我說：「去看看，去看看你就會知道！」

徵兆早已顯露

離開巴士站後，搭乘計程車進入契帕斯省的聖克里斯多。一九九四年新年，EZLN 一舉攻陷了契帕斯省包括聖克里斯多、Altamirano、Las Margaritas、Rancho Nuevo、Ocosingo 等六個城鎮，其中尤以聖克里斯多爲主要市政中心。在〈戰爭日記〉中，一位墨西哥作家詳述那值得標記的一天，他寫到：

……

「現在是一九九四年元旦的清晨八點五十七分，我的父親叫醒我，告訴我，EZLN 已經發動戰爭。我起床，穿衣。我的妻子轉開收音機，地方電台已經變成查巴達電台。收音機傳出一位有著中美洲腔調的男聲，讀著〈對抗政府軍的宣言〉。小鎮仍然寧靜。我的父親說，游擊隊已經攻到我們街邊，『配戴一些很好的槍枝……』，同時，來自拉坎肯（Lacandon）叢林的宣言，持續從收音機傳出。我還沒完全醒呢。」

「九點十七分，我的妻子將浸過醋水的濕手帕，蒙住孩子的鼻，孩子們露出驚恐的眼睛。」

「傳說，EZLN 邀請每個人去參加游擊隊，只要參加，就發給他們靴子、黑褲子、棕色外套、紅領巾及一把槍。」

「我聽到更多槍響……」

「十點十五分，收音機傳出指令，要 EZLN 的人必須尊重市民，而 EZLN 也將很快審判那些警察、軍隊以及接受外國訓練而背叛國家的人。」

「十點四十三分。四個喝醉酒的青年，走下街來，手中還拿著啤酒。一個年輕人將襯衫拉開，對著游擊隊員叫囂：『來啊，來殺我啊，你以爲我會怕你呀，狗娘養的。』但游擊隊員漠視這些挑釁。我想，他們眞的醉了，新年嘛。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奇特的緊張感。」

「當游擊隊員射擊，人們聚集到轉角，當射擊停止，人們出現，甚至有小孩跑出來撿彈匣。」

「下午三點四十一分，市政中心舉白旗投降。」

「五點三十三分。紅領巾綁上市政中心。四十個警察，手臂被綁到身後，沒穿上衣，臉上盡是害怕。聽說有些屍體在水坑裡流著血……。」

「六點十分，天氣變冷了，夜晚已經降臨，燈光也亮起。六人一組的游擊隊在街角已經守衛了一個下午。城的各角落也都有這樣的游擊隊。」

「確切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需要新聞，但電視台根本沒播。」

……

——節譯自Efrain Bartolome的〈War Diary〉

按時間順序，墨西哥作家將一整天從家裡二樓觀察到的戰爭隨景，記錄下來，描述出EZLN攻陷聖克里斯多的幾個片段畫面，也道出戰爭期間的驚恐與謠傳；像是活生生進入慢動作播放的槍戰片裡。但是，時間經過，當我在二〇〇〇年年底抵達聖克里斯多時，聖克里斯多已是座觀光盛行的小鎮——雖然革命分子仍在深山躲藏，街上可是公開且隨意地販售著有關查巴達的商品呢。

車子穿過石板路，穿過市政中心（旗竿上綁的已不再是紅領巾），穿過高聳的大教堂（土黃色牆面被噴漆噴出兩大排黑色的西班牙字，我視出其中有個單字是Revolution），穿過一間一間相連的磚造及水泥房屋（有些屋頂以瓦片砌成，意外透露出些許中國風）。穿過旅館、飯店、商店街，電線桿上貼著海報。穿過革命之後的年復一年，來到二〇〇〇年，在這一年的七月二日，統治墨西哥長達七十一年的執政黨PRI（the Institutionalized Revolution）首次在總統大選中敗選，由當過可口可樂公司拉美地區總裁的福克斯（Vincente Fox）當選新任總統，競選時福克斯曾誇下海口，要在十五分鐘內解決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問題；於是，政治局勢將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我努力探看聖克里斯多這座城，尋不著戰爭殘存的明顯氣息——革命，隱匿在角落，從角落匯聚。

在一九九四年新年之前，墨西哥政府及全世界不也是大意地未曾察覺，印地安原住民已經從契帕斯省的拉坎肯叢林踏出，走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步伐。

在〈Seeds of Revolt〉（〈造反的種子〉）這篇文章中，一位美國觀光客回憶到他在一九九三年夏天來到聖克里斯多小住。有天下午閒閒坐在廣場看書，幾位印地安青年過來和他聊天。他們問他，知道Article 27[1]嗎？印地安青年說，Article 27法案的通過，已經嚴重損害印地安原

住民的生活。之前土地不能買賣，現在私營化，印地安人可能會被地方財主或軍隊脅迫而賣出土地。印地安青年還告訴這位美國觀光客，聽說有個日本商人爲了建築用的木材，買下契帕斯省高原的土地。在契帕斯省，外國人可以假借各種名堂，大肆開發山林，但是原住民不准以耕作爲由砍掉任何一棵樹。印地安青年問這位學歷史的觀光客，知不知道墨西哥獨立之初的革命英雄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其中一個青年甚至說，一個公開的反叛行動即將展開。

當時，觀光客笑了，心想，怎麼可能，看看四周吧，聖克里斯多可是到處都有武裝的軍隊及警察在巡邏。

但是，等著瞧吧！

徵兆早已顯露，像河流湧出，表示水在山底已經潛藏地走了很久、很久。戰事也是如此。聖克里斯多的牆壁早被噴上意有所指的標語，縮寫的西班牙語，只是沒有人眞正重視或察覺那代表什麼。水源從拉坎肯叢林緩緩地、緩緩地拓展再拓展，一下子，水湧了出來，致使許多人都措手不及，甚至連水本身也沒料到衝擊的力量將有多麼巨大。

洪水般，EZLN在一九九四年新年，一舉淹沒了契帕斯省的六個城鎮，不僅震驚墨西哥當局、震驚世界，連EZLN的副總司令馬訶士在其後接受採訪時都表示：

「其實，我們預備了第二批的領導者。因爲我們評估第一批領導者，包括我在內，及團體裡的其他人，應該都會在戰役之初被殺。但是呢，什麼發生了？我們走出去，我們戰鬥，結果他們竟然沒有殺死我們。這是多麼大的驚喜呀，他們竟然沒有在元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殺死我們。」

連馬訶士都沒料到，印地安原住民持老舊的槍枝，竟足以逼得墨西哥政府投降，繼而在對峙十一天後，不得不放棄正面圍剿。查巴達退回叢林，墨西哥政府改以封鎖、盤查、抓人入獄、抹黑、出動民兵攻擊等迂迴戰術持續進攻叢林裡的自治區——那些彼此串連、提供游擊隊員醫療食物補給的支援村落。微弱的戰爭狀態。這期間，EZLN不曾再射出子彈，倒是政府年年逮捕很多印地安人。但是壓迫之地孕育著反抗之力，艱困中查巴達年年茁壯。

「事情未發生前，你永遠不會知道。」當記者問馬訶士，發動武裝革命前，是否預料到查巴達運動會如此成長，馬訶士以一貫幽默的語調反問記者：「如果我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告訴你，明天，我們將發動一場戰爭，你會怎麼對我說？」

「你瘋了。」記者回答。

①Article 27，墨西哥議會通過的耕地改革法案，一九九二年由總統卡洛斯提出。終止土地分配，放任土地自由買賣。

是呀，事情未發生前，誰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水湧出後，我們回溯深山處一路埋伏而下的水流，才發現，徵兆其實老早就顯露，只是當時誰也沒辦法具體拼湊出這些暗示；就像現在，我們也無從知曉，當查巴達逐年獲得更多支持與認同後，未來，將如何發展？水湧出後，又將以什麼形式繼續存在地面？

不要留下這裡的電話號碼

車子彎過石板路，來到一扇棕咖啡色木門前——這是我們在聖克里斯多的住宿地，Estacion Libre的自由基地。一進門，一個穿格子襯衫及牛仔褲的長髮男子，伸手出來迎接我們。他是Estacion Libre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此次查巴達學習之旅的主要安排及帶領者，Carl。

Carl的媽媽是日本人，爸爸是印度人，在美國生下Carl。一九九六年年底，二十八歲的Carl隻身前來墨西哥，在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在聖克里斯多租下房子，扎根經營，成爲國際支援查巴達的一支力量，也是美國有色人種與墨西哥之間連結的另翼管道。

同時二樓走下來另一位男子Ernesto，他是Emmanvel的室友，特此前來幫忙爲此次活動作

準備。

放好行李後，圍坐在工作室的火爐旁，一一自我介紹。自我介紹是例行的開場白，之後拜訪各印地安村落，也都要先報上名字，並說明來意，印地安原住民才會開始回答我們的問題；那也是採訪者對受訪者的基本尊重。我轉動原子筆，聽著大致已相互認識的夥伴們，煞有其事的自我描述，覺得挺有意思，輪到我時，我說：「我應該算是個文字工作者吧，希望此行能做些記錄，讓台灣人也都知道查巴達。」

「喔，那要小心囉！」Carl開玩笑說，這裡沒有一個人看得懂中文，誰知道這個女孩在寫什麼？

我笑了，感覺到自己輕快地滑近一個團體。聆聽Carl一邊爲火爐添加薪材，一邊爲我們講解即將展開的行程及注意事項：

1. 打電話出去時，不要留下這裡的電話號碼。
2. 女孩子要特別注意安全，因爲這裡曾發生過幾起強暴案，強暴了參與革命運動的印地安婦人。
3. 不可隨意外出，若有人敲門，也不可馬上應門，要先確認來者身分。（這一點我時常忘

記，一聽到門鈴響，不自覺便要去開門。）

4. 爲了安全問題，也避免成爲政府打壓的藉口，不要在房間內使用毒品。

火爐的火，燒得溫暖。我聽著、聽著，卻在心中產生疑問：「有那麼嚴重嗎？」在我認知中，美國——那個老標榜自由民主的帝國——確實對世界做過太多卑劣、埋藏禍端的壞事，但是對於自己國家的人民，應該不至於太過囂張吧？我不以爲然著：這些美國「文明人」，該不會以爲美國政府有那麼多閒工夫，成天盯著他們佈線吧？（不過是辦個小活動罷了。）或者，東怕西怕，反倒助長革命的氣息，「好像眞有那回事」？我暗中搖搖頭。順著會議的脈絡，針對共同生活所要擔負的責任，接下來認領工作。

早餐、午餐、晚餐，每天誰煮飯、誰洗碗？出門前，誰幫大夥兒準備行李？包括我在內，Emmanvel、Tim、Xenon、Carl、Rosa、Fernando、Ernesto，家務勞動不分男女，人人都要動。且因爲有人吃素、有人愛吃肉、有人不吃辣、有人偏好辣、有人不吃蛋……，食物之烹調，不許獨裁——這是我在Estacion Libre學到的第一課，從「吃飯」實踐對個體的尊重及民主的協調。

當然往後幾天，我學到更多，甚至潛移默化、悄悄偏移我人生的路徑……。

公社般兩層樓的公寓，一樓挑高的客廳擺放木桌，我們在狹小凌亂的廚房作菜、洗碗兼打屁，在餐桌前討論、吃飯、交流生命故事。二樓陽台旁有兩間房，一間是Carl的睡覺地，他在床沿貼著朋友們寄來的明信片，一間靠三面牆壁立著三張上下舖的木床，像青年旅館般善盡空間利用。浴室裡的沖水馬桶壞了，必須舀水進去用，到了晚上更沒有熱水洗澡，不過早晨洗臉刷牙時可以閱讀磁磚裂縫上隨意貼著的運動照片及文章剪報。最美的是陽台，露天陽台以矮牆圍住，Carl在矮牆上種植花草。站在陽台面向聖克里斯多城綿延的斜角屋頂，清晨陽光、下午微風、夜晚站立著仰望滿天星斗亮得耀眼深邃，夥伴們在陽台閒聊發愣、喝酒吵架、洗衣服、刷鞋子。每天早早起床，總要很晚很累了，才捨不得地睡去，以房子爲據點，度過令人難忘的團體生活。

（團體呀！）我不免憶起大學時代、已成印記的學生運動。當年露宿街頭的學運分子們，不也在吟詩、辯論、談戀愛，開會、鬥爭、辦活動中，形成一種細微歧出的集體氛圍。大學畢業後我已甚少再感覺到「團體」。當Carl與朋友組成的Estacion Libre，爲了讓非白人青年更深入了解查巴達，年年舉辦「學習之旅」，九〇年代的島嶼學運也辦過環保營、勞工營……。只差別島嶼很小，權力的位階其實並不遙遠，不少學運分子畢業後不出幾年，隨著台灣政經局勢的演變，三十好幾便站上學生時代反對的位置上去了，但美國太大，更何況Estacion Libre並不

朝國家政權的取而代之而打拚，要變革的是更龐大、更基本的社會狀態——權力在握，對這幾個美國左翼青年而言顯得飄渺，且終老都難以觸及；他們沒有機會像台灣青年進入公部門後，摸索著理念與妥協之間的複雜，在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制度下打卡辦公。

我問三十好幾的Carl，當初怎麼會決定來墨西哥住？又是什麼力量讓他如此衣衫儉樸地堅持？

Carl雙手往後一盤，將黑色長髮用橡皮筋打個髻，虯髯的鬍鬚邊，輕描淡寫吐出生命之小故事。

話說，美國政府有個政治檔案，如果你被叫去問話，根本不會有律師或證人在場，因此當你被問了話，不管你回答什麼，回到組織後，很難再叫別人相信你——讓左翼運動組織內部產生矛盾，是美國政府對付反對人士的手段之一，歷年來，類似案件不下千萬件，剛好有一件就發生在Carl身上。

調查事件後，Carl雖然沒被抓去關，但是長久的挫折感卻讓他幾乎透徹地心灰意冷。剛好那時Carl的媽媽叫他回家照顧生病的爺爺，二十四歲的Carl於是暫別左翼運動，成爲家庭看護。沒想到家務也是艱難事。Carl的爺爺打他、咬他、甚至爲了叫醒病床旁睡著的Carl，爺爺會往Carl臉上小便。一個脾氣暴躁的生病老人！說起那四年，Carl指著腰間的紅色帶子說：

「有時候爺爺實在太暴力了，我會用這條布的帶子綁住他的手。不過，能不綁就不綁，因爲病人會很痛苦。」我聽得又驚訝又佩服，年輕歲月有人如此承受地度過。

然後在一九九四年元旦隔天，Carl固定開車去病房的路線中，收音機播出查巴達的新聞。「啊！」他從心底驚嘆地豎起耳朵，意識到自己來到了生命的彎道。一則新聞，讓一個美國青年沉寂的夢想重新點燃。彎道隱伏前行，在革命的第三年，終於來到切入點。爺爺死了，Carl卸下責任，扛起遠行的背包，在二十八歲那年來到聖克里斯多，將自己拋入異地，沒有工作、聽不懂西班牙語，經過一年的學習，與朋友組成Estacion Libre之後，舉辦營隊，親身參與查巴達運動，並引介一批批美國青年來此。

「還是很辛苦。」談到隻身在墨西哥奮戰，Carl不禁感慨，世界權力的頂端，握在白人手中，連左翼運動佔主導位置的也是白人。

自一九九四年革命爆發，聖克里斯多匯聚了從歐美來的政治觀光客及運動者，多是白人。就像殖民主義的濫觴始於白人，反殖民論述通常也由佔優勢的白人寫得最洋洋灑灑。

Estacion Libre是聖克里斯多少數非白人運動組織。有一次營隊來了個黑人，還造成騷動（西班牙佔領墨西哥之初，爲了勞動力，曾引進黑奴，幾百年混血後，今日墨西哥已不常見純種黑人）。而我，不確定是不是第一個進入革命村落的台灣人，至少是相當少數的亞洲人之

一。這多少也反映出左翼運動的全球連結，於南半球非白人領域，仍相當欠缺。

住在聖克里斯多的Carl，靠著偶爾回美國演講及各方贊助維生，幾年下來不曾買過任何一件新衣、任何一雙新鞋。不過，那不打緊，物質需求對他來說不重要，除了必要的菸與酒；他抽便宜的菸，喝平價的酒。但長年離家，再怎麼堅毅的傢伙也要忍不住哀怨，Carl幾番在言談中提到營隊結束，目送夥伴們離開，他一人獨留時的落寞……。落寞地抗爭，缺乏奧援更要撐。就像那一次到印地安村落畫壁畫，有人從背後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一回頭，迎面是台相機，喀嚓一聲，配槍的軍人對準Carl按下快門。墨西哥政府不歡迎國際人士去契帕斯省採訪，歷年來已有上百人被以「干涉國家內政」爲由驅逐出境，更何況親身到EZLN自治區幫忙的左翼。但能怎麼辦呢？不也就當場愣住，硬著頭皮繼續面對投身運動以來長久的哀傷與不安。

而我似乎也從一個個小故事中聽到了解答，關於「不要留下這裡的電話號碼」——在我以爲無謂的顧慮背後，其實有著一個人、一個團體，安全受到威脅、意志受到打壓的點點滴滴。

聖克里斯多：販賣革命的觀光小城

抵達聖克里斯多首夜，在「家」吃完飯，出外晃。戰事已遠的廣場，帳棚排開兩大列。一個帳棚一個商人坐鎮，坐擁著林林總總懸掛在鋼架、平鋪在地面的衣飾、手工藝品，我看得眼花撩亂。與夥伴們散步至廣場外的道路，觀賞五六個青少年擺出鼓、背起吉他、拿出沙沙作響的特殊樂器，節奏鮮明地唱起拉丁歌來。

Fernabdo的父母來自中美洲波多黎各，對拉丁音樂，他偏好並感覺驕傲，而Ernesto的父母原籍墨西哥，想來也屬中美洲分子。他倆在我身旁，隨音樂高低起伏而擺動壯碩身軀。歌聲篤實，晃動街頭隨興的韻律。突然，我感覺腰際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角，低頭一看，一個瘦小的印地安女孩。

女孩髒髒的、一張清秀的臉，仰起黑白分明的瞳眸。她拉了拉我，對我遞出一本破破的簿子，以流利的英文問我，妳叫什麼名字？我愣了一下，回答她，並讚美她英文說得好。女孩聽懂似地，小臉龐閃過一絲靦腆的笑容，但就那麼一下下。隨及她熟練地要求我在簿子上簽名，待我簽完名，她表示那意味著我願意贊助他們學校，要我給錢。我有種受騙的感覺，受困在乞討的哀求與糾纏中顯得無措。因爲沒帶錢，轉身求助於Ernesto，Ernesto從口袋裡掏出幾塊美金。女孩拿了錢之後，轉身離開，我卻忍不住地想哭。

她還那麼小啊，一丁點兒大，長長的頭髮散成兩條鬆亂的辮子。當大多數同年齡的中產階

級小孩，活在父母保護的「單純」裡，衣食無缺，她卻必須穿梭在大人行走的小腿間，睜著一雙圓亮的、搜尋的眼，從近乎欺騙的方式中乞討那一點點錢，一點點同情的碎屑。當活下去的重擔壓住她的童年，在餓死邊緣，這個女孩可能不到五歲，卻已經無法擦拭地任由可愛的臉龐蒙過一層現實淬練出的狡猾陰影。

金錢呀！金錢滾動的巨齒輪，越來越快速地輾過一代代原住民，也割傷了這個印地安小女孩的童年。

與我交易後，女孩走入人群尋找下一個目標，我察覺自己情緒之脆弱，可能比不上她；但她若是堅強，那是因爲環境何等殘酷呀？

革命後，印地安人仍位於這座城市的最下階層。當年查巴達爲了反對NAFAT（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反對跨國資本主義而武裝，但革命後我在聖克里斯多看到的仍是商品獲得最大的勝利。

若說一九九四年的革命對聖克里斯多產生什麼明顯的外貌上的影響，大概是商品化的過程，連查巴達都被收編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政治觀光客及準備前往附近觀賞瑪雅古文明的旅遊觀光客，齊聚在聖克里斯多。因應旅遊而生的產業，佔這座城市的大宗。聖克里斯多提供眾多查巴達的商品任顧客挑

選，尤其印有EZLN副總司令馬訶士肖像的T-shirt、明信片、鑰匙圈，及蒙著面罩、拿著木頭來福槍的小玩偶、紅色領巾、黑色皮靴等等；幾家風格頗具的餐飲店，甚至以查巴達作爲裝潢的主要元素，大型海報貼在牆壁。

我感到不可思議，尤其當Carl再三告誡我們不可在公開場合談論查巴達時，街上竟隨意可販賣查巴達？這是怎樣的矛盾。據一位記者描述，在一九九四年元月之後的那幾個月，聖克里斯多街角時常出現一群蒙面的青少年，他們到底是激進的政治分子，還是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很難判定。但是查巴達成功之處或許也在此，當革命成爲易於傳遞的圖騰，當街上到處都有商家靠查巴達吃飯，而眞正的革命分子卻仍被關在牢裡、躲藏在深山裡，聖克里斯多這座城市像是帶起了革命的面罩——因爲「革命」隨處可見，人們反倒難以窺見眞實的狀況。這還眞像查巴達所採取的戰術呀！

馬訶士曾說，我們蒙面，是爲了向世界揭開墨西哥的面罩，讓全世界都看見墨西哥底層的眞實。而滿街的革命商品也藉由公開的陳列，一方面對革命產生混淆的保護作用，一方面也透過商品流動，擴大普及查巴達的影響力。於是，帶上面罩，變身革命軍，脫下面罩，還原成農民。查巴達以遮住臉孔，呈顯意識，露出臉孔，隱藏眞實身分，這樣的策略，不僅僅帶來展演的象徵力道，更在革命之後意外或非意外地發展出與商品共存的行銷策略——革命的訊息被夾

帶在持槍的木頭小玩偶裡，等著被買走，被散播到各地去。

但我最關心的還是印地安人的現實處境，除了販賣可憐，販賣圖騰，在這樣一座觀光盛行的城市，能否走出更有尊嚴的道路？一整晚我在廣場看著一個個印地安小女孩、小男孩，尾隨在觀光客腳邊乞討、兜售，心想，到時候應該要問問查巴達的領袖們：「如何看待觀光與印地安人之間的關係？」

馬訶士：迷一般的詩人，偶像級的游擊隊領袖

馬訶士——這位被《紐約時報》譽爲「第一個後現代游擊隊領袖」的神秘人物，無疑是近代中南美洲革命分子繼契．格瓦拉（Che Guevara）後，最負聲名且最具魅力的「偶像」，然而和大多數地下游擊隊領袖不同的是，馬訶士透過面罩，在媒體曝光率頗高，至今卻無人知曉他的真實身分。

他是誰？革命的第一天就有人在問。人們驚訝地發現聖克里斯多等城市遭受攻擊時，查巴達的網站也同步向國際推進；任何一個人——不管是義大利一個推動社區發展的家庭主婦、美

國一個投身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或者台灣一個好奇的學生，只要上網，誰都可以閱讀到EZLN的宣言，詳述著爲什麼，爲什麼來自墨西哥一個「落後」的省分，一個沒電、沒水管、缺乏醫療與教育體系的叢林，印地安原住民要發動武裝革命？

貧窮的山區革命，竟然有著網路運作的高超技術，這對當時造成頗大衝擊，至今人們談及網路運動時也都必須提及。但最令人感到驚豔的是網路上那一篇篇文章，以詩一般的語言向世人擄獲著心。文字是武器，發射者在文末署名Subcomandante Marcos。

馬訶士稱自己爲EZLN的副總司令（然而有正的嗎？），他穿著查巴達式的黑色褲裝，身上背著象徵意味濃厚的子彈匣，頸間圍著紅領巾，像是二十世紀初墨西哥英雄薩帕塔、維拉（Pancho Villa）等的造型，也像是電影裡的戰士。他蒙著滑雪面罩，露出深邃的雙眼，還抽著菸斗，爲持槍的嚴肅表情增添幾許優閒。

這個人是誰？墨西哥政府當然恨得牙癢癢地搜索調查，而媒體，不管立場爲何，也爭相投入揣測報導的篇幅。革命之初，馬訶士除了廣播（契帕斯省大多數印地安村落，依靠廣播獲得對外資訊），優先選擇具國際影響力的媒體，接受外籍記者進入叢林採訪。記者通常必須遵守EZLN的指令，長途跋涉才得以深入革命地。在一篇名爲〈Voices from the masks〉的文章中，一位記者描述了他獲准採訪的過程：

我不知道我到了哪裡，經過好幾個小時的路途，在抵達革命軍領域時，我接獲指令去「睡」，不能張開眼睛。之後，巴士在一條小徑停了下來，嚮導平穩地點了根菸，我們其他人也安靜地下車。一個年輕人慢慢走過來，「午安。」他說，並微笑著離開。幾分鐘後，另一個年輕人出現，「午安，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嗎？」他禮貌性地詢問。嚮導於是攤開手心，念出抄在紙條上的通關密語，那是首詩：

表象與思想與我們同在
我們的語言真實地前進
不管生或死，我們都會繼續走下去
死沒什麼痛苦的
生命充滿了希望
選擇！

同時，路上的年青人也念了他手中握著的小紙條作爲回應。「OK，」他說：「你們再等一下。」

在這趟路途中，我們已經聽過太多遍等一下。在一陣沉默後，他帶領我們進入一間泥做

的小房子裡，黑暗中，我們注意到幾個查巴達青年，蒙著面，穿著制服……。

遙遙路途的採訪前奏，加深了採訪者對EZLN緊繃的興趣，而馬訶士果然也不負鏡頭所望。他兼容並蓄的思想、即興生動的幽默以及對上層文化睿智的涉獵，在在都令人折服。透過網路、報紙、電視台、廣播，馬訶士的言談、文章及影像，以叢林爲據點，廣泛地傳遞出去，連傾官方的墨西哥國家電視台都不得不向歐洲購買馬訶士的影帶來播放。革命後一個月內，馬訶士迅速竄升爲墨西哥家喻戶曉的名字。他騎馬的英姿、說話的語調、沉思的眼眸，甚至成爲許多女性心目中性感的象徵。寫給馬訶士的情書被公開在報紙上，而馬訶士也逐一回覆。其中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是馬訶士寫給一位有名的女作家時，以「我願意拜倒在妳足下」作爲開頭，而那位女作家也以「希望和馬訶士迷路在叢林裡」作爲回應，一來一往之間，又爲馬訶士增添幾抹浪漫色彩。

他到底是誰？

最先出現的普遍性講法是，馬訶士是一位外國知識分子，因爲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法文、及一點點原住民語言，但不久後，他濃厚的墨西哥腔被察覺。有人說他是一位激進的神父，但教會否認這項傳言。有人指出他是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學運的領導者（一九六八年，大規

模的學生運動在「憲政廣場」發生，主要訴求爲：抗議一黨專制，抗議政府過度花錢卻刪減社會福利，那年奧運在墨西哥舉辦，政府動用武力，強制驅散並逮捕槍殺了許多學生），但根據一九九四年陪在馬訶士身邊採訪多天的記者表示，馬訶士當時看來大概只有三十八歲左右——那意味著一九六八年時，他才十三歲，怎麼可能是六八年學運的領導者？另外，有些媒體描述他爲失意的作家、雙性戀的嬉皮……各種誇張離奇的說法紛紛出籠，流竄在咖啡店裡、在計程車內、在家庭閒聊時，人們議論紛紛。

馬訶士意識到面罩所引發的想像之力，對革命具有推波助瀾的效益，對於任何一項揣測，既不否認也不承認。

在接受訪問時，他甚少透露眞實身分的蛛絲馬跡，就算說了，也只是「可能」。人們確知他不是印地安原住民，他站在游擊隊中明顯比較高（那是他爲何自稱「副總司令」的原因，印地安人才是革命主體），但是其他呢，眞假難辨。他說他在美國三藩市當過作家、在德州當過計程車司機，他說一九九四年之前的十年，他都待在叢林裡，爲這重要的一役作準備。但根據一位深入叢林採訪的攝影記者表示，如果馬訶士一直都住在叢林裡，那他是如何獲得當代世界政治及城市文化的知識？

時至今日，無人知曉。是誰。我記得我去到契帕斯省時，有天傍晚與學習之旅的夥伴們坐

在革命村落奧萬提克（Oventic）一家小店看電視，畫面正播出一個大鬍子男子的肖像，套入馬訶士的面罩——是他嗎？新聞指出，墨西哥政府懷疑馬訶士是位大學教授，這位教授（Rafael S. Guillen）曾在墨西哥大學教哲學，已失蹤多年。但我在心中下意識地搖頭，不是啦，不是他，因爲在我想像中馬訶士應該長得精瘦些，怎麼會「像」這樣？不過馬訶士到底應該長得「像」怎樣？似乎人人心中各有美好模具，任何一張眞實臉孔都卡不進去。

最初馬訶士不摘下面罩，多少避免身分曝光，遭政府逮捕，但現在面罩已成重要象徵，可利用的籌碼。就像二〇〇一年二月，**EZLN**從契帕斯省展開爲期十五天、路經十二個省分、抵達墨西哥市的長征，「用掉了」馬訶士多年來不曾在叢林外現身的「賣點」（之前，馬訶士召開記者會都在叢林區內），馬訶士的面罩是否會在未來某個時機點被揭露？是許多觀察者瞪大眼睛注意的事。不過我私心暗想，還是不要公開比較好，萬一馬訶士長得不好看，怎麼辦？到時候以馬訶士爲造型的木頭小玩偶，豈不是一律都要尷尬地「改頭換面」？雖是玩笑話，但無疑也是馬訶士「偶像化」後必然要考量到的處境。

說馬訶士是「偶像」一點也不爲過，因應馬訶士而生的各式商品，T-shirt、明信片、木頭小玩偶、海報、日曆等不勝枚舉。在查巴達自治區，隨處可見樑柱牆壁信手塗鴉馬訶士的字樣，而政治觀光客躺在吊床上閱讀馬訶士文集及研究專論。二〇〇一年美國出版的 *Our*

word is our weapon（《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武器》），厚厚一大本，甚至擺在美國左派書店最醒目的位置。

至於我，當然也好奇地問Carl，「嘿，你住在聖克里斯多這幾年，有沒有看過馬訶士？」

Carl說：「有啊，有一次與馬訶士握過手……」

「啊，那我們也會看到他嗎？」看我一臉興奮，Carl不置可否地回答，也許吧，不知道。

其實我並不特別容易崇拜某人，但馬訶士的文章確實深深打動我。對我而言，寫作像雕刻、蓋房子、或編織等，是投射自身創意與理念的勞動行為，剛好在島嶼的社會脈絡中，我身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憑藉著寫字，稍可擁有維生的物質基礎，至於堅持下去的動力以及能否完成好作品等，就要仰賴生命對文字的認定及本事。但對馬訶士而言，寫作必然跳脫出大多數「作家」所具備也受限的既定模式。在一次接受記者Medea Benjamin訪問時，馬訶士說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

> 我目前的生活促使我寫作。（他在地上畫了一條線。）自從一九九四年之後，我處於邊界上，一邊是生一邊是死。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輕易地從生的一邊進入死的一邊。所以我沒有任何能力去寫一部偉大的小說，或擁有一個好的職業。我唯一能確定的只有當下。因

> 此，縱使我以前沒寫過任何東西，現在我像是每天都是最後一天地在寫作。這變成一種驅力，驅使我將內在所有一切展現。我在叢林裡的十年，在我內裡形成了許多東西，在立即的死亡感中，我無法停止地、像汽水瓶被搖晃許久，一旦蓋子被打開，泡沫便不斷冒出來。臨界死亡，造就了我的表達。

武裝革命後，馬訶士躲在叢林山區，透過回E-mail、書信、宣言、詩詞、札記、說故事等方式向世界展現出最溫柔有力的武器。他寫洋洋灑灑的論述，批判新自由主義及全球化，同時又創造一隻名為「唐吉訶．德瑞多」的甲蟲，嘲笑他——甲蟲的侍衛——老說些讓人打呵欠的話。馬訶士在一次訪談中，說起童年的閱讀經驗，他說他收到《唐吉訶德》這本書時，覺得獲得一件美好的禮物。因而，唐吉訶德的意象被轉換成甲蟲德瑞多，拿著一小截樹枝——正義的神劍，騎乘謬司的飛馬——一隻烏龜，勇往直前。馬訶士在文章中顛覆大與小、高與低、強勢與弱勢的既定印象，讓小甲蟲德瑞多命令游擊隊長，去、去寫故事，萬一游擊隊長不聽從或稍有異議，小甲蟲會威脅將馬訶士送往鯊魚的肚子，於是你可以想像，孤寂又警戒的叢林夜晚，馬訶士獨自（有甲蟲為伴）編著一個又一個讓人發笑的故事。

那些故事在艱困的環境中，自我解嘲又透露寓意。

有個故事，甲蟲德瑞多對馬訶士說，報紙報導馬訶士已在戰役中死去，馬訶士嗚咽地哭起來，甲蟲問他，你爲何哭?馬訶士說，我很愛我自己呀，但我不被允許參加自己的葬禮。

在死亡的陰影下創作，馬訶士展現出中南美洲的幽默。

另外在他與印地安長者老唐尼諾的對話中，馬訶士也藉由印地安老人抽著菸斗、召喚回憶，帶出現代版的印地安神話。一篇一篇故事，藉由網路傳遞出去，甚且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左翼青年中傳閱。我緩慢閱讀馬訶士的文章，因爲英文閱讀的能力不是很好，反倒每每有種發現的喜悅，尤其細膩的轉折，更時常逗得我發笑。馬訶士的文句，迥異於字字琢磨的拘束感（城市緊湊節奏之必然?），常在行雲流水的氣勢中透露詩意。也許在「美文」的標準下，馬訶士的文章過於流暢、不夠精鍊，但未修來改去的文字，反倒像空氣一樣平淡流動卻深透心肺，對情緒的撫慰與煽動十分奏效。

從墨西哥回到台灣後，有時我獨自坐在深夜的公寓書桌前，覺得自己爲了字眼傷透腦筋，實在過於小家子氣，但一出門便可以買到菸與酒的消費環境，終究和墨西哥叢林相差十萬八千里。就像地球同時存在紐約及非洲部落，臨界著死亡，造就馬訶士的表達，那我呢?往返島嶼中部農村及附近都城上班，打著零工的我，一個女子，又該以什麼文字表達出生命狀態?或者說，經由與文字、自身侷限及惰性不斷鬥爭後，我的文字可以呈現出什麼輪廓?我的文字也可以是武器嗎?我又爲何而寫?這一連串問號常在離開書桌後浮現又浮現……。

真實的屠殺

旅程讓人發現，疑問接連反省也不斷被觸發。在聖克里斯多居住幾天後，我們搭乘小巴士往拉坎肯叢林區前進。清晨四點即起床搭車，旅途令大多數夥伴昏昏欲睡。車窗掃過沿途綠意，山區遠遠近近的村落，停在某處我已忘記名字的換車處，改搭貨車。貨車載貨處搭起半收的塑膠棚，一個印地安婦人蹲坐其內，拉住披肩蒙住半邊臉，其他乘客則站立在塑膠棚外，頭頂天空，雙手抓住貨車兩側的欄杆。這是山區重要的交通工具，視搭乘長遠決定給付司機多少錢。三披索（peso）或十披索①不等。司機收了錢，回返駕駛座，貨車啓動，夥伴們探頭探腦地在擁擠的乘客中以眼尋找彼此並微笑。因爲站立著，站在貨車的高度上，冷風吹過，力道強勁，幾乎是開不了口的，縱使開口，聲音也會被呼嘯而過的風吞噬。我一上貨車，睡意全消，

①墨西哥貨幣為披索（peso），一披索約合三點五台幣。

迎向時而筆直時而蜿蜒的道路，攀過山，感覺到視野難得的開闊，絲毫不在意臉頰被寒風刮得微微刺痛。

抵達村落，下車，帶相機及紙筆。

天氣有些陰，村落有些落寞。一條條垂掛的曬衣繩倒是為暗沉村落增添色澤，雨中印地安人不收衣，衣服鮮豔地晾在木造屋及樹林前，懸垂的生活弧度，讓雨淋過、讓日曬，雨水若是潔淨，從天刷沖，更為印地安人洗去生命的污漬與汗垢。我們的鞋謹慎地踩過泥路，來到一座紀念碑前——紀念碑刻有一九九七的字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不該被遺忘、也難以被遺忘的日子。這一天，Acteal村落的印地安原住民如常去教堂聚會，但上帝（這位隨船隻而來、鄙視並消滅印地安神靈的白人）並沒有降福給正在向他禱告的信徒，反而安排或者說放任了七十多位槍手衝進教堂，手持AK47型的衝鋒槍向印地安人胡亂掃射。逃呀，印地安人只能逃，就像百年前被西班牙人進攻時一樣。男人護衛住妻子，抱住小孩，婦女背起嬰兒，紛紛從河邊逃下山，短短一段路，許多人在慌忙中被山徑兩旁叢生的雜草樹枝絆倒，但槍手尾隨其後，並沒有因此而停手（順著殺氣，屠殺者可曾手軟？），朝受傷的村民腦袋再補上一槍。

哀號呀，求救呀，不明白災難何以降臨，山區孤立的村落裡槍殺事件持續約五個鐘頭，四

十五個印地安原住民，包括二十一個婦女、十四個兒童和一名嬰兒被殺死，而消息直到隔天才由生還者和一些農民傳了開來。

從紀念碑旁陡峭的泥石土徑往下，我們走入劫後餘生的村落。當年Acteal村落被毀，印地安人遷移至此徒手造屋，十多間平房，鐵皮屋頂猶新。泥地踱步著覓食的母雞帶小雞，偶爾一隻毛豬在泥漿裡睡覺。村落有共同的廚房、聚會所，以及一間特別以紅磚蓋成的房子——地面散置松葉，水桶插著新鮮的海芋及白菊花，一截截矮紅的蠟燭已經燃盡。紅磚牆漆著白色十字架，裱框的照片一幀幀（多是婦女與小孩）記載著姓名與年齡，有的甚至沒有照片，僅以卡片標示。那是四十五位罹難者的靈堂，他們無辜的面容，靜靜排列在村落最好的一間屋子裡。

抵達村落時恰巧遇見Acteal每月例行的會議。穿著正式的印地安男人，白襯衫套了件黑色毛背心，群聚在木搭的聚會所，由選出來的領袖報告過去一個月做了什麼、未來一個月計畫是什麼。長板凳坐滿男人，發言熱鬧而踴躍。我們從旁被引領進一間木造屋等待。老舊的大沙發，牆壁掛著一張大型的世界地圖，貼著Acteal重建的照片集錦、教宗海報等，襯以手繪的圖案。

不久，村落領袖來與我們會面。領袖，果然有領袖氣質，手上還帶著手錶，他穩坐沙發椅，待我們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後，才開口說話。

他說一九九七年……，其實是一場致命的誤會呀！

自EZLN發動武裝革命後，越來越多印地安村落成爲查巴達的支援村落（自治區），挖坑洞、立木樁、圍鐵絲網，並隨時警戒，防範民兵及軍方的侵擾。但Acteal並不屬於查巴達自治區，「我們主張和平，我們根本沒有武器……」領袖說。不幸的是，Acteal鄰近查巴達自治區，接受墨西哥政府援助的民兵根本搞不清楚狀況，不分青紅皂白便殺了進去。在政府眼中，「印地安人」或許都是一樣的。就像台灣人分不清楚邵族、阿美族、魯凱族或泰雅族。因爲被誤會，Acteal村民被殺、莊稼及房屋被燒，倉皇地逃離原來的家。

我記憶那樣的逃亡畫面。住在聖克里斯多時有一次在一家餐廳觀看紀錄片，片中記錄的便是一九九七年的慘劇。從家園逃出的印地安人淋著雨，沒有鞋穿地跋涉過叢林，男孩女孩緊抓住母親的手，躲在母親的膝蓋旁，畏縮的臉明顯留有傷疤。雨持續下著，叢林裡沒有食物、沒有遮蔽物、沒有正義與公理。透過鏡頭，事件發生後的鏡頭仍餘悸驚恐與憤怒，一位母親抱著孩子激動地表示，太可怕，太突然了，她什麼都沒帶，以至於逃亡時上衣被扯掉，到現在也沒有衣服穿。印地安母親以裸露控訴屠殺。不是香港黑幫電影或電腦特效，眞實的血腥就在Acteal，那年一九九七。一九九七，當歐美及大多數已開發國家人民可能都以爲「進步」的年代，人類貪求權力金錢的慾望，仍然藉由槍砲、刀槍，甚至殺人不見血的公文密件，出其不意

地，找到機會就實實在在地進行著殺戮的罪行。

墨西哥政府爲了切斷EZLN與自治區的聯繫，縱容民兵燒搶原住民村落，並殺害印地安人。這些攜帶步槍的右翼民兵，通常接受過美國喬治亞州一所被戲稱爲「殺手學院」的軍事學校（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訓練，該校以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等課程著名，三分之一學生來自墨西哥。據法國*La Jornada*報指出，墨西哥右翼民兵至一九九六年已殺害八百多位印地安原住民，而在一九九七年更直接明確地入侵。

屠殺後三年，我們來訪時，Acteal在新蓋的家園前豎立起紀念碑。村落領袖說他們不相信武力，因爲他們禱告；他們不需要武器，因爲有言語。領袖並表示，面對印地安原住民共通的困境，他們採取的策略和查巴達不同。不過在我聽來，除了武裝，先教小孩子母語，再教西班牙語，要讓孩子了解瑪雅文明等其實和查巴達相似；只不過對於同一個祖先的歷史，後代子孫的詮釋時常各異。就像革命，墨西哥也不止EZLN，據我所知，南方還有個激進的左派游擊組織，不過和查巴達之間並沒有聯繫。

拜訪過Acteal，回到紀念碑前等車。夥伴們趁空檔各自逛去，我與Fernando不約而同望見一輛滿載墨西哥軍人的卡車從旁疾駛而過。倏忽，車停，停在距離我們不遠處，持長槍的年輕軍人以一種敵視的眼神回望我們，約莫有半分鐘那麼久，卡車才又開動走遠。Fernando於是緊

張又略帶興奮地問我，妳看到沒？看到沒？他們在瞪我們呢。

監獄是美麗的

Acteal一天之旅後回到聖克里斯多住處，上傳統市場買菜，煮著Carl從印地安村落直接購回的咖啡。夜晚降臨，住處來了幾位貴客，一進門就相互擁抱——因爲那天他們剛從監獄被釋放出來。在新年將臨的冬季，新上任的墨西哥政府釋放了十七個政治犯，也對查巴達釋出善意。其中四位一出獄就到Carl家。

我們準備食物，將工作室的火爐添加薪材，迎接從監獄回來的鬥士，而他們有些靦腆地坐在工作室的沙發椅與我們說話。

「我已經厭倦謊言，政府的安全人員進去叢林抓人，說我們是政治犯，我站出來護衛，因爲我要保護女人及小孩……。」

「縱使會被逮捕，我們還是要持續喚醒民眾，因爲沒有教育、沒有醫療，我們的小孩會死掉，政府說原住民很懶惰，那是謊言，我們很認眞工作，不過什麼也沒辦法獲得……。」

「我種植玉米、咖啡、豆子、米。我們奮鬥不是爲了政治的權力，而是爲了每個印地安原住民，我們的忍耐已經到達極限，那是我們爲什麼要起來革命……」

四個剛出獄的印地安原住民，四個臉孔黝黑的中年男子，臉上看不出明顯哀傷、憤怒，或剛被釋放的歡欣悸動，反而有種平和，有種理所當然的謙卑神態。在場除了一位聽不懂西班牙語，又沒有任何一人與他同一種族，語言不通，因而靜默坐著，其他三人說詞一致感性，都像馬訶士演講詞的平民版本。他們待在監獄三四年。一九九四年，EZLN發動武裝革命時，曾與政府談判，救出監獄裡兩百多位政治犯，而後政府又逐年假借名義抓人。據從事監獄人權的Mendez Arcos說，直至二〇〇一年，墨西哥監獄裡仍有近百位左右的政治犯。

那天，帶四位政治犯來到家中的正是Mendez Arcos，他也是EZLN成員，也曾因爲查巴達運動被關，目前「兼職」從事外界與受刑人聯繫溝通等工作，「正職」則是農民，會用網路的農民。他說起監獄，「是個美麗的地方！」

監獄？美麗？我一時會意不過來，爲什麼說監獄美麗？

Mendez Arcos說：「被抓進去後，我們自己組織團體，教育同監獄的犯人。墨西哥監獄是開放的，不是一間一間封閉的，因而被抓進來的人，在獄中反而凝聚在一起。」

也許類似早年台灣政治犯相聚的「火燒島」，有人進入監獄前，實在是被冤枉的，但進去

後反而有機會接觸到「問題思想」。Mendez Arcos說，政治犯組成頭腦的、身體的、甚至音樂的團體，彼此教育打氣，因此監獄是美麗的！他確實使用「美麗」這個詞彙，不過對我而言，那樣的美麗也是哀傷淬煉後不得不的接納吧？

那天被釋放出來的政治犯裡有一位瘦高男子，蓄著小鬍子，說起剛入獄時太太來探望他，他告訴太太，自己也許要關個十五年，叫太太別再來了，結果太太果然不再來會面，「有時候，成爲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意味著你將失去家庭。」他低頭，黯然地說。

而那不也是全世界革命分子共通的傷痛嗎？家——需要穩定收入支撐的家，需要父母陪伴孩子成長的家，遙對著理想——理想，往往陷生命於漂泊狀態，往往堅持下去會被殺會被抓，因而在家庭裡缺席。家與革命，兩難的處境。如今政治犯被放了出來，但家呢？家是否安在？

一字一句，「沒想到有一天會出來，沒想到外面有那麼多人在幫助我們。」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政治犯們平和的訴說，聽得不知監獄爲何物、沒住過牢房的我們都不禁動容，尤其Rosa感動得哭了，黑髮披散在抽抽搭搭的肩膀上哽咽地表示，一九九四年知道EZLN之後，對她和她的朋友們都是打心底的鼓舞，「我們要去改變世界，去學習你們，去強壯自己。」她說著，眼淚直淌，也許想到身爲拉丁族裔的艱難，也許想到這世界對一個胖胖的有自覺的女性是多麼不公平。

Rosa說：「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故事，讓我們省思自己的脆弱。

夜談後，送政治犯出家門，在街角，看他們提著監獄生活包裹而成的大小背包，坐進墨西哥特有的小汽車裡（墨西哥的汽車，不知道爲什麼特別小），滿懷祝福地對他們說再見，其中一個政治犯住在叢林的家人，還不知道他已被釋放，他說要回去給家人驚喜，而我謹記著他們告訴我的，你不一定要馬上相信誰說的話，但是，「去看看，去看看你就會知道！」

感動復又後悔的小故事

說到感動得哭了，我還遇過一次，那次哭的是男生。晚間在Carl住處，John Ross來到。John Ross是一位約莫六十多歲的美國白人學者，對查巴達有深入研究並已出版專論。此次活動原本強調「非白人」，但由於John Ross並非食古不化、教條僵硬的「白人左派」（在美國我確實遇到一些令人搖頭的「白人左派」，他們仍停留在對毛澤東、文革等東方情調的美好想像中，發行刊物、開書店、定期舉辦座談會），Estacion Libre因此破例邀請John Ross來。

工作室的火爐燒得通紅，墨西哥啤酒人手一罐。難得的英文聚會，講者是美國人，無須翻譯，直接對話，夥伴們情緒顯得high。說美國，論古巴，談查巴達及全球化。John Ross聊到年輕時來墨西哥小鎮居住，由於他是共產主義者，鎮裡沒人要接近他，加以醫療系統欠缺，他剛出生的小孩在一個夜裡生病了，他焦急地抱起小孩，跑過小鎮荒涼的夜間小徑，找不到協助。孩子死了，剛出生不久就死在父親爲他選擇的惡劣環境中，父親其實有別的路可選啊，反抗或妥協。John Ross瘦骨嶙峋地坐在工作室中央，面向火爐，臉色蒼白微醺地說，孩子死後，他更堅定要走這條難走的路。

雖然投身左翼運動讓他和家庭關係淡薄——John Ross另外兩個小孩，一個當歌手，一個當商人，都沒繼承他的思想，都和他疏遠，John Ross說他從不後悔。

這樣一路走來的左翼老輩，觸動著年輕小夥子們多少投射自身處境的哀傷預感，Carl、Fernando都掉下男兒之淚，Xenon也眼眶潮紅。短暫感性後，John Ross開始滔滔不絕。我以爲氣氛熱烈，但言語神色應該透露裂痕，只是我未曾察覺。隔天醒來，Rosa說他不喜歡也不高興John Ross自以爲是的學者姿態，「都他自己一個人在講，完全不聽別人說。」而感動過的男生們也說John Ross仍不脫白人學者的架勢等輕微壞話。幾天後，新年將至，John Ross原本與我們相約一起去參加慶典。由於EZLN領袖會到場的主要慶典地，年年在自治區中臨時挑選一村，並不一定，靠內部消息流傳，因此John Ross竟放我們鴿子，自行去盛大舉行的奧萬提克，任由我們去眞實村（害我沒看到馬訶士），也引發一群人對他的不滿。

唉，翻覆的感動，遺留在喝酒的那夜，印證感動易發，理念後盾才眞正決定運動者長期的方向。淚，像雨會蒸發，像霧讓人迷濛，但大地在雨霧的滋潤後如何一本堅實？

薩帕塔：世界延續著老路？

在聖克里斯多時我喜歡去逛傳統市場，市場親切熱鬧，色彩繽紛的蔬果青菜，色誘著人們吃食的慾望。「墨西哥人」、「印地安原住民」及外國觀光客交易行走其間。

我知道，當我以「墨西哥人」及「印地安原住民」來區分印歐混血者與Tzotziles、Tzeltales等族裔的印地安人時，實在不太恰當，因爲他們通通都是墨西哥的「國民」，而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墨西哥人」或多或少摻雜著印地安人的血統。但就像世界各地原住民所遭遇的歷史困境，當「國家」被建立後，原住民通常淪爲二等公民，「純種」的印地安人也彷彿被長期棄於政府提及的國家形象之外，是不屬於「墨西哥人」的——這不止關乎容貌衣著的差異，

更是原住民經年累月被邊緣化後，土地被剝奪、文化被摧毀、經濟被壓榨、連走在路上都備受歧視所造成的內在差異。

因此，就像問美國印地安人，是否覺得自己是美國人？或者台灣原住民是否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一樣，瑪雅文明的後裔——如今已隸屬於墨西哥這個國家的印地安原住民——從十六世紀始，也不斷被強迫面對「國家」認同的問題。回溯起來，「國家」何嘗造福過印地安人啊？

西班牙殖民政權來到墨西哥，首先帶來天花等外來傳染病，造成印地安人大量死亡，而後屠殺、驅逐佔地、強制勞動、種族隔離政策等，將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人種劃分爲三個階層，最上層是西班牙裔的殖民者，再來是西班牙人、印地安人及非洲奴隸的混血，最底層則是純種的印地安人及黑人。如此結構，在一八一〇年墨西哥趁拿破崙在歐征戰而宣布獨立時，並沒有什麼改變。經濟上，財富仍掌握在少數外國投資者手中，文化上雖混同著歐洲（淺色皮膚）與印地安（深色皮膚），卻是極力抹去在地文化。

一八二一年，西班牙終於同意讓墨西哥獨立成「國」，但獨立之初，政權極不穩定，總統更迭率極高。殖民主義種下的惡因，持續長出紛擾的枝葉，盤根錯節，荊棘般深根成林。禍端的根源，常是少數當權者握有絕大部分的財富及權力。一九一〇年，按捺不住的怒火燒向當時的獨裁者狄亞茲（Porfirio Diaz, 1878-1911），這位總統儘管擁有一半印地安血統，卻常在臉上

撲白粉，讓自己看來比較像歐裔人士。此後，內戰激烈近十年，各派游擊隊闖蕩。由印地安人薩帕塔率領的農民游擊隊是其中一支，重點在於要求土地改革。

知名的墨西哥女畫家卡蘿（Frida Kahlo）曾在日記中回憶到：

> 我親眼目睹薩帕塔對抗政府的農民戰爭。母親打開臨阿藍德街的窗，讓薩帕塔的部隊進入。飢餓的人與傷者從窗口跳入我們家，來到客廳，母親爲他們療傷、供應厚玉米麵包，那是當時科約肯唯一能弄到的食物。一九一四年，戰事方殷，子彈呼嘯穿梭，直到現在我仍然能聽到它們的聲音……。
>
> ——引自《女畫家卡蘿傳奇》，Malka Drugker著，黃秀慧譯

少女卡蘿並將出生年份由一九〇七改爲一九一〇，以示她對革命的同情。而後，一九一九年薩帕塔遇害身亡。而後，一九三四年革命建制黨（Institutionalized Revolution Party，PRI）長期統治墨西哥，貪污、舞弊、歷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延續著舉外債的模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簡稱WB）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箝制）」，從一九六五年起，開放美墨交界地帶，以免稅、保稅、不徵收增

值稅等優惠，號召外資來此設立加工出口區。

（來吧，來投資！來用我們廉價的勞工，來污染我們沒有環保防線的土地！）

紡織業、汽車業、電子業，大量移往美墨邊界。投資者的邏輯很簡單，哪兒有利益，就往哪裡去。美國工資貴，就往墨西哥去吧，那裡勞力密集且便宜；美國有環保標準，就往墨西哥去吧，那裡不用再花錢設置污水處理廠等措施，廢水可以隨意傾倒在河中。而墨西哥政府維持一貫基調：爲了「發展」（爲了從中分享利益），打壓工會、犧牲環保；繼續負債、繼續舉債，以依附者的角色進入全球金融體系。

然後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美國爲首的跨國資本，希望墨西哥將市場全面打開，美、墨、加三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在那象徵性濃厚的日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在墨西哥生效的首日，EZLN持槍站出來反對。

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反對以自由貿易之名，讓越來越少人掌握越來越龐大的財富，讓越來越多勞動者螺絲釘般卡入一台沒有平等基礎的機器，生產、生產、生產，物質急速積累，相對地窮人卻更加無力地倍增。

當墨西哥政府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爲榮，宣稱墨西哥已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爲第一世界國家，查巴達無疑打了這繁榮表象一巴掌，看呀，看清楚，在號稱進步的面具後，印地安原

住民仍死於飢餓。

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以來，墨西哥政府持續負債達上千億美元。欠錢的人（國家）不得不聽從借錢者的話。國際貨幣基金扮演窮國債權人的狠角色。墨西哥政府被迫出賣國家產業，機場、鐵道、通訊線路等，國家石油公司Pemex雖仍屬國營，但百分之七十幾的石油產品都得輸到美國以償還債務利息。

局勢演變，位於墨西哥東南方的契帕斯省，印地安原住民的老家，石油管線源源不絕地朝資本家輸出，印地安原住民卻連一點利益也分不到。

從一九一〇年薩帕塔爲爭取土地而發動農民革命，到一九九四年EZLN延續「古老」訴求持舊式機槍起義，近百年過去，印地安原住民仍然飢餓得連記憶中畫家卡蘿家溫暖遞出的厚玉米麵包都吃不到——這就是進步？

這就是所謂的進步？

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墨西哥貧富差距仍持續拉大，到了二〇〇〇年革命建制黨歷經七十一年的統治，終於下台，政黨輪替，由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裡曾任職可口可樂公司高級主管的福克斯當選新任總統，仍是白人、仍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仍然依附在跨國商人的腳邊搖尾巴。而早逝的印地安英雄薩帕塔的圖像，也仍然被畫在貧窮的印地安村

落，標舉出反抗之心不死。延續著薩帕塔，延續著日漸加劇的老問題——薩帕塔濃眉、蓄著八字鬍、黝黑的方形臉，目光炯炯地望向現在……。

檢查哨與毒品

再次我在清晨三四點起床，半瞇著眼坐在床沿整理行李。這些天都睡得晚起得早，但精神挺好，小賴幾秒後，房間裡五六個人窸窸窣窣的起床聲便互道著早安。出了屋子，街道爽朗中飄著雨霧，僱請來的小巴士再次載我們從尚未甦醒的聖克里斯多往叢林區前進——就要過年，我們要去村落過年！

此行我們包車，直達目的地，越往深山走，道路越小條。窗外飄著雨，車窗映著山壁潮濕的綠意，流淌水滴。泥濘讓車行速度十分緩慢，駕駛還一度下車察看輪深陷泥地的情形。我凝視窗外，想起墨西哥女畫家卡蘿描繪的「巴士」一圖，畫中提菜籃的家庭主婦、穿吊帶褲的工人、以披肩懷抱住嬰兒餵乳的印地安婦人、面窗的小孩、拿錢袋的資本家、繫著飄逸絲巾的年輕女人，比鄰坐在巴士座位，恰如墨西哥社會的原型。卡蘿將印地安婦人畫在視線中央，但實

際情形原住民通常位於邊陲。

啊，突然，雨刷間遙迢泥路出現一位戴共軍帽的黝黑男子牽著一匹馬。EZLN革命那天，馬訶士透過網路傳遞出的照片即是率眾騎馬的英姿（薩帕塔也騎馬吧？只是當年騎馬是必然，今日則象徵意味濃厚）。小巴士繼續前行。啊，爸爸、媽媽、兩個小孩在我們車子經過時，站在路邊對我們揮揮手，雨中鮮豔的原住民服飾及手中拿來遮雨的芋頭葉，在灰濛濛的風景中格外醒目。

沿途我們還經過檢查哨，一種是移民局之類的，察看是否有偷渡客或簽證不符，一種是軍隊，站在道路圍起的鐵蒺藜前，持槍穿軍裝。兩種檢查哨，各自都盤查了多次。Carl在這方面算是老經驗，他淡淡地說，之前盤查更爲嚴格，因爲許多外國人知道EZLN後，都想深入革命地，和革命軍接觸，但墨西哥政府不願來訪者將真實情況傳播出去，從一九九四年起，陸續「送」出上百名國際人士，理由是「干涉國家內政」或「沒有申請採訪簽證」（若事先申請，也一定不會批准）。且縱使墨西哥政府想偷懶，不認真盤查，美國老大哥也會施壓。我在聖克里斯多便讀過美國商人「要求」墨西哥政府積極掃蕩契帕斯省，以利投資的消息。福克斯上台後，宣稱要撤軍，但我們都親身經驗到軍隊仍在契帕斯省沿路設立檢查哨攔檢。新聞報導的說詞則是，新政府擔心鄰國會藉由邊境偷渡毒品槍枝進來。

「墨西哥政府仍試圖將EZLN抹黑成毒販，」Emmanvel說，「但查巴達絕對沒有運送毒品以獲利。」

我點頭，聽夥伴們討論起中南美洲確實有些游擊隊以走私毒品作爲經濟後盾，但相對地美國也以此作爲軍事及經濟介入的「正當」理由。例如二〇〇〇年，美國政府投入十幾億美金，展開「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其實大部分款項都給了跨國公司，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武器等。說白些，就是以「滅毒」之名，消滅那些妨礙美國公司順利壓榨的反對勢力。但查巴達不碰毒品的立場鮮明，難以羅織入罪——毒品是罪？如何界定什麼是「毒品」？香菸及酒爲什麼不是「毒品」？毒品的種種，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學，夥伴們沒聊太多，倒是彼此心知肚明，此次學習之旅中誰愛用「毒」、誰沒興趣、誰又堅決不碰，還在身體刺青NO DRUG的字樣。對於吸毒的態度，在我觀察起來，應是此行團隊較大的理念分歧，沒有共識。

經過好幾個小時說說睡睡，小巴士來到村莊入口，中午將近，三個穿格子襯衫的印地安青年要求察看我們的護照及推薦函。Carl將證件遞出，其中兩個青年回村莊通風報信，過了一會兒，走出來，邀請我們進去。

La Realdad，我們來到名爲「眞實」的村落，將在這裡住上幾天！

住在眞實村

＊食＊

墨綠山脈環繞的眞實村，和之前去過的Acteal最大不同是這裡「綠草如茵」，Acteal是一九九七年村落被毀後異地重建，遍地黃泥，但眞實村樹木扶疏，零落的木造屋間，孩子們赤腳踩踏的盡是柔軟微刺的草地。不過我用「綠草如茵」顯然不恰當，太中產階級，容易讓人聯想起城市制式的草坪。並不是。城市缺乏綠地才需要植栽，山區自然生成繁茂的不需要豎起「請勿踐踏」告示牌的雜草青綠，清晨濕潤著水氣，冰涼涼的露珠隱蔽著一地細碎晶瑩，傍晚草地更像在呼喚著人們去坐坐。

眞實村有條河流過，我們就住在河邊。一間木造屋，由劣質的薄木板搭建，石綿瓦斜角屋頂，木頭橫樑張貼民俗風味的剪紙，水泥地擺放七八張長板凳，牆角並安放一座聖母像。我猜想這裡平常是宗教聚會所。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後，印地安人臣服於天主教，但在宗教物件及儀式上多少融進民族傳統，例如在十字架裝飾些羽毛之類，色彩比較貼近印地安人喜好的鮮豔。

卸下背包，窗外立即探進兩三個原住民小孩好奇的手，指著我們從背包裡拿出的土司、果醬、花生醬竊竊私語：（這是什麼？）（那是什麼？）

土司是我們在眞實村的第一餐，之後，伙食委由村裡一個婦女組織爲我們備餐。

「餐廳」是未上漆的木造屋，比我們住的那間小很多，木板隔出烹煮及用餐的空間。燒柴的爐灶一邊放著鋁鍋，火苗竄動像煮湯般煮著一大桶咖啡，一邊鐵板平滑炙熱，印地安婦人熟練地將玉米揉成的麵團，薄薄地往鐵板一甩一拿，一張張玉米餅（tortilla）就這樣迅速烙成。熱煙滾滾從木縫竄出，而陽光，陽光也從同樣的縫隙透進一道道光的薄幕。泥地放著將洗的碗盤，備著將燃的薪材。印地安婦人在爐灶前忙碌，身手俐落，煙霧陽光常讓狹窄的木造屋充盈著騰雲駕霧之感。將黑咖啡倒入塑膠杯、烙好玉米餅、再將蕃茄煎蛋及黑豆泥裝乘進淺盤。每天每餐，黑咖啡、玉米餅、蕃茄煎蛋、黑豆泥。

許是我在村落居住的日子不夠久，不夠久到貪戀起島嶼繁複小吃。每天每餐我坐在長板凳嗅聞著廚房從木縫間散出的氣息，熱煙裊裊將我環抱，等待印地安婦人將食物端上桌。我一下子就會吃得精光。

貧困的美味，令人懷念；但對於印地安小孩，我們吃膩的土司也許反倒深具魅力。

從住進村落起，年幼的印地安小孩常到我們屋前玩耍，有些大膽的，甚至伸手跟我們要食

物。（這是什麼？那是什麼？）沒見過的總是新奇。但我們被交代不能給孩子們任何東西，若有人前來兜售繡有EZLN字樣的手工製品，也不可購買，因爲村落採共享制度，不想放任「自由」買賣的模式，也拒絕觀光客施捨的態度。眞實村有類似「合作社」的組織，村落婦人將手工藝品等集體交予合作社販賣，每條手巾繡有縫製者的姓名及標價，販售後團體會將利益所得依銷售情形加以分配。但還是有人想多賺些。要不是Carl事先言明，我眞的很難面對孩子們從窗口探進來，仰起詢問之眼，也難以拒絕年長些的印地安女孩，從袋子裡拿出一條條手巾，問我，要買嗎？

外來的糖果永遠不夠，給了其中一個孩子糖，沒分到的那個怎麼辦？就像再多觀光客帶來外匯，貧窮地裡的相互競爭，若沒有朝向一套更合理的制度全面改進，仍將只是少數人循老路獲暴利。

所幸，眞實村尚保有自主性。小孩沒有聖克里斯多裡討生活的卑微狡猾，流著鼻涕、打著赤腳，憨厚些也自若些。環境決定面貌，不無幾分宿命。就像我在叢林區從未見過一個胖子；食物匱乏著，沒有減肥之類的困擾。黑咖啡、玉米餅、蕃茄煎蛋及黑豆泥，天天如此。

直到離開前，印地安婦人特別爲我們宰了隻雞。非常瘦弱的一隻雞。我在島嶼從沒見過那樣營養不良的成雞——自力救濟著，只能在貧窮村落翻泥找蟲吃的雞。知道要宰雞，Tim自告

奮勇當「殺手」，印地安婦人教他一手抓住翅膀，一手往脖子扭——可憐的雞，異於村落裡其他雞的命運，竟落入一個沒經驗的人手中，一扭，沒死，瘦雞掙扎著，二扭，奄奄一息，還是沒死……。瘦狗懶懶走過，印地安婦人仍努力以手勢教導她的學生，而小女孩含著拇指愣愣看著戶外草地上演一齣文明人殺雞的戲碼——城市生活讓我們失去太多技能，面對電腦 Tim 是一流的，但對於一隻雞可就沒輒了。

折騰了好一會兒，瘦雞終於放入熱水浸燙拔毛，緊接著鍋爐裡燉。佐料只有鹽。黃褐色飄著油的雞湯以及小得可憐的雞塊是我們在此最豐盛的一餐。木桌點上蠟燭，夜幕蟲鳴微弱。墨西哥市來的歌手拿吉他，大夥兒就著燭光唱起歌來。一首接一首，吟遊詩人 Bob Dylan 及黑人雷鬼音樂之父 Bob Marley 的歌，尤其唱到〈自由之歌〉（Song of Freedom），情感放聲旋律線，迴盪著燭光搖曳的木造屋。黑夜叢林在外籠罩，木造屋裡幾個印地安青年陌生於這些歌，陌生於搞社會運動的外來者高昂的興致，只在大家最後興奮地舉起手，以西班牙語高喊：「Zapata Vivi」（薩帕塔永存）、「La Lvcha Sigve」（持續奮戰）等口號時，靦腆地站在屋角笑了起來。

＊衣＊

印地安人種族繁多，衣飾也不盡相同。眞實村婦人自製衣裳，男子大多穿著買來的格子襯

衫及黑長褲。女人尚未結婚前，化學亮面布料裁剪成兩件式裙裝，粉紅、橘黃搭配豔綠、深藍，綴以花邊；結婚後，拿掉髮飾、項鍊、耳環、手環等，改穿一件式洋裝素樸。Acteal 的女人則是布織條紋上衣搭配黑長裙，上衣方形領口處繡以紅毛線，戴上珠珠項鍊、繫上腰帶，我覺得比眞實村漂亮，但男人同樣已全面向成衣投降。

倒是政治觀光客的穿著十分一致，不管是來自歐洲美洲亞洲，黑人黃人白人，男女皆是外套長褲。現代社會的演進讓服飾失去民族特色及標誌能力。時尚舞台往偏遠部落尋找色彩、花紋、樣式，收編進服飾工業運作的環節裡，品牌潛越了族群，階級劃分了界線，性別也起著影響力。

在貧窮村落，我觀察到一件令我疑惑的事，那就是印地安婦人難道比較不怕冷？爲何當我們長褲外套，她們仍是短袖洋裝？（不管在眞實村或 Acteal）我懷疑她們並不是特別不怕冷，而是衣服僅那麼幾件。在男女位階不平等下，只好鍛鍊體魄，忍受小腿手臂在寒冷中坦露，只好同一個冬天，姊姊穿短袖，弟弟穿毛衣。

＊住＊

住在木造屋，我怡然自得，但木造屋裡只有水泥地及長板凳，晚上睡覺怎麼辦？

Carl事先有交代，請自行攜帶吊床。吊床在村落普遍，像我們住處穿廊便掛著一個，印地安小孩沒事便坐在那兒晃呀晃的，對面，跨過草地，另一間木造屋，三兩個白人觀光客也常斜躺在吊床優閒地看書。但我不敢。眼看夥伴們拉開吊床，將細細的帶子往屋樑懸綁，想到晚上搞不好會掉下來，頭碰水泥地，只好將長板凳併在一起鋪上睡袋。嗯，還是木頭穩當些。

夜晚村落沒電，點蠟燭，夥伴們在水泥地擺開西洋棋盤，席地鬥智。偶爾墨西哥市來的歌手及他寫詩的太太，還有戴帽子、打扮中性的女攝影家會來聊天。至於白天？醒來先去隱蔽在樹叢間的木造廁所「解決」，蹲在木板空下的凹洞旁，頭往下瞧，可見架高的廁所底，糞便尿液及衛生紙半掩在泥地坑洞裡。只容一人蹲立的廁所，橫著一塊木板當門，門栓是鐵絲，虛掩罷了。印地安人用石灰灑在廁所地板，防蚊也防臭。

（後來我離開村落，才發現自己被文明馴化的身體果然不耐蚊蟲，小腿斑斑點點刺癢著遍佈的「紅豆冰」，據說是村落跳蚤啃咬。紅斑約莫半年才漸次消退。不過當時住在村落，我渾然不覺夢中有蟲，畢竟沒見過任何一個印地安人身體有異狀。）

上完廁所去河邊洗手，河水清澈是村落命脈，印地安人用木板橫過河道當橋。婦人赤腳來汲水，舉起雙臂，將裝水的塑膠桶或陶桶，頂在頭頂，腳步輕盈地走回住所。偶爾我們也去河裡洗衣服，水淺處的石塊邊，搓搓揉揉，常聚集著印地安婦人彎腰在洗全家的衣服，但在學習

之旅中男人要自己洗衣——如果文明有進步，這算是其中一項吧。

其餘時間，遊逛村落。

眞實村很大，從住處跨過橋去，順著綠草地，低矮的木造屋一間間繪著風格相異的壁畫。寫實的油畫，鉅細靡遺描繪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從滑雪面罩裡透出眼，卡漫造型的EZLN成員留著長髮，當然紅星及握拳是必備的圖騰，契．格瓦拉及薩帕塔也有多種版本的肖像。木造屋因壁畫而特色。這些壁畫大多是革命後，來此幫忙的政治觀光客所繪，其中也有Carl的筆跡。

我拿著相機（已得到EZLN拍照允許），逛到籃球場，看見兩個小男生在打球，心想爲他們拍張照吧，相機一拿起，小男生馬上對我搖手呼喊——（不可以）、（不可以）、（握有相機，並不表示你握有攫取畫面的權力），由於語言不通，我猜想小男生並非要我用金錢換取他們的同意，而是受過教育，知道有能力對外來者說不。這樣很好，我點點頭，關上鏡頭。別讓觀光客予取予求，別讓錢予取予求，別讓外來力量破壞儉樸生活之美好；例如洗澡。

住在眞實村，怎麼洗澡？

剛聽到答案時我和團隊裡唯一的女生Rosa面面相覷，冬天耶，尤其叢林可不暖和，但村落不時興熱水，要洗澡必須像飲水洗衣般往同一條河裡去，往山的更深處去。猶豫了好一會兒，我與Rosa下定決心去洗澡。走過綠草地、泥土路，通過籃球場、繪著壁畫的平房，往裡再往裡

走，水聲潺潺的河道更爲寬廣，樹叢低垂處，岩石圍聚成天然的水域。是這裡嗎？轉頭望向河道另一邊傳來人聲，一群印地安男人正在洗澡。岩石邊陽光灑落，男人們似乎全然沒注意到我們來到，仍站在水中俐落地動作著。躊躇著兩地距離不怎麼近，但也不遠，不夠遠到看不見彼此，我和Rosa對看後終因已無前路，脫下鞋，赤腳走入河。

河道周圍景觀優美，樹叢間依稀可見村落拓墾出的草地。脫下衣服，緩緩將身體浸入水流，聽著鳥叫蟲鳴及不遠處男人撥動水花的聲響，及膝的水深，清澈見底，抹肥皂，看風景，漸漸地就不那麼冷了，甚至有種欣慰，不安與疑慮隨衣服褪去。在印地安村落男人有鞋穿，女人赤腳；男人長褲外套，女人冬天仍然短袖洋裝——位階不平等，可見一斑。但關於洗澡，村落的人自然而然遵守著界線，沒有標明的界線，一邊是女人的洗澡地，一邊是男人的。沒有搭訕、挑釁或任何形式的輕佻。我有種奇異的感動。住在城市只要稍微露肩露背，就要被說成引誘犯罪，遭致異樣眼光，在兩性定位保守的印地安村落卻是讓女人保有自由洗澡的權力，沒有眼光殺傷，更遑論肢體侵犯。

突然想起有天吃飯時，與一群印地安女孩聊天。愛情與婚姻。女孩害羞地問我們有沒有男女朋友，Ernesto告訴她們，他喜歡的是男生。啊，女孩們掩面驚呼，不敢置信地直說怎麼可能？Ernesto明明就是個帥哥呀，怎麼會喜歡男生？

印地安村落也有同性戀嗎？我沒有答案。虧得Ernesto略帶玩笑卻又無比認真地對印地安女孩解說自己的性愛取向。他的說法，想必爲村落女孩帶來衝擊（如果她們認知到Ernesto說的，可是掙扎多年後決心坦露的實話），文明透過任何縫隙與管道展現它繁複絢爛的多面，包括對異性戀家庭制度的質疑與顛覆。但我仍顧忌著在村落裡不可穿著太隨便，不過山區溪流裡洗澡時，意外體驗到的自由，微妙而令人喜悅。回到木造屋，雨又落下，我坐在門廊前望著村落迷濛濕濡的風景，點根菸，想起島嶼，想起離鄉前糾結於心的情人及生命中那些困頓、依戀與不捨，埋首在長板凳寫信：

親愛的：

一年又將過，歲次刻度的漸次模糊，到底是身體操控的感受力必然衰退，抑或對人世體驗的不再新鮮？墨西哥山脈裡的原住民聚落正在下雨，下雨什麼都無法做，觀光客的我們在木造屋內下西洋棋、唱歌、發愣，而窗外探頭探腦的原住民小孩觀看著，兩個小男孩拿出玻璃珠，彩色的玻璃珠承載著一個雨季的童年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滾動落寞。此刻，印地安男人及女人在家做什麼呢？看電視成習慣、看書成習慣、接受資訊成習慣的我們，在雨季被「困」於山村，因爲寂寥之感悠悠，散落在豐厚的自然裡而摻雜著不統一的情緒，但印地安人的生命就在此，度過多少窮極無聊的雨季啊。

＊行＊

乘車到眞實村途中，看到印地安原住民在走路。黝黑矮壯的男人從領口處直接套了件黑色皮毛的斗蓬，走在前面，後面跟著印地安婦人，黑髮綁成髮辮，圍著大披肩，提著手編提籃，身邊通常還跟著小孩；也有印地安婦人從肩膀往腋下用布縛捆成一個大包袱，背上還背著頭顱晃呀晃的嬰兒。他們行過山稜線，徒步，徒步中摩托車經過、汽車經過、飛機都飛過囉，印地安人從貧窮的山區村落走出來，經過一處處供乘客搭乘的貨車集散地，有的上車有的並沒有。沒錢只能靠雙腳行動，以步行的速度，行過雨天，泥濘裹住腳踝，一步一步；行過日頭凶豔，土壤乾涸堅硬，城鎭的柏油路缺乏含蓄性格，腳底板踏過，常被發威的太陽熱燙燒烤、常被尖銳的小石子琢磨復琢磨。春夏秋冬更迭，季節拉換過山，依然矗立的布景。

（若是妳，預知未來交通必然壅塞如城市內分泌失調的命運，行走著泥路，擁抱發展的意願是否仍然熱切？）

汽車比摩托車快，摩托車比腳踏車省力，腳踏車當然又比步行快些，但是步行在城市塞車時往往比車快。爲了儘速達到目的地，人類發明又發明，物質基礎擴張，有了摩托車，回不去腳踏車（廢氣污染也罷，工廠牟暴利也罷），有了汽車回不去摩托車（更大規模的工廠出現，更大規模的利益，匯聚到金字塔頂端，由少數人操控把持），文明看似緩慢其實以快得驚人的

速度，朝向更精密複雜的方向推展。

當我習慣開車，馴化的身體坐在駕駛座等待紅綠燈指示，想起因貧窮而不得不步行、不得不受限的人們。同一條路，印地安小孩站在爸爸媽媽身旁，當我們租的巴士駛過，他退閃到路旁，圓亮的眼在雨勢磅礡中濕著身子、濕著衣裳、濕著手中那根幾乎快要被折彎的芋頭葉，透出不平與慾望。如果能夠選擇，他當然也想坐車。少來那套步行的美感之說。但發展，難道必得循著追趕的老路？開發之路，讓土地變成錢、水變成錢、時間也變成金錢，競速、競速，金錢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越來越龐大、也越來越不平均。有錢的白人可以坐飛機到各地觀光做生意，貧窮的印地安人沒得選擇，必須一輩子在出生地步行。飛機與步行。當我們千里迢迢來到的車子駛過山區的泥濘道路，我從車窗看到印地安小孩的眼，他正看著我。我們彼此擦身而過的一眼，撞擊出某些悸動。我突然想到，不知道這個印地安小孩長大後，會朝著金錢追趕，還是逆向成爲游擊隊員？

＊育＊

而革命是場教育，撕裂開制式課本裡令人難耐的消磨。課本常是謊言最大規模的集體出處，光鮮的教室，課桌椅，黑板，板擦與粉筆。當老師背過身寫下「花」——花對於成長過程

中普遍經歷兩三個兄弟姊妹會餓死的印地安小孩，與從小習慣麥當勞叔叔親切笑臉的白人小孩，必有什麼不同吧，像是同一顆種子落在礫石沙地或施肥過度的壞土底，將長出的差異；像是日照天天偏斜，長久導致的陰影？在花之於美麗，美麗之於白晰肌膚的邏輯演繹中，黑板串連著，老師將寫下什麼樣的「標準答案」？

再來，我們教導難一點的字眼，「英雄」（在台灣「吳鳳」這號虛擬人物曾在課本上久駐說是為了糾正原住民出草的習性而被殺成為英雄；蔣中正是民族英雄的頌歌我們也都在小學操場大聲唱過），我們墨西哥的英雄是誰呀？老師從當權者的角度發問。想像一個印地安小女孩坐在齊仰著臉望向老師的同學間，默默疑惑地想起薩帕塔，薩帕塔不會出現在黑板的答案上。再來，「游擊隊員」、「邪惡」、「正義」的意義。進階的封閉體系。（開窗呀開窗！）誰在教室外吶喊？誰在教室內焦急？誰在教室延伸不及的窮鄉僻壤爬不上晉升的階梯？當墨西哥政府透過教育指控游擊隊動亂（革命），革命（動亂）也透過EZLN的訓練及各自治區的教育，推展著觀念。

村落小圖書室裡，鐵架靠牆而立，書籍凌亂，封扉破爛。印地安小女孩及小男孩拉開教室的課桌椅，圍聚著，跳起傳統舞，沒有固定鐘響區隔上下課，我看見他們離開教室時踩踏著活力的步伐，清亮喊著「Zapata Vivi」（查巴達永存）。革命是場教育，衍生一堂一堂的課程，母

語、西班牙語、唱歌、跳舞、騎馬……持槍護衛自我的本領。既然隸屬於政府的教室，開不到印地安人的門前，既然教室分發的課本散播著成套謬誤，乾脆在叢林裡開課。查巴達在各支援村落辦教育，除了針對孩童，訓練EZLN成員是一大重點。我在聖克里斯多街道販賣的查巴達商品中看過那樣的照片——深山叢林裡，EZLN的印地安女人也像男人一樣穿著深色上衣黑長褲，持槍在山谷稜線間不怎麼整齊劃一的動作（我不確知EZLN目前是否仍有在操練），其中一位女孩叫Maria，接受訪問時她二十二歲，對記者說：

「我住的房子，是由蘆葦和泥土建成。從前，我只知道編籃子，但是自從加入EZLN後，我學習到西班牙語，也在EZLN認識我的先生。我們奮戰，是為了土地及更公正的收穫。」

還有一位Captain Martin，Tzeltal族，他說：「我今年十八歲，加入EZLN已經三年，我在這裡學習西班牙語及如何使用武器。EZLN軍隊裡有許多女人，這對我而言沒什麼不一樣。我們在這裡是平等的。我有三個兄弟三個姊妹，他們也全都是EZLN。」

EZLN並有些外圍組織；我在聖克里斯多時，Carl曾邀請兩位從事Network（通訊網）的年輕男孩來與我們對談，男孩說，從前在學校很不快樂，但現在，「組織裡有很多工作，工作就是學習，我們從中學到很多，也比較快樂。」——也許未來查巴達新一代的領導者就將從這些年輕的游擊隊員中誕生。

誰說得準，想法藉由教育像種子經由風、經由水、經由某個不知名的旅客不經意的行腳將帶往哪裡發芽？

我們去拜訪一位掌管教育的游擊隊員，他蒙著臉，壯碩的身軀坐在低矮的教室課桌椅前對我們說，「教室要和世界連結，不管你說什麼語言、什麼膚色，要爲人類做點事。語言的傳承很重要，因爲語言的傳承，同時也傳承了傳統文化及歷史。墨西哥政府教導孩子許多錯誤的訊息。但我們的教育不是要小孩往上爬，去得到更好的職位；學習電腦，不是爲了靠電腦獲得好的薪資，而是一起爲村落做點事。種植、工作、成爲組織裡積極的運動者。雖然我們面臨經濟困境，許多人飢餓生病致死，教育如此困難，但我們不會放棄。」

（不知道爲什麼，我在查巴達學習之旅中遇到的印地安人，說起話來都眞誠地透露著樂觀的認定。）

掌管教育的游擊隊員，希望查巴達自治區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教育，能夠讓族人成爲有能力與村落一起奮戰的印地安人。但情勢在樂觀的話語勾勒背後通常被戳了洞，風吹過，輕易就聽見那現實的缺漏。山區教室缺乏的不只是師資，貧窮仍是最大的障礙。孩童一不小心就要餓死病死，遑論教育。尤其在印地安村落，男女位階仍傳統地不平等，受教權於男女仍有落差。那是爲什麼查巴達革命後會制訂法則，言明「女人有受教育權」。規範其實是願景，透露出現

實，女人通常沒機會受教育。

我閱讀過一個住在非查巴達自治區的女孩，從家裡逃跑去學習的故事。她聽聞查巴達的女人有革命法則保護，在那裡，「女人可以不被打，不管是家人或陌生人」、「女人有權決定伴侶，不被強迫去結婚」、「女人有權決定生幾個小孩」、「有權工作並獲得給付」、「有權參與組織的事物，並獲得領導地位」、「有權當統治者並擁有軍備」，最重要的是「有權被詳盡說明女人的革命法則」。名叫 Isidora，Tzeltal 族的印地安女孩因而一心一意想要加入 EZLN，她說：

> 早就傳聞山裡的革命組織有女人，那給我勇氣去逃跑，因爲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像住在革命軍裡的女人一樣自由。我想要學習讀書寫字。雖然我的村落有學校，但是沒有老師。我每天除了撿材，到廚房幫忙，沒有其他事可做。因此，我從十三歲就想加入 EZLN，但是十三歲還太小，我逃跑，沒有經過父母同意，EZLN 又把我送回去。回去後我被打，再次逃跑去軍隊，不過又被送回去。但是我是下定決心的，我告訴馬訶士如果他們不收留我，我會繼續逃下去，直到我被叔叔打死。看到我這麼堅定，爲了不想讓人們說，軍隊強擄了年輕女孩，他們去和我的村落談，後來我的村落終於同意。

革命是場教育，必然牽涉到性別。查巴達無疑是致力於推動女性意識的，但女性意識的落實，必然遭遇生活化的挫折與挑戰。雖然有女人的革命法則，印地安女人要面對的可不只是村落外面騷擾、挑釁的軍隊及民兵，更有家庭切身的限制。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外出聚會討論。不可以。不可以放下廚房不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絲線綿密纏繞，縛綁的不只是印地安女人，但是身為女人，又是窮困的印地安女人，受的苦往往是雙重的。

>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我常又餓又病。（現在也仍然吃不好。）
>
> 後來我長大，發現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別人有，我們沒有。為什麼我們沒有？我目睹我四五個弟弟妹妹陸續死掉，慢慢地，我知道我們必須去反抗。因為我若是什麼都沒做，餓死的事情會繼續發生。於是，不止我，很多女人都成為游擊隊員。
>
> 剛開始，我必須為這付出代價。縱使我很努力地解釋為什麼要加入游擊隊，男人不懂。男人不喜歡我的想法。他們認為女人就該好好地待在家裡照顧小孩。有些女人也這樣認為，我，我不喜歡她們。

「我不喜歡她們」，這句話讓我莞爾。女人間的情緒干戈透過翻譯輾轉來到我面前，令我會意地心生微笑。這是二〇〇一年三月八號，CCRI（Clandestine Revolutionary Indigenous Committee）

中一位女性成員，在墨西哥市以簡易的（剛學會沒多久的）西班牙語說的話。

CCRI的成員，是查巴達各支援村落選出來的代表。按組織架構，EZLN必須聽命於CCRI的決議。馬訶士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發動武裝攻擊是村落投票決定的。而參加國際婦女節活動（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Rebel Woman）的CCRI成員，也隸屬於EZLN。我的研究不夠深入，無法確切歸納分析查巴達各支援村落的運作情形。權力如何分配？性別平等落實的程度？倒是在聖克里斯多時從查巴達「出產」的木頭小玩偶中，先認識馬訶士之後便是Ramona。

在CCRI第一次出現在國際媒體時，Ramona帶著她的武器——像其他人一樣，一枝老舊的來福槍，安靜地，直視前方，走出來。透過年輕游擊隊員的翻譯，她告訴記者，在成為CCRI領袖前，她靠手工刺繡維生，有時候一件大的作品必須耗費三年才能完成，然後她會走去聖克里斯多將刺繡賣給藝品店，不過通常被給付很少的價錢。她說她的任務是去喚醒與她相同處境的同胞。Ramona的黑髮已有幾縷白絲。也許是她瘦小但目光有神的形象吸引人，或者她作為EZLN領袖的初次公開亮相，恰足以填補國際媒體對於女性游擊隊員形象的匱乏與缺角，她很快紅了起來，成為產量僅次於馬訶士的木頭小玩偶造型，長髮，斜背著來福槍（雖然後來她甚少露面）。Emmanvel還曾經炫耀地指著他身上的美麗背包對我說，那是Ramona親手做的呢！

不過在形象符碼之下，Comandante Esther 一句「我不喜歡她們」，倒生動勾勒出女人的革命法則在村落推行時會眞實遇到的細節。爲了自由而逃跑抑或爲了家庭而固守？成爲游擊隊員或信仰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衝突的思想及各自處境，革命，革命只是一場教育的開端。

拒絕政府的學校之後，叢林裡仍迂迴著衝撞著、沉思著往返著一堂接一堂的課程。誰是老師常出乎預料。例如在眞實村遇到一匹棕咖啡色駿馬從小徑奔跑而過，當氣流從我身旁席捲馬兒嘶息以及吆喝聲，騎在馬背上的印地安男孩，飛揚的身影讓我打心底讚嘆：（老師，我也想學騎馬。）例如那個下午，剛考上墨西哥大學的男孩與我坐在眞實村草坪，望著遠近山巒，問我，台灣是什麼地方？

革命呀是場教育，餘震至今，想法飄山蕩海地分享傳遞！

＊樂＊

女孩從樹梢對我探望，裙襬下的小腿沾滿泥巴，她手中拖著盤子，裝有沙土、樹葉及花朵。瞳眸晶亮，彷彿在對我說……她在對我說什麼？陌生的音節，我聽不懂。站在樹下，我遙望她像遙望世界的彼端。對峙。互懷善意但漸趨尷尬的對峙。

她從樹梢滑下來，帶著辦家家酒的盤子，往樹林作伴的破舊木造屋走去，並不時回過頭來望我。

（要我跟妳去嗎？）我疑惑地跟著她來到木造屋前，堆滿木材。她轉過身來看我，站在屋前一動也不動。

（什麼意思呢？）我難以迎上前去，退敗地走不過去。

（妳要我跟妳玩嗎？但我們言語不通耶。）

（還是，妳其實拒斥著我，回過頭，只不過確認我是否已走遠？）

唉，不懂。

我尷尬地回轉過身，離開。

回到住處，從木造屋的窗口望出，隔著鐵絲網，另一個村落緊鄰。在眞實村，印地安女孩的玩具是樹葉花朵，男孩則有彩色玻璃珠。有次我還看見兩個印地安男孩站在村落草地，各拿一個養樂多瓶罐，模仿電話的傳聲筒，由中間穿過的絲線對話。喃。音波震盪。從前島嶼村落也流行過這玩法。但是隔著鐵絲網在草叢間劃起的界線，有天我無知散步著，聽見風琴樂音及歌聲，朝音樂的源頭走去，眞實村的年輕男子卻適時叫住我，示意我不能過去；那是另一個村落，接受統治者安撫的村落。（過去會被殺掉。）年輕男子作勢往頸項橫切。一邊隸屬政府，一邊是反抗軍。我站在邊界，從木造屋窗口望出去，發現那邊的印地安女孩在家門前玩辦家家

酒，隔不到幾公尺，手中抱著的是金髮碧眼的洋娃娃……。

濃霧中的篝火

「有些人接受政府補助，就住在我們隔壁，那些村落敵視我們，但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選擇。希望有一天，他們也能夠理解，他們其實和我們有著相同的處境，印地安原住民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

當Xenon發問，在眞實村發現隔壁村接受政府補助，經濟狀況明顯比眞實村好，不知EZLN對此有什麼看法時，站在坡地的游擊隊幹部如此回答。

那是新年過後，我們離開眞實村，前往查巴達另一個支援村落奧萬提克。奧萬提克以木樁、鐵絲網及溝渠圍起馬路邊的界線，入口照例有兩三個青年在守衛。從眞實村坐車來此，氣候轉寒，景致也由綠意盎然的草地轉爲霧氣茫茫的黑泥地。一行人進入奧萬提克，青年站崗處有一間木板及鐵皮搭建的小屋，作爲入口商店般地歡迎著客人。木造屋的牆面繪有壁畫，油彩透出木板紋理。一雙雙彷彿哀傷彷彿鎮定彷彿略帶怒氣的眼睛，翹著眼睫毛，從滑雪面罩的黑

底張開眼，其上還有一排小人兒手牽手排排站。在我看來，奧萬提克的壁畫水準比眞實村高，其中一幅以單純的黑色線條在白色牆壁描繪出兩株玉米，站立著像侍衛般陪襯出印地安女孩蒙面的眼神，更是溫柔堅毅。

新年剛過，歡鬧氣氛猶存，據聞新年場面盛大約莫五千人，但我們資訊有誤，千里迢迢抵達「盛大」旁邊，在慶典後才來到奧萬提克，不過仍然在村落遇見不少政治觀光客。來自瑞典、義大利、加拿大、當然少不了來自美國的運動者。西雅圖一位導過《民主看來就是這麼回事》（That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紀錄片的年輕導演也來到，這部片子記錄西雅圖反全球化的示威行動，但評價不一，如同年輕導演的查巴達紀錄片，眞實叢林加電腦特效，像另一種形式的MTV，缺乏深沉。

運動者初認識，彼此閒聊，言不及義。標示著COOPERATIVA（合作社）的小店進出著政治觀光客。我坐在長板凳上，手拄著木桌，望著小店漆成黑色的牆壁及大紅的櫃檯。像島嶼鄉間的雜貨店，奧萬提克唯一的一間小店也用鐵架陳列罐頭、香菸、水桶、零食等民生用品，紙箱裡放著香蕉串串，收銀處懸掛各色縫製衣裳用的絲線。小黃燈泡不需要燈罩，從山區盜取電力來發亮。一張張DIY的錄音帶，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歌唱及演講的實錄。要賣給政治觀光客的衣服、海報、明信片、小玩偶及馬靴等，果然被熱情光顧；Tim邊買邊問，每年從世界來到

的政治觀光客，是否爲村落帶來不錯營收？

「政治觀光客通常在新年時才來，平常人不多，應該沒什麼具體幫助。」Carl回答。

在小店吃完晚餐，炸魚、咖啡及玉米餅，夥伴們拉緊外套拉鍊，戴上毛帽，拿起手電筒，摸黑上坡回住處。沿山壁一整排木造屋，推開其中一間，木門正對著走道，直通牆壁，兩排簡易的木板床上下舖可睡十多人。我猜想這是專爲政治觀光客而蓋，因爲明顯不是印地安人的居家格局。拉出睡袋，鋪在刨得並不怎麼光滑、甚至一小不心可能會被木板皸裂刺傷的床面，穿毛衣鑽進睡袋，摩擦著穿襪的腳指頭，雙手環抱，仍覺背脊寒涼。寒意從泥地竄起，從木造屋斷斷透入，冷呀，我哆嗦著起身，依稀看見夥伴們的睡袋，一床床，在淡薄月光清冷的探照中。夜寂寥呀，大家都入夢了吧，我嘆口氣，蜷縮地躺下。

隔天清晨起床，走出屋外，以剛學的西班牙語向印地安人及政治觀光客們道早安。

我們被邀請到村落一間公共廚房吃飯，水泥爐灶在戶外升起火，印地安男人看顧著材火，煮著蛋湯。屋樑懸掛閃爍的小燈泡，印地安婦人烙著玉米餅，炒著洋蔥與豆泥，而政治觀光客們像吃自助餐般拿著餐盤，趨前取用食物。過年後仍留在奧萬提克的政治觀光客以墨西哥人居多，他們有的還帶著年幼的孩子前來呢。吃完餐，排隊在水龍頭下洗餐盤。我們等待著EZLN的領袖通知我們會面。

會是誰來見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不確定。

傍晚，夥伴們被通知去等待。濃霧不散，白色霧氣中樹林根本看不清輪廓。小心翼翼爬著，我們來到山坡一間已然廢棄的工寮，傾倒的柱子已在斷面長出青苔，黑泥地留有之前篝火的殘餘。沒地方坐，坐在哪裡屁股都會濕掉，只好走來走去。等不到EZLN的領袖，索性再去附近撿些細材來，打火機及紙張，努力在陰冷中生起火——奇妙的火呀，祭典不可或缺的火苗，城市生起不來的火！被點燃後，旺盛燃燒，看著火舌席捲過深褐色的木材，亮出神秘的橘紅，大夥都伸出手迎向嗶波作響的溫暖。終於在黑夜來臨之前，火苗竄升間瞧見兩位游擊隊幹部，一高一矮，從霧氣深厚中走來。

他們穿著牛仔褲，蒙著面，站在坡地較高的位置，問我們有什麼問題要問？

夥伴們熱切地發問，由Carl及Ernesto將之翻譯成西班牙語；我想知道查巴達面對觀光以及個別買賣的態度？

濃霧中游擊隊幹部的話語，像是從遙遠的外星球傳來，異常溫柔緩慢。「基本上，我們當然希望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分享，但是對於某些人私自去賣東西，我們也沒什麼辦法，只能努力將組織做得更好，讓教育更全面……。」我非常專注地聆聽，但感覺場景總有點超現實。寒冷而安靜的山坡只有我們幾個人，視野穿不透濃霧背景，世界彷彿只剩下篝火所能亮著的這一

小塊山坡地。一高一矮兩個游擊隊幹部，樹幹般站立，蒙面的臉更增添神秘色澤。問答間，急切地去慢條斯理地回，火星飛舞間，我隱約看見矮小的那個幹部，像我一樣拿著筆記本，努力將問題記錄，說是要回去報告給查巴達改進。

長征後，接下來呢？

當時那些提問，尚未明晰其後演變。我離開墨西哥時，查巴達的處境仍介於曖昧不明的轉變期，介於快要從地下組織正式浮出檯面的階段。福克斯競選總統時，政見之一便是儘速與契帕斯省的「亂軍」和談。而政府也確實在新年前後陸續釋出善意，但疑慮仍普遍存在。電視報紙無不以此為頭條。查巴達從一九九四年武裝革命以來，以退為進地在契帕斯省山區佈點、佈線，朝國際知名度推進，其支持度，在墨西哥市時隨便問一個計程車司機，便會從點頭中得到大致的取樣。福克斯上任後第二天，當國際注目的焦點放在墨西哥七十一年來首度的政黨輪替（轉移，轉移），馬訶士宣布了長征計畫。

從拉坎肯叢林區展開為期十五天、走過十二個省分、三千多公里路的一步一腳印。從邊陲到中心逆轉的路線，當時我搭公車搭到屁股快要著火的漫長旅程，馬訶士率EZLN成員及查巴達相關組織，浩浩蕩蕩，在夾道成千上萬支持者送上茶水及感動之意的簇擁中，步行往墨西哥市。步行，以印地安原住民普遍貧窮的速度，踏踏實實昭告土地及神靈，昭告玉米田及咖啡樹，昭告黑夜與白晝，所有支持與反對的人民，查巴達要步行到總統府前發言！

那是二〇〇一年冬春之交，我已回台灣。然後在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一日，查巴達的領袖們在近十五萬民眾的歡呼聲中，首次登上總統府前的講台，鎂光燈齊聚，馬訶士說：「現在是福克斯及墨西哥民眾，聽聽我們聲音的時候了。我們在這裡，以反抗者的身分要求：民主、正義、自由！」而我剛好在島嶼鄉間吃晚飯時瞥見電視播放那樣人潮歡騰的場面，短短幾秒的國際新聞。

革命之後年年變化的情勢，水湧出後，渠道形成。

後來從網路閱讀到相關文章，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那次長征，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瑪戈（Jose Sanamago）、美國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演員勞伯瑞福（Rober Redford）、法國前總理夫人密特朗丹妮爾（Danielle Mitterrand）、法國農民組織者玻維（Jose Bove）、法國社會學家阿南・杜罕（Alain Touraine）等都親自前往，表達支持之意。

雖然人在現場時我已約略感受到查巴達的國際魅力，尤其在聖克里斯多時遇到來自各方的

左翼白人青年，更體會到查巴達像是個「符碼」，但確知那麼多「名人」前去，仍有些驚訝。也許有機會U2也會去吧。但亞洲人呢？非白人呢？在地緣及歷史源流之外，有色人種在反全球化運動的發聲力量是否有在串連及拓展？還是仍處於全面接收的位置？

民主！正義！自由！馬訶士身穿軍裝，戴著滑雪面罩，仍然斜背著象徵意味濃厚、陽光下閃著銀光的子彈匣，他在演說時手拿墨西哥國旗，「墨西哥的三色旗，是我們原住民的旗子，紅色是我們鮮血的顏色，綠色是我們種植的作物，白色是我們的心智，我們的國旗是我們的作品，但是我們在自己的國家，卻沒有地位，從現在開始，讓我們爲了爭取而前進！」彷彿可以想見馬訶士向群眾揮出手勢（前進——），而前方，和談將啓。

查巴達在多次公開的場合都再三強調，印地安原住民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從墨西哥分離，而是要政府「承認」印地安原住民也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但「承認」、「尊嚴」，甚至「自由」、「民主」、「正義」等字眼所指涉的意涵，想像中也許氛圍相似，不過落到現實脈絡裡可就常被各自詮釋，各自詮釋的背後，是各自的權力及理念，甚至「革命」這字眼都曾經被屠殺墨西哥原住民的統治者「革命建制黨」使用過呀。

在我理解中，查巴達所提及的「承認」更具體的意思是，給予印地安原住民自治權——包括土地、文化及組織架構。查巴達提出了原住民法案。福克斯也迫於現實（現實是查巴達發出

的聲音，已非政府所能強行打壓或視而不見），向議會提出隱含重新制憲的原住民法案COCOPA，但法案在議會裡幾經折衝，因爲如果全照查巴達要求，印地安原住民自治區的資源開採權，要全部交還原住民——那不止威脅到墨西哥的富裕階層，更是對美國爲首的跨國資本嚴重的損傷；商業利益已是民族國家政權背後最大的作手。因而，法案在議會討論，權力在交相鬥爭。

誰說和談的局面，比持槍攻佔城市容易？

墨西哥政府請馬訶士去議會報告，一個持槍的游擊隊員去到議會，向那些穿西裝的議員報告？和談過程中，行爲之拿捏。馬訶士沒去，他在抵達憲政廣場後隔天，應社運團體邀請，在演說中自行提出了當時媒體及人民都開著鏡頭關注的焦點，「我們已經來到權力的中心，且發現頭上被帶了花，但問題是，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在原住民法案仍在議會衝撞時，社會運動者Sam Ashman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建立自由基地是不夠的，國家及資本無法像路上的障礙物，避開就好，若查巴達要繼續抗爭，他們無法獨自對抗自由經濟。一個有力的運動應當結合同樣深受其害的團體。墨西哥目前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口位於貧窮線下（每日所得四美元以下），而百分之十五的人口過度富有。查巴達

正面臨選擇，他們將選擇哪一條路我們不知道，但正如法國報紙（*daily Le Monde*）指出的，如何將印地安運動拓展到更爲廣泛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將是查巴達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和勞工運動串連？和貧窮階級一起使力？該如何做？怎麼走？

離開現場後的我持續（並不積極地）注意著墨西哥的新聞。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墨西哥參眾兩院分別通過COCOPA法案，並沒有全部符合查巴達的要求。有評論者指責查巴達過於妥協（奮戰那麼久，不該只是這樣），也有聲音肯定印地安原住民長期抗爭後的初步勝利。但接下來呢？

接下來，死神難道已收起鐮刀？敵人難道不會在明晃晃的槍枝放下時，來個背地裡的偷襲？而對抗的姿態如何不失去準距？當查巴達被冠上冠冕，接下來呢？

我想慢

回到島嶼，我坐在城市公寓堅硬的沙發椅度過手拿遙控器的尋常日子，沒錢裝無線電視，遙控器只有四個選擇。還好有公視。公共電視播出國際新聞時會在片頭快速流動來自

「世界」各地的短暫畫面——「世界」，於我童年電視不普及的鄉村，世界最遠的想像邊界，常暫停在台北。「世界」，於我報社上班後不得不成爲虛擬國度的公民時，世界常由網路銜接得到、鏡頭獵取得到的訊息構成。我知道我的行動遲緩，尤其站在「發展列車」進站的月台，心底隱隱抗拒，猶如烏龜無言哀傷沙灘被水泥逐年攻佔，而心不甘情不願地仍舊回到出生地追悼。我所理解的世界，正往羚羊與獅子的競速前去！天黑後，短暫的休憩，獅子時常失眠，因爲牠知道若是隔天沒有早點起床，羚羊可能會搶先跑走，牠就要餓肚子了，而羚羊同樣也苦於失眠，明天要如何趁太陽還沒升起、獅子還未動身前快跑。矽谷高科技產業的工作人員，慣用獅子與羚羊的比喻，強調速度的重要。「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廣告詞也普遍恫嚇。於是，地球成爲獅子與羚羊踩在腳底耍特技的玩具，越滾越快，越滾越快，色彩斑斕地滾成灰色——連帶滾出一堆烏龜，被獅子與羚羊狂奔的蹄，狠狠踢去。

在南非的馬拉威、新巴威、尚比亞、賴索托……持續上百萬人處於嚴重饑荒營養不良的惡境；在中東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殘破不堪的廢墟黃沙般流竄著難民；在亞洲的越南、緬甸、寮國、印度……瘦黃的兒童在觀光區沿街乞討；而墨西哥市，這座人口一千八百萬的大城，因爲企業超抽地下水正以每年二．五到五公分的速度在往下沉。

人類社會往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方向失衡發展。

我想慢，（就安插我懶惰之罪吧！）我想慢慢地吃飯，享受食物之美味，坐在石頭上享受微風吹過肌膚時打心底的戰慄。我想慢，想好好地睡，沉入最深的夢底遊蕩。我想慢，想在颱風來臨前放肆地欣賞天地澄藍橘黃，大氣魄的瑰麗伴隨著烏雲難得的氣勢。我想慢。盡量不往傾斜的一方發展；盡量不購買，盡量在城市滋生出千萬慾望如卵呼喚的視覺外，別過頭，想一個人於天地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麼？

從墨西哥回來之初，我腦中仍踩踏著印地安婦人的赤腳，瞧見百貨公司潔淨豪華的櫃檯前，女孩們為指甲衣服鞋子樣式考究再三，曾一時落差地覺得，好虛幻。

我想慢，但自覺個別理念無法逃脫物質基礎的牽制，我，一位女性，出生島嶼經濟大致已揮別吃不飽的年代，出生中產階級家庭，也逛百貨公司買衣服，因而才有餘裕坐在電腦前打上「我想慢」三個字吧？

貧窮缺乏「本錢」實踐著慢，但看看島嶼的情形吧，發展，難道必然重複著一條老路的錯誤？

建設、建設，如今我聽到建設就害怕。坐在車廂裡，雙手安放膝蓋，抬頭，注視窗外風景一站站經過——白鷺鷥被迫沿人類的交通路線不斷擴張、不斷逃亡地遷徙，這一站要蓋監獄，下一站要蓋警察局，下下一站是行政大樓，還有周邊腹地四通八達的商圈……，我從車窗看見

競速的道路旁一小塊樹林，白鷺鷥在高速駛過的車燈旁低垂著族群認命的羽翼，不安地群居睡去；看見島嶼的都市原住民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去到河邊徒手造屋，蓋出家園簡陋的違章建築，像墨西哥叢林山區的印地安原住民，位於現代社會的底層，但卻缺乏自然美景的撫慰。一站一站，車廂連結，誰在駕駛艙裡？我們搭上了「發展列車」，那感覺很像上錯了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方已沒有任何出口，且不准回頭。

除了順從，難道沒有其他路可走？

我想慢！但沒辦法像美國的「大學炸彈客」卡辛思基①郵寄死亡包裹給科學家，大聲喊，停，停止科技為權力作嫁，沒辦法自島嶼現有的運轉體系抽身，跳出來以身阻擋發展列車的蠻橫，我只是深切地體認到，當金融勢力主導著科技與資訊的發展，有些問題像地球臭氧層的破洞——在貧富不均的基礎上，問題叢叢地加劇。

紐約、非洲、阿富汗、巴西、塞爾維亞……，當墨西哥印地安人因為貧窮而在大自然裡餓

①「大學炸彈客」卡辛思基是哈佛畢業的數學教授，但後來多年隱居蒙大拿州一間沒電沒水的山中木屋，在那裡閱讀寫作，並郵寄炸彈包裹給世人，以宣揚他反科技的理念。可參閱《大學炸彈客》一書，Nancy Gibbs等著，黃裕美翻譯，聯經出版。

死病死，回到相對富庶的島嶼，有車階級常在城市裡因停車問題而與人爭吵氣得半死；有職業的婦女常爲愛情耗費著心力，夜歸時，更要恐懼青少年無處發洩的無聊與恨意；而青少年也時常氣憤著警察仗恃公權力的威魄掃蕩；而拾荒者在島嶼骯髒污穢的溝渠旁討生活，還有那些位於貧窮線下的烏龜（這世界超多烏龜）。眾生相。各地差異著讓人類生活不快樂的因由，種族、性別、宗教、教育程度……當學習之旅的夥伴們去到墨西哥叢林學習印地安原住民爲了免於餓死而奮戰，回到美國，他們要對抗的更大成分是在高度開發中國家生活所易於被纏繞的虛無。眾生相。地球各地的故事豐富多樣，但背後，像雲層背後，天空的破洞，權力結合著財富，壟斷在極少數人手中，是不爭的事實。

如同二〇〇二年五月出版的《如果世界是一百人村》一書中所說。書中將一封廣爲在網路流傳的郵件，搭配圖畫出版。這封郵件是根據英國一位環境學者杜奈拉・梅多茲（Donella H. Meadows）在報上發表的、將世界公民（The Global Citizen）縮小比例爲「如果世界是一千人的村子」的現狀報告再簡化：

目前全世界有六十三億人口
如果世界縮小成
只有一百人的村子

會變成怎麼樣呢？
這一百人之中，
五十二人是女性，
四十八人是男性。

七十人是有色人種，
三十人是白人。

至於全村的財富
有六人擁有其中的59％
而且他們全都是美國人
有七十四人擁有其中的39％
有二十人分著剩下的2％

至於全村的能源
有二十人耗費掉其中的80％
有八十人分用著剩下的20％

簡化後的數據統計，令人驚懼的現實。但面對地球資源及財富巨大的失衡，電子郵件中僅消極地強調能收到郵件者的「幸運」，要人們不要抱怨，而只是溫馨地結尾到：「請發自心底地唱歌吧！請你去愛這個有你和其他人的村子吧！」——如此而已嗎？「愛」要如何具體落實？我討厭虛假的溫情表象。但身爲這樣「地球村」裡的渺小一員，該採取什麼態度面對歸納出的大原則之下一個人吃喝拉撒睡的現實生活？在理念的推演與觀察中，「我想慢」的行動該是什麼？

Zapatismo：查巴達提出問號

Zapatismo（查巴達思想）不是主義
不是教條的買賣
而是種態度——
開放且柔軟地發生在任何地方
Zapatismo提出問號
「什麼拒斥了我？」

「什麼孤立了我？」
每個地方的回答不同
Zapatismo陳述問題
並講明這些回答
是複數的
回答也包含在Zapatismo之內……

——節譯自馬訶士的話

Zapatismo！
查巴達提出問號！

在學習之旅結束前，夥伴們回到聖克里斯多，最後一夜，Carl帶我們去聖克里斯多的PUB，僅一天之隔，我們從貧窮的印地安村落來到喧囂頹廢的地下酒吧。PUB的階梯狹窄幽暗，踉蹌的吸毒者、飲者及舞者在分貝張狂的小空間裡摩肩擦踵，拉丁舞曲搖擺著民族情緒。夥伴們也在擁擠的舞池裡伸直手朝絢爛的燈光畫圈圈。跳舞，跳舞，跳舞。我坐到舞池旁的高腳椅喝啤酒，想起來到酒吧前，夥伴們聚在Carl住處的工作室，學習之旅將結束，火爐前總結並期許。Carl說他想創造一個自由基地，有自己的電台及相通的社區，教育人成爲眞正的人，在他

的想法中，「一個人應該要會煮飯、用槍、寫字、看書、照顧自己並與人溝通；而成爲查巴達分子，其實就是成爲一個『人』（To be Zapatismo is nothing more than being a human）。」Emmanvel補充提及網路，虛擬的網路連結很重要，那是由下而上對抗全球化財富權力分配不均的重要武器，而網路背後的眞實也要在地蹲點經營，基礎力量發展好，網路一發聲，背後才不會是虛的。但我疑惑著，說不出大聲的我要做什麼。

城市不同於叢林，菸酒、音樂與毒品，當印地安人拿吉他面山清唱，回到地下酒吧，樂團在舞台邊抵禦商品炒作的邏輯。當印地安人爲玉米的收成持槍武裝，大麻合法化的運動在城市街巷流竄。人之爲人呀，原本尊嚴的角度簡單一致，但落實到各地方的個人顯然又像泥巴各憑手勁捏塑。隨興或嚴謹，進入體制或邊緣打游擊，廢的特質滲透著積極，外在環境牽涉著內在矛盾。遠道來墨西哥取經的左翼青年，和印地安人有著成長背景及立足點的差異，經驗或可借鏡，回返「平日」後革命具體的內涵是什麼？

Zapatismo！

查巴達提出問號！

在學習之旅最後一次討論中，夥伴們列舉出查巴達運動的特質，除了大量使用詩及象徵、具國際煽動性、去殖民化、落實村落組織、不走選舉路線等，再三提及的便是Zapatismo（查巴

達思想）。我不確知該如何翻譯Zapatismo，因爲Zapatismo的字眼難以圈圍。既非哲學也非主義，更不是條列的明文規定。隨著查巴達運動而廣爲西方左翼青年接受並傳頌的Zapatismo，若眞要定義，可說是某種生活方式吧（Zapatismo as way of life），以人之爲人，有尊嚴地活著所需要的基本需求而奮戰而思想，Zapatismo提出問號：

「什麼拒斥了我？」

「什麼孤立了我？」

拒斥了、孤立了你我他，作爲一個有尊嚴的人，吃飽、睡好、享受生命基本美好的權利？

問號！

問號衝擊墨西哥政府，衝擊美國跨國公司，衝擊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衝擊那些掌控多數財富的少數階層，同時也像浪頭般打來，我問我自己，短暫的叢林之旅帶給我什麼影響？

總是我想起，那年新年在眞實村，游擊隊員宣讀完革命宣言，說：「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夥伴們輕輕擁抱，站在草地上，迎向闃黑山巒堅定陪伴著村落，迎向時間剎那湧過來記憶洶湧。當音樂從舞台的擴音器響起，政治觀光客陸續退到涼亭準備欣賞印地安人赤腳跳起新年舞，我站立著，一時之間不想移動，是新年呀，地球繞轉，而我在此，肩膀仍留有夥伴們鼓舞的餘溫，耳朵仍迴盪著馬訶士的話語，像是在親切地對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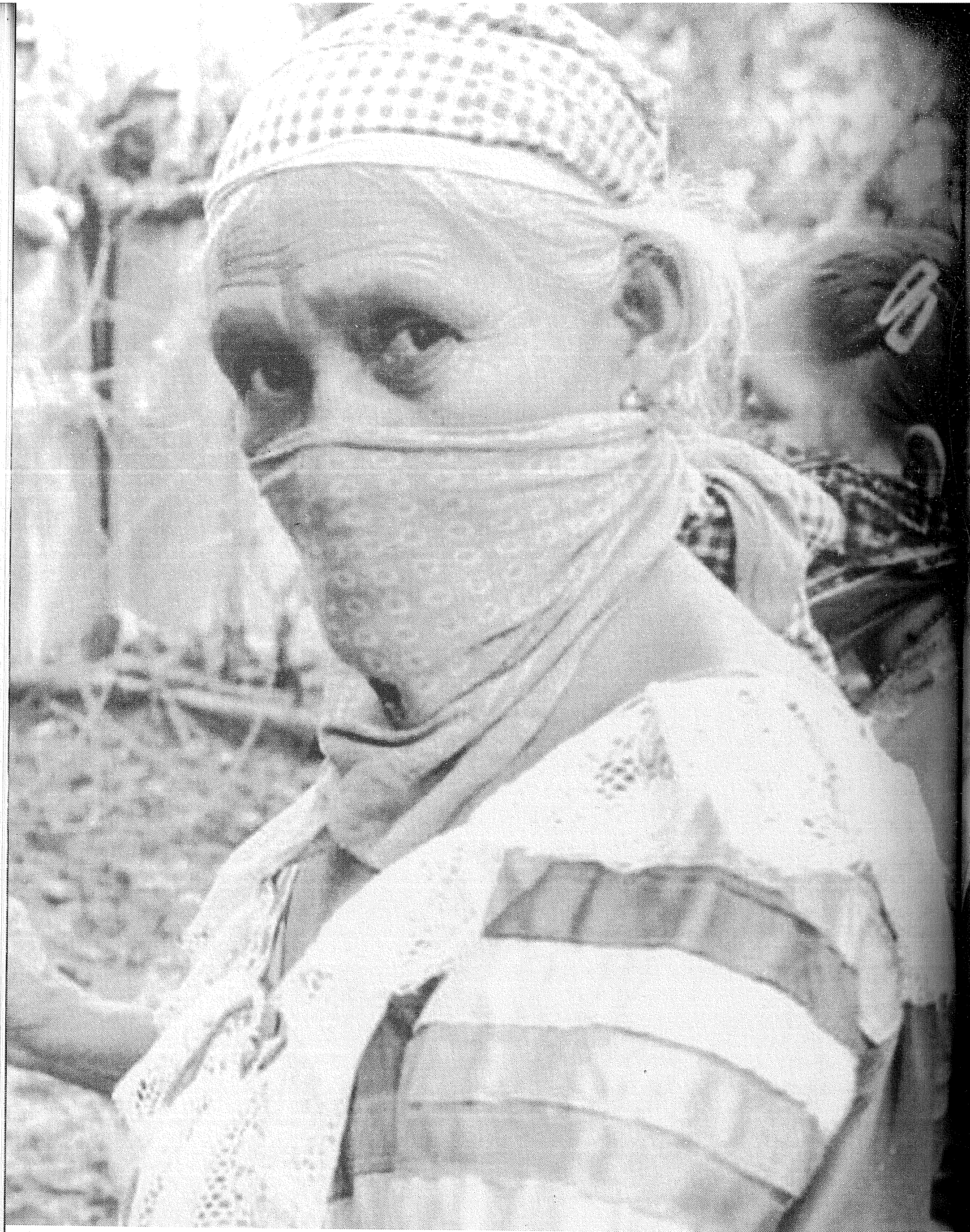
查巴達不只是為了瑪雅原住民的權益而奮戰，而是對抗自由貿易市場中的一支隊伍。我們就是你！馬訶士可能是三藩市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裔人士、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以色列的巴基斯坦人、波士尼亞的和平分子……可能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農夫、一個失業的工人、一個不快樂的學生、一個單身女子走在十點過後的街道……。

一個單身女子呀！Zapatismo！我想我不會忘記，在我生命困頓時，跟隨Estacion Libre的團隊去到墨西哥山區，認識了為理想苦撐的美國左翼青年及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男女，實地觸碰大規模的貧窮，傾聽故事，世界——世界於我內裡彷彿一路隱晦地朝邊緣又跨出了些，外貌沒什麼變化，行為也看不出具體轉向，但那為愛鑽牛角尖的小女孩呀站起身來，意識到腳邊被框起的界線有些褪去的跡象。跨過經緯線，朝前又朝前；我惦記著自己答應EZLN朋友們的承諾，那時迎戰飢餓的他們鼓勵容易虛無的我，去看看，去看看，世界會歡迎一個女子少點依賴、更無懼自在的勇闖！

當問號持續發聲，縱使大環境如此敗壞，縱使有生之年我們看不到烏托邦稍具雛形，但重點不在於我們能否「成功」地翻轉世界，而是在意識到現狀後，我們揉雜著歡欣挫敗痛苦與感動，對理想採取的行動與態度——黑暗中開出的花，像馬訶士抵達墨西哥市憲政廣場後所說，接下來，接下來要在日常生活中，奮戰地綻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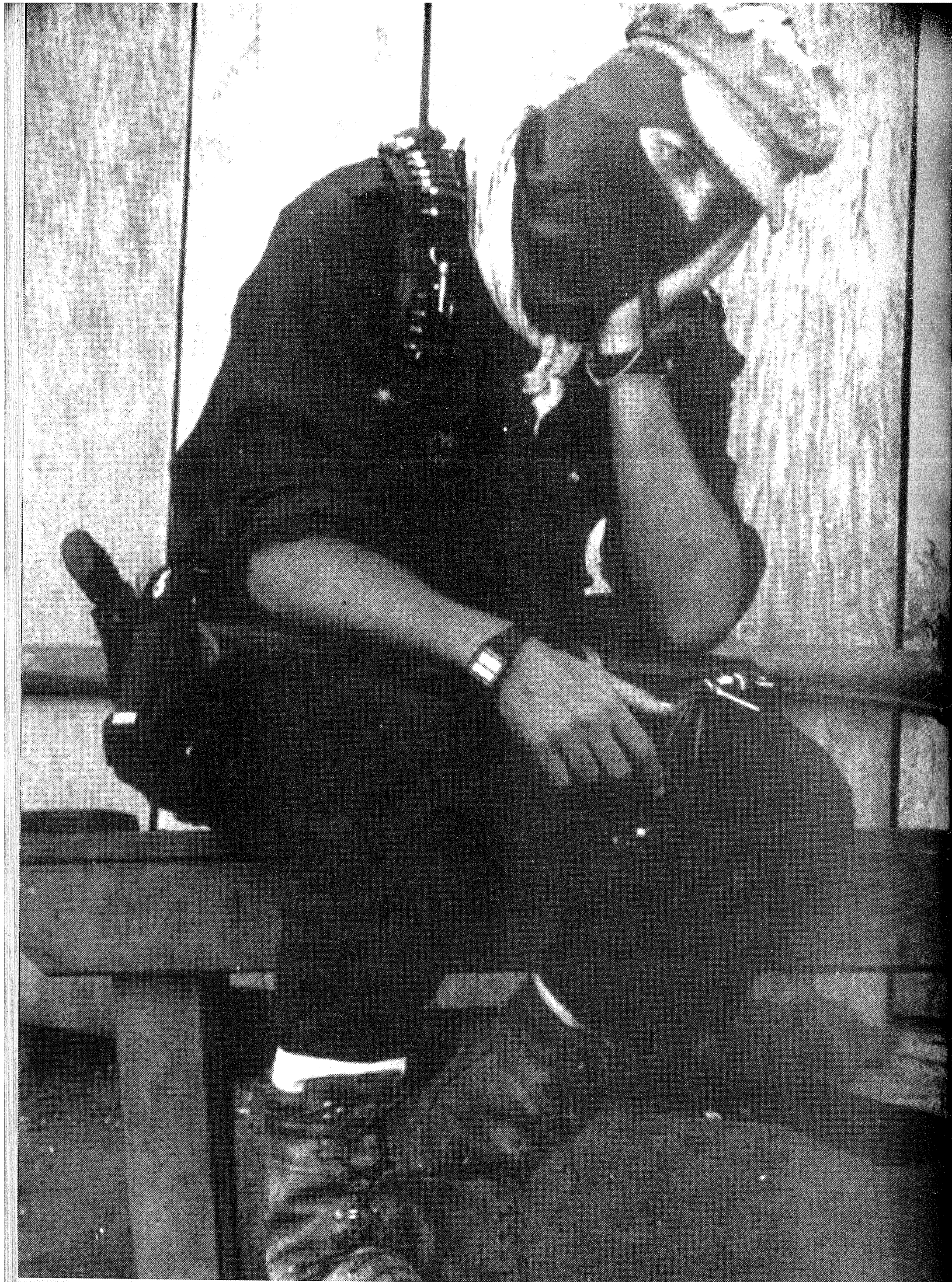
後記

延宕好久，文章終於暫告段落。從墨西哥回來後，我投入家鄉選舉體驗所謂民主制度的粗俗及人際互動的鬥爭與感動。Emmanvel回到那間專賣中南美洲及原住民書籍的小書店當店員。Tim繼續當電腦工程師，很高興他結婚了。Carl在查巴達運動獲得初步勝利後離開墨西哥，回紐約居住。而Zenon去中國大陸念書，與我通了幾通電話，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他告訴我一個「笑話」——知道美國本地為什麼沒有政變嗎？因為美國沒有美國大使館。這期間，偶爾我坐在島嶼電視機前，看見反全球化運動出現西方青年熱血澎湃的畫面，心裡就會惦記起那些朋友，他們可能就在那群人當中吧！我們都像馬訶士說的以各自的方式摸索著人之為人的種種，遇見契合的同志微笑點點頭。雖然局勢從未好過呀，但我堅信，夢想必然被磨難卻也從未消失過！



● ● ●
叢林生活：抗爭。出自查巴達自治區出版的日曆。

● ● ●
叢林生活：唱歌。出自查巴達自治區出版的日曆。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馬訶士。（Yuriria Pantoja Millán）

叢林生活：巡邏。出自查巴達自治區出版的日曆。

一九九八年元月，契帕斯省，拿木棍赤腳抗爭的原住民婦女。（Pedro Valterierra）

2 月，墨西哥社運人士，包括教會力量，促使政府與查巴達對談，即所謂的「大教堂對話」。3 月，政府的和平提議，遭到查巴達自治區的否決。

8 月，查巴達召開國家民主大會，廣邀各地超過六千個社運代表，進入到叢林，並成立「阿瓜斯卡連迭斯」(Aguascalientes) 自由基地。

12 月 19 號，38 個查巴達自治區，組成公民政府。而墨西哥的匯率在兩個月內，迅速貶值超過 50%。國際貨幣基金挹注五百億美金，卻不能減緩墨西哥急遽增加的失業率以及大幅下滑的生活水準。

- 1995 年，美國大通銀行 (Chase Manhattan Bank) 發行一份報告，要求墨西哥政府消滅查巴達人。同一時刻，數十個原住民社區，超過五萬人，公開宣稱他們都是查巴達。

  3 月 9 日，軍隊大規模進攻受到查巴達分子影響的社區，並且派遣兩萬民農工，摧毀阿瓜斯卡連迭斯，查巴達則以建立新的阿瓜斯卡連迭斯──原住民的抵抗核心──來作爲回應。

- 1996 年，2 月，查巴達民族解放軍與政府簽訂「San Andres 協定」，明列土地改革計畫、原住民自治以及文化權力等條款。

  8 月 30 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與政府的談判，再次破裂。

- 1997 年，查巴達人抵達墨西哥市，建立非武裝的原住民運動力量。

  12 月 22 日，隸屬於革命建制黨的民兵，持槍攻擊原住民自治區 Actel，造成 45 個原住民死亡。

- 1998 年，政府當局爲了掩蓋 Actel 事件的眞相，於 2 月開始，驅逐外籍的人權觀察者以及記者等。在接下來的兩年當中，共有約莫 150 人被驅逐。而政府持續在契帕斯省增加軍事力量，派軍警進入查巴達自治區，銷毀紀錄並逮捕當地領袖。

  6 月，政府軍對查巴達自治區展開拂曉攻擊，又造成 10 人左右的死亡；墨西哥社會爲此發出怒吼，要求政府停止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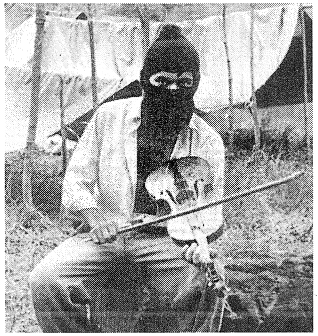
- 1999 年，3 月，查巴達召開原住民權益及文化諮詢會議，超過五千個查巴達分子在墨西哥各地，發動爲期一個星期的民間教育活動。3 月 20 號，超過兩百萬墨西哥人在數千個投票所投票，催促政府履行與查巴達簽訂的「San Andres 協約」。

  7 月初，監獄內的查巴達分子絕食抗議。7 月 2 日，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當選總統，結束了革命建制黨長達 71 年的統治。

- 2000 年，政府的軍隊自三個查巴達自治區撤退。
- 2001 年，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展開路經十二個省分、三千多公里的長征，前往墨西哥市。
- 2001 年，5 月到 7 月，由於政府仍不完全履行「San Andres 協約」，幾經考量，查巴達拒絕政府所提的自治方案。
- 2003 年，7 月，馬訶士宣稱要出版《查巴達公報》，報告查巴達現況及重要改變。

  8 月，查巴達宣布關閉自由基地，並在自治區組成五個自治政府。

- 1940-1970年，公有土地系統下的土地改革，仍然遲緩，大地主相互勾結。當道路穿過契帕斯省，家畜養殖業成爲重要的商業活動；印地安人被「文明」陸續驅趕，往更深山的拉坎肯叢林遷徙。
- 1968年，墨西哥市的學生運動受到鎮壓，數百人被屠殺，許多抗議活動轉爲地下。
- 1971-1975年，是墨西哥游擊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但在政府強力的鎮壓下，大多數運動並未整合，更有數百名反叛分子「失蹤」及數千人死亡。
- 1970年代，因爲土地問題，印地安人對革命建制黨的官員，進行有組織的反抗；在接下來二十年中，約有五萬名契帕斯省的印地安人，因爲抵抗當權，被迫離開家園，流浪到都市外圍或進入拉坎肯叢林。
- 1982年，Absalon Castellanos Dominguez將軍成爲契帕斯省的省長，引入軍事力量，加強對於土地及反叛運動的鎮壓。在他的統治下，約有 120 位農民及工人被暗殺身亡，327 人失蹤，590 人被關入監牢，427 人遭到綁架及酷刑，407 個家庭被迫離開故鄉，還有 54 個社區遭到軍隊侵略。
- 1983年，馬訶士及其他反叛分子來到契帕斯省；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在 11 月 17 號成立。
- 1985年，地震撼動墨西哥城，由於政府處理失當、加上貪污等弊端，使得革命建制黨的勢力大幅減弱。



叢林生活：拉小提琴。出自查巴達自治區出版的日曆。

- 1986年，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在當地領導者的邀請下，第一次進入原住民自治區。
- 1988年，墨西哥總統選舉，革命建制黨的候選人藉由舞弊當選。
- 1989年，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武裝成員，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位。
- 1992年，墨西哥總統修訂Article 27條，結束 75 年的土地改革，並且允許公有土地私有化。
- 1993年，查巴達自治區達成共識，決定要進行軍事攻擊，並且組成「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CCRI（Clandestine Revolutionary Indigenous Committee），擔任總指揮。
- 1994年，1 月 1 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墨西哥生效的首日，約三千個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成員，佔領了契帕斯省的六個城鎮、數百個農場，進行武裝革命。24 小時之內，政府軍也出動，轟炸查巴達自治區，至少造成 145 位原住民死亡。然後，墨西哥社會要求停止軍事鎮壓，政府在 1 月 12 日宣布停火。

畫。

於是，基於種種原因，基於你們即將聽到的查巴達的變化，在二○○三年的八月八日──第一個「阿瓜斯卡連迭斯」的生日──「已故的」自由基地的死亡將被宣判。我們將在奧萬提克舉行一個慶典（因爲這個死亡，値得慶祝）。

過去十年來，支持查巴達自治區的你們，都將被邀請，請帶著你們的計畫、帶著你們和平的帳棚、或是旅行車隊、或是注意聆聽的耳朵，總之，不要慈善及同情，來吧，一起來吧。

①卡洛斯：墨西哥一九八八到一九九四年的總統，正是他簽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引爆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革命。

②馬里歐，烏拉圭的作家，生於一九二○年，曾擔任過速記員、收銀員、售貨員、記者等工作，著作豐富。

③澤地羅，墨西哥一九九四年到二○○○年的總統。

④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六日，查巴達與政府簽訂的協約。

查巴達簡史

歷史之初，瑪雅人定居於現今的墨西哥契帕斯省。

- 1524-1527年，西班牙人征服瑪雅人，開始長達五世紀的高壓統治與開發剝削。

  十四世紀晚期，在疾病及暴政的肆虐下，瑪雅人口減少一半，直到十七世紀中期，才慢慢回復。

- 1712年，由於農作物欠收，西班牙又要求納貢，原住民Tzeltal族起來反抗，受到鎭壓。
- 1824年，契帕斯省自瓜地馬拉分離，成爲墨西哥的一省；自由黨人及保守黨人取代當地地主，掌控土地及原住民的勞動力。
- 1876-1910，在波菲里歐‧狄亞茲的獨裁統治下，掠奪了龐大的土地；契帕斯省開放國際貿易，以咖啡、可可、桃花心木爲出口大宗。
- 1910-1920，墨西哥革命，印地安人薩帕塔率領的農民游擊隊是其中一支力量。
- 1828年，國家革命黨（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也就是革命建制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前身成立。

生活水平。想像一下，只要查巴達投降，政府將多麼樂意去投資，去照一大堆合照，替福克斯鼓吹、宣傳，說國家沒有在他的手上分裂；想像一下，卡洛斯——使墨西哥數以萬計人民陷入困境者——將拿出多少錢，換得一張與查巴達的合照，以免再擔心被暗殺？而他又將拿出多少錢，要馬訶士不再使用武器（上天給的武器？）對準他的頭？想像一下，澤地羅將提供多少，以換得通往眞實村的勝利想像，好遮掩他在墨西哥埋下的經濟危機？而反覆的阿勃斯（Albores）又將給出多少賄賂，只要查巴達願意暫時接受他反反覆覆的政策下，提出的「重新劃分選區」方案？

不，已經有太多賄賂，想要收買我們的良心，但是查巴達不爲所動，我們堅持使貧窮成爲一堂有尊嚴而慷慨的課程。查巴達說：「給人們所有，但不佔爲己有。」——當我們這樣說，我們就是這樣活。

要求政府立憲，承認原住民的權利及文化，並且改善生活狀況，是爲了所有墨西哥的印地安人，而不只是爲了查巴達自治區。自由、民主、正義——我們當初爲何要革命，也是爲了所有墨西哥人，而不只是爲了自己。

因而，我必須再次加強語氣地對那些爲數不少的人表示，查巴達的反叛，不是爲了博取同情，而是爲了獲得尊重。我們在這裡，基於兩個理由，由人民自主選擇了貧窮。貧窮是武器。一是爲了證明這裡並沒有我們追求的社會福利，二是爲了證明，沒了自稱爲「政府」的寄生蟲，看看我們，我們仍然可以自己管理、組織得很好。當然，反

叛作爲一種奮戰的形式，目的並不是爲了要達成上述兩個理由。

我們期望建立起一個小世界，在那裡，所有的世界都可以相容共存。因此，我們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慈善行爲。

部分印地安自治區（我指的是Cocopa法明文規定的那些）自治，是爲了管理一個和睦發展中的社會團體，但是查巴達自治區在這方面的努力卻是證明了，我們可以做得比那些自稱爲政府的人更好。支持印地安自治區，不應該像是在對待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無行爲能力人，也不應該像是在教導小孩——什麼時候應該要吃什麼、怎麼吃，要學什麼、怎麼想、怎麼說——況且，我懷疑有任何一個小孩會一直乖乖地接受教導。但是，對某些非營利組織而言，這正是他們行動的動機；也是某些地區獲得財源的方式。

但是查巴達自治區要處理的問題，並不是少數幾個慈善團體就可以解決。查巴達要自己站起來，然後開始去跑；要試著去生產，然後改善群體，而不是滿足個人。不管幫助任何一個、或少數幾個查巴達自治區，絕不只是協助改善經濟狀況，而是應該協助一個更簡單、但要求更大的計畫：去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符合所有人生存的世界；在那裡，對他人的慈善或同情，將成爲過往、善忘的消費時代裡，科幻小說的題材。

而隨著自由基地的死去，患有「灰姑娘併發症」的「民間社會」以及某些墨西哥及國際非營利組織的家長式作風，也會跟著死去；至少，在查巴達自治區裡，從現在開始，不再接受任何剩餘或強加的計

一九九八年契帕斯省。馬訶士為此張照片，還寫過一篇文章〈照片不說謊〉。(Pedro Valtierra)

信：「我們並不要求你們什麼（對所有來到自治區的人），而且也知道你們冒了很大的危險，才來到這裡，爲了要幫助我們。但是，說實在地，我們不需要你們賜與的痛苦——那同樣放棄自由民主、同樣缺乏正義的利益，所謂的『人道救援』。你們知道嗎？幾個星期之前，我們甚至收到了一隻粉紅色的進口高跟鞋，尺寸61／2號。缺乏友誼基礎的高跟鞋，我一直將它放在我的背包裡，以便隨時提醒自己，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拿出來拍照，並以一種『性感』的語調，對著鏡頭說：『看！革命之後我們來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呀？灰姑娘的世界？這些有愛心的好人，竟然送我們一隻粉紅色的進口高跟鞋；看看我們多可憐呀，什麼救濟，我們都得接受。』而我們如何告訴這些善心人士，不，我們不需要你們的慈善救濟，我們不想要再活在墨西哥的羞恥當中——爲了討好，而將自己裝得很可愛，以免被人家發現眞

實的醜的一面。不，我們並不想要再這樣過活。」

那封信寫於一九九四年的四月，當時，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期望人們能夠了解，查巴達的印地安人是有尊嚴的，我們期望尊重，而不是施捨。第二隻粉紅色的高跟鞋沒再送來，那鞋子，於是一直沒有成雙。但是其他東西仍然陸陸續續地湧入自由基地：根本用不到的電子計算機、過期的藥品、過剩（我是說，對我們而言）的衣服——唉，衣服甚至不能拿來當玩具，當然，還有缺乏友誼的鞋子，等等。類似的情況持續著，彷彿善心人士在說著：「喔，可憐的小東西呀，看看他們多麼地窮，我相信，不管給他們什麼，他們都需要。」

不止如此，事情還更複雜呢。某些非營利組織（NGO）及國際代理商，也著手慈善事業。廣義來說，他們的作法就是，自行決定村落要什麼，然後強迫推銷；不止在計畫作業，還包括實施的意義及進度表。想像一下那種沮喪吧，當一個村落迫切需要可以飲用的水，慈善機構卻在那裡蓋圖書館；當村落需要一間讓小孩念書的學校，慈善機構卻給他們藥草課程。

幾個月之前，一個左翼的知識分子甚至在文章中，動員民間力量去督促政府，儘快履行「San Andres 協定」④，因爲查巴達的印地安自治區正在受苦——不是爲了全體的墨西哥印地安人，而是爲了不讓查巴達繼續受剝削。

有一陣子，如果查巴達自治區願意，他們將擁有拉丁美洲最高的

亂！」他堅持再也沒有比「亂」更科學的字眼，足以描述那些來到反叛之地的眾多分子──他們像風暴般席捲，一次又一次。有時候，眞的是「一堆」，有時候是兩堆、三堆，但是，總和游擊隊員新學到的詞彙一般：眞是亂喔。

那時我們直覺，不行，不能再這樣，我們必須要學習，而且盡可能地學習。因此我們想到了學校的概念，在「學校」，學生們可以學習，而「完全地亂」將會是老師。那已經是一九九四年的六月（我們並沒有很快意識到必須要學習），而我們也正在爲召開國家民主大會，而準備公開第二份叢林宣言（Second Declaration of the Selva Lacandona）。

國家民主大會的歷史，又是另一個故事了，我在此稍微提及，只是爲了確定你還在聽，還在場──是的，場地，恰是我們面臨到的問題之一。我們需要一個場地，去和眾多的人、眾多的思想──我們稱之爲「民間社會」──一起，學著聽、學著說，因而我們建立起自由基地，將之命名爲「阿瓜斯卡連迭斯」，並且以此作爲國家民主大會召開的據點（我回憶起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墨西哥革命期間的組織大會）；但自由基地的概念，走得比那更遠。我們需要一個和民間社會對話的地方，而「對話」意味著學習聆聽他人，也學習和他人說話。

但是，「阿瓜斯卡連迭斯」的場地，和政治主導的勢力有很大的

關係，許多人都假定，一旦主導的力量開始運作，自由基地的意義便會喪失。一九九四年國家民主大會召開後，很少，幾乎沒有人再回到位於Guadalupe Tepeyac的「阿瓜斯卡連迭斯」。然後，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九日，歷經墨西哥總統澤地羅（E rnesto Zedillo）③的背叛，自由基地差不多已經完全被政府軍攻佔；政府甚至在那裡設立了一個兵營呢。

不過，如果有什麼詞彙可以描述查巴達，那就是不屈不撓（或許更多人會說是笨）。在不到一年之內，新的自由基地又陸續成立：奧萬提克、眞實村、La Garrucha、Morelia及Roberto Barrios。是的，在那時候，自由基地總算名副其實了，一個學習的所在；一個查巴達與墨西哥及國際民間社會，對話、討論的地方。在那段值得懷念的日子裡，「阿瓜斯卡連迭斯」是個總部，查巴達與各地來的、偉大的先驅們每天在這會面。

我們努力在與墨西哥及國際民間社會的對話中學習；但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們學習。查巴達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求尊重，我們希望獲得尊重，但事情往往並非如此。倒不是他們冒犯了我們──至少，不是故意的──而是對我們而言，同情，無疑是種侮辱；慈善的行爲，更像是打在我們臉上的一巴掌。逐漸，在對話的自由基地裡，民間社會的一小角，彷彿患了我們稱之爲「灰姑娘併發症」的病。

讓我從記憶的懷中，揣出個例子說明吧，那是九年前我寫的一封

好嗎？因爲我們不只是要告知你，更想對你解釋爲什麼。

回到一九九四年那個清晨，當我們從轉角出發，內心只有兩件事確定：一就是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將我們撕成碎片，二就是這個行動，應該會喚醒某些有志之士，注意到長久以來被媒體故意漠視的罪行，正在大規模地讓數以千計的原住民家庭死亡；那罪行，不會比較不血腥。然後，就像我說過的，這聽起來像是我們傾向成爲烈士，將自己「獻身」，以達理想。但如果我這樣說，我就是在撒謊。因爲縱使客觀來看，我們的軍事行動毫無勝算可言，但我們的內心仍然不想死；我們想活。因爲我們是查巴達，我們的疑惑包括了對自己，因而我們思量著，也許，我們想的是錯的，也許我們不會被撕成碎片，也許墨西哥所有人民都會因爲我們而起來奮戰，但是我必須坦承，那些猜測沒有逗留太久，很快地就轉成爲：什麼會發生，就是什麼！

而什麼發生了呢？發生了什麼，促使第一個自由基地成立，陸續又有其他基地跟進，我想不需要再去重複，我幾乎可以確定（我通常不對任何事確定），任何一個正在閱讀這封信的人，都和發生的事情，或多或少有些關係。

因此，請你試著用我們的角度想想吧：爲了發射武器，準備多年，然後，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世界被開火了！而當我此刻回頭去看我剛剛寫的，我發現我說的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像高中課堂教授的三段式推論，因爲、然後、所以。但請相信我，當時，沒有一件事是

容易的。我們非常努力地奮戰至今，而事情如此發生了；像我說過的，游擊隊員不該遺忘他所學，學習去聽、學習去說。然後歷史如此發生了，像誰說過的，逐漸厭倦移動並且開始重複自己。於是，再一次，我們像是回到了起點──學習！

學習，學什麼呢？比如說，學習了解到我們是不同的，和許多人不同，而那許多人也各有不同；或者，在轟炸（「他們沒有轟炸，只不過發射子彈。」──那些批評媒體使用「轟炸印地安村落」字眼的聰明人呀，將很快發現自己的錯誤。）之後，眾多意見從上而下地蜂擁而至，不止一次，讓我們幾乎覺得，如果當時被殺死，說不定反而更好、更有效果。

有一個游擊隊員，以非常查巴達式的說法，點出當時的情形。那是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他來向我報告，說是有個旅行隊要來自治區。我問他，共有多少人（他們必須被安置在某處）？都是哪些人（我沒問個別的名字，只問隸屬於什麼組織、什麼團體）？而通常，反叛軍會先思索問題，然後給出答案，那需要一段時間，於是我點燃菸斗。但是，經過思考後，這位同伴說：「他們大概有『一堆』，而且，可說是『完全地亂』。」──好吧，我相信，在這個被科學環抱的量的宇宙，去詳細說明什麼叫「一堆」，可能沒什麼用；不過，游擊隊員不應該，不以爲然地使用「完全地亂」這樣的字眼吧？不管他是要描述那些抵達者的思想狀態，或者是指他們的成員組成。──我問他，「完全地亂？你指的是什麼？」而他回答：「每件事都是，完完全全地

說，而我相信，那時候我們做得很好。經由學習，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很快地就不是數千個、個別的戰鬥者，而是一個併入印地安村落裡的組織。

換句話說，我們不再是「外來者」，而是被遺忘的角落裡的一部分；在墨西哥東南山區。

然後，時候到了！我無法確切地說是什麼時候，反正就是不再有EZLN一邊，而印地安村落在另一邊，取而代之的是，我們都是查巴達！我知道，如此這般回憶這段歷程，顯得過於單純及簡化；希望改天，在另外的場合，因為其他的動機，我可以更仔細地詳述當時的情形，而大致上，那必定包含了矛盾、挫敗及墮落等等。

因為，那就是查巴達！我們仍在學習（我相信，學習沒有完結篇）。之後，「新出爐的」總統卡洛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①——感謝選舉大規模的舞弊，讓墨西哥有了這個總統——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改革」的點子——取消農人對於土地的權力。

那衝擊，對已經有查巴達存在的印地安村落而言，委婉地來說，眞是野蠻極了！對我們而言（請注意，我不再區分印地安村落及EZLN），土地不是商品，而是文化、宗教及歷史的承載體——相信我無須在此細述——因此，我們的士兵人數急速成長。

但貧窮也在成長，死亡率也在成長；尤其是五歲以下的幼兒。當時，我的職責之一是聽收音機，藉由在地廣播，了解一百多個村落的狀況，而沒有一天，我沒有聽到過死亡，要不就是一個小男孩、一個

小女孩，要不就是一個母親；那根本是場戰爭。後來我們也了解到，是的，這確實是場正在發生中的戰爭。當新自由主義的模範生——卡洛斯總統——可以用一種諷刺的、無謂的時尚調調，宣稱土地私有化，但是對我們而言，那無疑像是全面進入印地安村落的種族屠殺；是一場滅絕的戰爭。因此，那是為什麼，當我們說「新自由主義的炸彈」時，我們都能夠深刻地體會與了解——自由貿易對我們而言，眞是像炸彈呀！

我想像（待會兒，這裡會有幾份正式的精確數字以及分析報告公布），這種情形在墨西哥所有的印地安村落，都正在發生，只差別我們武裝了起來，為戰爭而作準備。就像馬里歐（Mario Benedetti）②在一首詩中所說，人們無法總是做他們想要的，但至少，他們有權不做他們不想要的。我們不想死，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們不想要這種死法。

我在先前的場合一定也說過，記憶對我們的重要性，因而被遺忘的死去，是最糟糕的死法——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像是啓示錄，而且可能讓人聯想到殉道，但是簡單來說，我們只是面臨了選擇；不是非生即死的選擇，也不是在一個死法或另一種死法中的選擇。我們召來了大家——那時候查巴達大約有一萬人左右——詢問每一個人的意見，然後一個決定，現已成歷史，爆發出一九九四年元旦清晨的火花。

嗯，看到這裡，你大概會認為我幹嘛扯那麼遠，不過就是要通知你，查巴達決定「殺了」自由基地嘛！但請耐點性子，繼續看下去，

猛而目中無人地在橋上招搖，兩面巨大的國旗，在兩邊開展，像是翅膀。這裡有圖書室、醫療所、洗手間、衛浴設備，隨時播放著背景音樂，還有個地方，準備用來被進攻之用。在這裡，還要感謝那棟我們稱之爲「彎腰之屋」的建築物。「彎腰之屋」並沒有眞正地彎腰，只不過建築物的外觀，明顯的、一看就知道是工程失誤的裂縫，從上而下蜿蜒；像我曾經提過的，那外型於是像個巨大的海螺。

自由基地最初的成員，是個別的、沒有面孔的罪犯——明顯違反了陸地及海洋律法的罪犯；他們的隊長，則是最帥的海盜。眞正航行過海洋的海盜，眼罩蒙過右眼、黑色鬍鬚襯著白金的鋼索、醒目的大鼻子，一隻手是金屬的彎勾，另一隻手則是握住軍刀，拄著木頭的義肢；手槍配在腰際，菸斗啣在嘴巴。而決定成立第一個自由基地的過程，說來眞是既偶然又痛苦呀！我不是指實際的施工情形（那些都逐步完成在時間的紀錄中，沒有電視實況轉播的「污染」），我指的是概念上的工程；讓我解釋給你聽吧！

話說，我們在叢林裡準備了十年——準備著，去殺敵、去送死；準備著，用盡各種可能搬運、發射武器；準備著，造成一個大爆炸；準備著，執行戰略及戰術的軍事調度，總的來說，爲一場戰爭作準備。然後，在對決後沒多久，我們發現，我們被眞正的軍隊「入侵」了——起先是記者們組成的「軍隊」，而後是來自多元社會、各種文化背景的男男女女。那是一九九四年二月到三月之間、所謂的「大教堂對話」之後！接下來，記者們間歇地出現，而「民間社會」——爲了

和政黨區別，我們沒有將之歸類爲某個階層——則一直持續。

我們學習，然後我想像，民間社會也是；我們學著說、學著聽，是的，我想像，民間社會也是。我甚至想，他們的學習應該沒有我們艱辛。

但不管怎樣，EZLN是這樣開始的：一群自以爲是的「哲學家」，從城市來到叢林，意圖去「解放」被剝削的人民，卻在眞正進入印地安村落後發現，「人民」對會亮的電燈泡，看來比對所謂的「哲學家」更感興趣。因而我們了解到，必須先學習聽，然後再去說——那花了多少時間呢？我不確定，我只知道，絕不是幾個月圓又月缺，至少，我思索這件事，就超過兩年以上。在一九八四年，我們初入叢林之時，仍然想著「古典」的游擊革命（經由武裝群眾起義，獲取權力，然後由上而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體制，整頓舊有的腐敗勢力，許多英雄及烈士被命名、被塑成雕像，擺在各處，總之，一個「完美」的世界），但是到了一九八六年，我們已經成爲一個以原住民爲主體的武裝團體，非常虛心地傾聽，並且開始說出學到的第一個字；而我們的新老師，是的，正是印地安人。

關於EZLN的起源（或說，再造），相信我之前一定也說過很多遍了，但是我現在又再重複，不是爲了要用懷舊壓倒你，而是試著去解釋，當初爲什麼會成立第一個自由基地，以及之後查巴達在領土上以及反叛力量上的拓展。

我的意思是說，EZLN的最主要根基，就是學習去聽、學習去

於是，有些計畫誕生了，在心裡、在思考裡，他們描繪著圖像；像在蓋房子，但是看見的只有窗戶及大門。（事實上，房子尚未存在呀！）不過這些分散的、不同的世界，仍然決定要整合起來！有人問：「這有達成共識嗎？」答案是，目前聚集的聲音，肯定地回答，有。於是貝殼再次螺旋，只不過這一次不一樣，是由外往內；而板擦也跟著走，直到老舊的黑板上，只剩下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但意涵豐富。因爲，對這些男人女人來說，奮戰其實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建立一個人人都能生存的世界」。於是，一步一步，有一個決定正在成形。

而此刻，一個安靜的影子走入黑夜的雨中，光亮，瞬間照亮他的眼，他的菸斗再次在黑夜中燃起，而他的手，背在身後，開始漫無目的地來回踱步——因爲幾分鐘之前，在泥屋裡，一個死亡，剛剛被決定……。

①康丁佛羅茲，墨西哥喜劇演員，他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於馬戲團表演，之後成為知名的電影演員，並曾到好萊塢演出《環遊世界八十年》。滑稽有趣的形象，深植人心。

②皮耶諾，原本是木匠，後來朝音樂發展，一九三七年初次在電台唱歌，共計灌錄了兩百多張唱片，並參與電影的演出，是墨西哥流行文化的偶像。他熱愛飛行，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於一次飛行意外中喪身。

③薩利納斯·培德羅（1891-1951）。西班牙詩人，著有《絕對偶然》、《寓言和符號》、《向你傾訴》等詩集。

一個死亡已經決定

2003 /8月

幾天前，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終於決定，取消位於反叛之地——眞實村（La Realidad）、奧萬提克（Oventik）、La Garrucha、Morelia及Roberto Barrios——等村落，被稱之爲「阿瓜斯卡連迭斯」（Aguascalients）的「自由基地」。我們做下這個決定，其實經過漫長的過程及思考。

回溯到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國家民主大會（National Democratic Covention，簡稱CDN）在Guadalupe Tepeyac舉行。總司令特秋（Tacho）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領導——CCRI（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之名，在六千多個墨西哥及世界各地來的人們見證下，宣布，成立自由基地，並且將之移交給墨西哥及國際的民間社會。

你們之中許多人也許不知道，自由基地最初成立的情形；不管是因爲沒去過或者年紀小（如果你現年二十四歲，將滿二十五，那時候，你才十四要轉十五），但是我要告訴你，那眞是一段艱辛的歷程呀！擱淺在小山丘上的航行，渴望著縱橫七大海。骷髏頭的旗幟，囚

貝殼。

喔，沉默！但清晨彷彿已經對著天空吼叫；像是現在，天地仍然黑暗，但是茅草屋裡的火爐已經熾熱地燃燒光亮。我們隱身在黑暗之中，應該沒有人發現，但是如果他們發現，我確信，他們會友善地遞給我們一杯咖啡。一杯冷掉的咖啡，仍然讓人感激。就像我感激你搭在我肩膀的手臂，給予我壓力。

看，月亮溜到西邊去了，好將她懷孕的光暈藏進山凹處。走吧，讓我們將旅程移往泥屋裡去，在那裡，慾望及疲憊，眞實地併存；可能疲憊更多些。來！坐到我身邊吧，聽我全心全意地對你訴說：

喔，我如何能夠期望
歡樂中的歡樂
孤單一人，任憑你來去
愛，獨自的愛
愛，你將愛上的愛
而我也不過就是我自己

——引自薩利納斯・培德羅
（Pedro Salinas 的詩：La voz a ti debida③）

在這裡，我們將不再四處觀望，而昏昏欲睡的慾望，停泊在安全的港口，也將聽見使查巴達再度活潑起來的聲響；在任何時刻，都堅持反叛的人們啊，他們已經再次起義，像一支旗幟，插在反叛的帽

一九九四年元旦，革命的第一天。馬訶士在人群中。
（Cuarto Scuro / IMPACT VISUALS）

沿，標示著新的曆法。

而影子及光亮繼續。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那間泥屋裡，模糊的光影徹夜通宵。一群男女，像是預先品嚐了這個世界，分享了沉默及咖啡。

好幾個小時過去了，這些有著暗色肌膚的人們，沿著古老的貝殼螺旋，從國際開始，穿過國家、穿過省分、穿過鄉鎮，回到心的所在。當這些查巴達通過曲折的貝殼外部時，他們也將通過諸如「全球化」、「宰制」、「抗爭」、「經濟」、「城市」、「郊區」、「政治情勢」……等字眼，然後，一路迎接那最平常的問號——這樣夠清楚了嗎？這是問題所在嗎？——然後，板擦也將一路擦過複雜的字眼，最後沿著心的路徑，來到貝殼的內部，那裡將只剩下幾個起首的字母，保留著：EZLN。

●●●
一九九九年八月真實村，馬訶士率衆騎馬。
（Greg Ruggiero）

是盲目敬畏神靈的民族。

因此你必須了解，不管人們用什麼理由同情他們，這些印地安人都會覺得很生氣。事實是，他們從不會乖乖地服從。當主流期望他們講話，他們便沉默；期望他們安靜，他們硬是要發言；期望他們前進，他們便後退；期望他們朝向某個方向，他們就岔往另一條路。當社會要求他們講這個，他們往往中斷，講其他的；當他們被期望要「在地」，他們將奮戰地走遍全世界。

他們不去迎合任何人；別人滿不滿意，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讓自己的心獲得滿足。因此他們一步一步，跟隨著心的步伐，慢慢走。看來，那是他們現階段在做的事。各地的人們，順著心的路徑，來來去去，交換彼此問候的鼓舞。花很長的時間碰面、開會，或什麼的；皺著眉頭進去，然後形成共識地微笑著走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做，仍然會有許多人不高興。正如馬訶士說的，查巴達的特性之一，就是製造問題，然後再看看怎麼解決——所以囉，一個人實在不應該對會議寄予太多的厚望；除了發現問題。

而我們早該料到，如果我們觀察得夠仔細，早該發現，查巴達確實不同。他們會在事情發生之前，預先想到，然後藉由命名，賦予事情生命，讓事情自行去想像、去運作、去發現問題。是的，發現問題。然後他們也將開始行動——彷彿那件事確實已經存在。事實上，許多事情真的是這樣，一旦被命名，往往有了自己的生命及未來。

因此，讓我們試著用他們的耳朵及眼睛來看看、來聽聽吧！我知道我這樣說好像有點複雜，但是我想不出其他說法。因此，就讓我們先往前走吧。

看，一條河流在那裡流成了一個漩渦呢，在漩渦的中心，月光閃爍著舞步——像個貝殼螺旋般的漩渦。

他們說，最老的老人家說，最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很重視貝殼。他們也說，最早擁有智慧的老人家說，海螺象徵著進入內心，同時也象徵著離開內心，進入世界。那就是生命！他們說，如果人們像蒐集貝殼一樣，聚集起來——聚集起來，達成共識，然後去實踐，那麼世界將會從一個地方往另一個地方移動。他們還說，將耳朵靠近海螺，海螺將可以幫助人們，聽見遙遠的世界彼端的聲音。那是他們說的，我不知道，我只是牽著你的手，告訴你，我看見了什麼、聽見了什麼。而我看見的是一個貝殼，一個原住民語稱之為「Puy」的

海螺

2003／8月

清晨在墨西哥東南山區。

月光允許夜的床單，慢慢地、慢慢地滑落，終於裸露出她皎潔的身軀。她斜倚在黑夜的天空，渴望看見、也被看見——渴望觸摸、也被觸摸。而光恰好是黑暗的對照面，對照出黑暗深處，一個黑影正伸出手在呢喃著：

來吧，跟我走！用你的心，一步一步，跟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們上面，星星綴滿大地的屋頂，月亮像是命運的起源。我們來到尊嚴的反叛之地。在這裡居住的男人女人，就像世界各地的許多男人女人一樣。來吧，讓我們再走近瞧瞧；此刻，時間正徘徊在夜晚與白天的交界，而清晨是這塊土地上的女王。

小心喔，地面有水窪及泥巴！建議你，最好沿著前面的足跡走——你知道的，前輩總是經驗多。哦，聽見那笑聲沒？那是一對夫婦，正在重演古老的愛的儀式。他低語著什麼，而她笑了，她笑得像在唱歌，然後是沉默，然後是呻吟及嘆息。或者，可能是先呻吟及嘆息，然後才是低語及笑聲吧。但不管，讓我們繼續往前吧！因爲愛，除了

被簡略提及，不需要其他的見證；而影子，影子總是尾隨著太陽。

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讓我告訴你一些事。我們來到了反叛之地。在這裡，住著一群被稱爲「查巴達」的人，他們生活著、奮鬥著，拒絕只用死亡編織歷史；他們堅持生存的價值。因而有些「先鋒派人物」會對他們感到失望及憤怒，因爲他們不肯在「非生即死」中做一個選擇——查巴達既不征服，也不願送死；既不接受有條件的投降，也不想當烈士。

非常不同吧？但這就是他們的樣子。在這群人中，有個人叫副總司令馬訶士，他被認爲是他們的領導者。這個人的形象呢，與其說像是墨西哥革命英雄薩帕塔或契・格瓦拉（Che Guevara），還不如說更接近演員康丁佛羅茲（Cantinflas）①及皮耶諾（Pedro Infante）②呢——不過別當眞，這不過是他們常開自己的一個玩笑罷了。

他們是反叛的印地安人，反叛傳統的偏見——最早從歐洲渡海而來，而後又陸續穿著各式的僞裝，加諸在人們身上，影響人們看及被看的方式。

因此，他們拒絕主流加諸的刻板印象——什麼活人獻祭？什麼可憐兮兮，伸出手，只爲了乞討一點點錢？他們不是容易被欺負的、善良的野蠻人，也不會像嬰兒一般，說著幼稚的話，只爲了取悅大人。他們不是順從的、用勞力抵債的苦工——來自墨西哥歷史長久以來被撕裂的區塊。他們也不願只是好的工匠，生產飾品，只爲了掛向輕蔑者的胸膛。不，他們不是得過且過，對未來沒有想法的人。他們也不

深山來的信

宣言 系列

★★★

什麼？因此他們對彼此說：『讓我們走吧！』」

「一步一步地，走了好久好久，走到另一個問號，『我們還要走多久呀？』愛可說，他不知道在白天如何行走，莫登說，他害怕在夜晚行走，於是他們都哭了，哭了好久，當哭聲停止，他們終於同意並且了解到，愛可可以走過夜晚，莫登可以走過白天，而愛可可以帶著莫登一起通過夜晚。」

「就這樣，這就是神的回答，回答如何一直走下去的答案；從此，神帶著疑問行走，從未抵達、卻也從未離開過。那是爲什麼，眞實的男人女人學習到，問號有助於行走，而不是停留在原地；藉由發問，眞實的男人女人走出道路。他們在來時說『再見』，在離開時說『哈囉』。」

我看著快抽完的菸斗，等待老唐尼諾繼續說下去，但是他什麼也沒說，於是我小心翼翼地，深怕打斷什麼地問，「那……那有關於薩帕塔？」

老唐尼諾笑了。

「看來，你已經學會，要了解及行走，必須要先發問。」他咳了一下，點燃另一根菸，從嘴巴吐出、彷彿種子落地的語言。

「人們說，薩帕塔在這裡出現，不是因爲他出生在這裡或怎麼樣，而是因爲他是愛可及莫登的化身；愛可及莫登走過長長的道路，來到這裡。爲了不嚇到別人，他們合而爲一；因爲在一起那麼久了，

他們學習到，他們是一樣的，因此他們化身爲薩帕塔。而薩帕塔也說，他終於學習到，雖然長路有時黑暗，有時光亮，但都是一樣的，不管是愛可．薩帕塔或是莫登．薩帕塔，都是通往眞實男女的道路。」

老唐尼諾說完，從背部拿出一個小尼龍袋子，裡面有一張老舊的一九一〇年的照片。那是薩帕塔。照片中，薩帕塔的劍掛在左手邊的腰際，右手邊，他手持著一把槍。兩排子彈匣橫過他的胸膛，一排從左到右，一排從右到左，他的腳放置得像是他一直站著或是他正在走路，而他的眼神似乎在說：「我在這裡。」或「我要走了。」在他身後有兩道樓梯，一道從黑暗中顯露，彷彿蒙面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正從深處走來；另一道樓梯光亮而空無，看不出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如果我告訴你，這都是我注意到的細節，那我就是在撒謊；因爲，這都是老唐尼諾指給我看的。

老唐尼諾告訴我，正是這張照片，牽引他來這裡——之前，他問了一大堆有關這張照片的問題，因此，他現在才會在這裡等我。「給你，」老唐尼諾遞給我照片，說：「這將幫助你，如何去發問……如何走下去。而你最好在來的時候，說『再見』，這樣離開的時候，比較不會痛苦。」老唐尼諾說完，握了握我的手。從此，他總是以「再見」說嗨，以「嗨」說再見。

「你呢？你認爲我是強盜嗎？」我問他。

老唐尼諾吐出一口螺絲狀的煙，輕咳一下，搖搖頭。我受到鼓勵似的，緊接著問他：「那，你覺得我們是什麼人？」

「我倒比較希望，是你自己告訴我。」他直視我的眼睛。

我說：「說來話長囉……」開始說起薩帕塔（Zapata）及維拉（Villa）、革命及土地、飢餓、疾病、正義以及長久被忽視、被鎮壓的種種……，「我們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我說完，等待他的指示；老唐尼諾的眼睛一直沒離開過我的臉。然後，更多的煙及咳嗽，他說：「再多說點薩帕塔的事吧！」

於是我又從軍事戰役、村落組織以及薩帕塔在Chinameca遭遇到的背叛等等一路說下去。老唐尼諾仍然專注地直視著我，待我說完，他說：「不是這樣的。」

「不是？」我驚訝得只能重複呢喃。

而他再次拿出菸草，開始捲菸，「讓我告訴你，眞正的薩帕塔的故事。」

故事交織著過去及現在，像我的菸斗，他的手捲菸，煙霧繚繞著，分也分不清……。

老唐尼諾說：「很久很久以前，當最初的神還在夜裡到處漫步，人們說，有兩個一對的神，愛可（Ik`al）和莫登（Votan），其中一個轉身，另一個才會被看見；因爲他們是對立的，一個像是光、像是五

月清晨的河流，另一個像是陰暗、像是寒冷、像是洞穴裡的夜晚。但是他倆其實是一樣的，兩個是一個。這樣的他們，沒辦法移動。愛可說：『唉，夜晚一動也不動。』莫登說：『唉，白天一動也不動。』他們傷心地說：『唉，怎麼辦？生命沒辦法移動，是悲哀的。』他們想，『不，讓我們走走看吧！』於是兩個一對的愛可莫登，其中一個先發問，『該怎麼走呢？』另一個又問：『去哪裡呢？』」

「首先是『爲什麼？』接下來是『哪裡？』，疑問促使他們移動了一些些，他們很高興，想要繼續，但是很快發現卡住了。『怎麼辦呢？』於是他們一個先秀出自己，然後再換另一個，就這樣，交換著出現，讓他們得以移動。他們同意，爲了要移動，必須要如此分離。沒有人記得，是誰先踏出第一步，誰在乎呢？重要的是，生命終於可以移動了。這兩個一對的神，笑了，他們達成的第一個共識，就是去跳舞。一步一步，找尋到彼此地跳了好久好久。」

「跳到累了，他們問到，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嗎？然後他們看見，最初的問號仍在那裡──『我們是如何開始移動的呢？』──問號帶來答案，『各別，團結著，尋找共識。』不過他們不怎麼在意，反正已經可以動。移動，帶領他們去到另一個問號，發現前方有兩條路，一條非常短，立即可以看到盡頭，一條比較長。因爲移動的過程很愉快，他們決定選擇長的那條路。但是這又帶來另一個問號，『到底，這條路通往哪裡？』他們花了好長的時間，仍然不知道，但是，這兩個一對的神知道，除非他們繼續向前，否則永遠也不會知道，前方是

事物，但不是在夜晚；不，夜晚屬於我們。」

沉默再次降臨，我們走過木棉樹，抵達村落的泥屋。剛好，碰到裘娜蒂也背著一捆柴回來，她放下柴，問：「所以，他們沒有出現嗎？」

「沒有。」老唐尼諾回答。

「喔，那我們要繼續觀察及注意囉。」裘娜蒂說著，劈著即將成爲木炭的薪材，爲爐火添加燃料。

「是啊，要繼續觀察及注意。」老唐尼諾說著，再次在石頭上磨起他的雙刃彎刀。

而白天持續在外面獲取利益，不過，那並沒辦法進入到老唐尼諾的小屋，就好像它知道，徹夜警戒著邪惡及壞的力量仍在屋裡，就像它害怕裘娜蒂用「新的早晨」點燃的營火。

問號的故事

1994/12/13

元月清晨的十年前，山區被寒冷包圍，我與瑪莉安與馬力歐一起在探險途中；他倆剛加入游擊隊，而我是軍隊的副總司令，負責將別人教導我的再傳授出去，關於：如何在山裡生活。我想起昨天初遇老唐尼諾，他告訴我，他要去察看陷阱，我告訴他，我要去打獵。我們都在說謊，且深知彼此在說謊。然後，我留下瑪莉安獨自去探險，帶著指南針，沿著河流的路徑，想替眼前的高山在地圖上定位，順便看看能否遇見老唐尼諾。我想，老唐尼諾一定也跟我想著同樣的事情，因爲他果然再次出現，在我們初次相遇的地點。

像昨天一樣，他背靠著苔蘚及 huapac 葉，坐在地上捲菸。我坐到他面前，點燃菸斗。他說：「你不是在打獵。」

我說：「你也不是在檢查陷阱。」我的聲音有點緊張，對眼前這位看不出年齡、皮膚像西洋杉、生命中第二次會面的男子，懷抱著尊敬之意。

他聽了我的回答，笑了：「我知道你。在山谷的那一邊，人們說你是強盜；而我們村子也因爲你的來到而不安。」

而陣痛、而顫抖，最初的神不斷地給出生命，給出整個世界，工作得好累呀；而在世界裡，他們又創造出更多的世界，每一個都不一樣，而且距離遙遠——但縱使如此，仍然屬於同一個世界。」

「不過偉大的神太專注於工作了，精疲力盡，以至於他們一時忘記，要將邪惡及壞遠遠地驅逐，逐到那記憶也召喚不回來的他方。當他們突然想起時，啊，糟糕，邪惡及壞已經不見了。他們開始到處尋找，翻遍每個角落及裂縫，穿越整個黑夜，尋找復尋找，但是已經找不到。最老的老人家說，邪惡及壞趁著世界誕生的混亂之際，偷偷越過黑夜、白天的交界，溜了出去，躲在政府的言行舉止之下，每隔一段時間，就換穿新的衣服，新的僞裝，讓外表可以看起來不像是邪惡及壞。」

「而夜晚仍在，有著自己的年齡及門窗，四處點燃那懸浮在黑水中的光亮。而男人女人在山裡過活，看顧著山，擁有自己光亮的方式。最老的老人家說，最初的神至今仍不放棄在黑夜中尋找復尋找，因此，你時常可以看見神在翻動石頭、搖晃雲朵、或者窺探月亮、撥弄星星，看看邪惡及壞是否躲在裡面。」

「當最初的神找累了，會聚在一起，收集夜晚的星星，散發出藍色及珍珠母的色澤，然後，備好木頭及光亮，在夜晚誕生之地——墨西哥的東南山區——唱歌、跳舞、玩。最初的神會這麼做，因爲他們知道，邪惡及壞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村裡最老的老人家告訴我們，邪惡及壞，是從跳舞的土壤裡逃脫的，因此，害怕歡樂。」

「最老的老人家還說，最初的神並挑選了一群人，去到世界各地搜尋，發現邪惡及壞，就驅趕。爲了不被認出來，這些偉大的男女，隱身在小小的身軀裡，棕咖啡色的皮膚，在夜晚得以無所畏懼，在白天得以像土壤一般；並且，爲了不忘記黑暗是母親、是源頭、是最初的神居住的所在，這些眞實的男人女人還戴上黑色面罩——可以沒有臉孔地現身，可以在白天仍然扛著一小片夜色的記憶。」

「老人家是這麼告訴我們的……」老唐尼諾說著，又捲起一根新的菸，點燃後，回到故事。

「於是眞實的男人女人，跟隨最初的神，展開獵取邪惡及壞的任務，並且在某個時間點，他們必須從黑夜走入白天，通過黎明——這道門窗——進出夜色之中。」

老唐尼諾說完安靜地坐著，而黑暗無可避免地屈從陽光的進攻，當最後一道光，照亮最後一個黑暗，爬上更高的斜坡，老唐尼諾伸直腿，站起身來，檢查過他雙刃的彎刀後，說：「我們走吧！」

「走？我們要去打獵嗎？」

「不，」老唐尼諾毫無停頓的回答：「我們要去搜尋邪惡及壞。」

很快的，我們從叢林深處回到剛剛走過的道路，當我們走出草叢，下坡時，山谷已經被白天套住，最後一滴雨已經蒸發，公雞的啼叫不再像歌唱，老唐尼諾停頓了一會兒，指著西邊的遠方，說：「邪惡及壞已經不再躲藏，他們光明正大地在白天行走，並且敗壞掉所有

不是在等待動物（菸草的味道，會驚嚇動物）。二、表示我也可以抽菸。三、老唐尼諾隨時可能開講。所以我趕快拿出菸斗，吐了口煙，試圖趕走那些叮人的蚊子，等待老唐尼諾對我說故事；像我會對海說的故事，我現在正要告訴你的故事⋯⋯。

「無知的人說夜晚是危險的、是盜賊的家、是陰影及恐懼滋生的地方；那樣說的人，不了解全部的事實。你必須明白，邪惡已經不再沿著暗夜的皺褶行走，也不再躲藏在洞穴裡。大規模的邪惡在白天行動，未受懲罰地，住在權力的皇宮裡，擁有工廠、銀行以及巨大的訓練中心。他們通常以代表者的身分出現，大多是總統──那些土地生病了的國家的總統，而且說話很斯文，完全不像『邪惡』該有的模樣。他們還會用千萬種顏色，遮住灰色瘟疫的本質，隨時選擇有利的顏色行走。」

「是的，」老唐尼諾吐了一口煙說：「邪惡及壞不再隱匿，他們光明正大地秀出自己，甚至組織成政府。但是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一度，邪惡及壞並沒有大規模地在白天行走，甚至沒有人在白天行走；因爲那時候根本還沒有白天。那時候，一切都在黑暗之中，全然的大水及夜晚。村裡最老的老人家說，那時候，人們在黑暗中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從一個海岸游向另一個海岸；無法從一邊到另一邊，不是不想，而是另一邊根本還不存在。一切，只是安靜而偉大的黑夜。」

「最老的老人家也告訴我們，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神，第一次在黑暗中會面的情形。有人說，最初的神達成的第一個共識，便是創造白天，因爲神知道，必須要有白天，夜晚才能跟隨。但事實不是這樣的。老人家說，神有一大串的理由，必須先將邪惡從黑夜的房子裡驅逐。薩塔──戰役的贏家──明白地宣稱，不管是在渾沌之初或新誕生的世界，都不該容許邪惡及壞生存；不管要花多少時間，有多困難，都必須將邪惡及壞趕走。」

「聰明的猶卡瑪斯說，夜晚原是爲了好事而存在，但邪惡及壞也趁機在其中流竄，因此最初的、兩個一對的七個神，展開長長的對話，最後決定，要將邪惡及壞趕得遠遠的，遠到記憶也無法觸及的他方。這是在土地、白天或任何事物成形之前，最偉大的神所達成的第一個共識。老人家們是如此對我們說的，而我們聽著，經由聽故事，我們學習並傳承。在最老的部落裡，我們有說話的盒子，而玉米做的男人女人守護著故事，關於一切事物是如何及爲什麼形成⋯⋯。」

「老人家也告訴我們，神達成共識後，尾隨而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地方可以容納邪惡及壞。那時候，時間還不是時間，到處都是夜晚及大水，沒有任何事物存在，一切都在等待，因此最初的神回到對話中，發現，必須要創造新的事物及地方，才有他方，可以驅逐邪惡及壞。」

「於是，白天從黑夜生成、然後是玉米做的男人女人，然後是鳥類、動物、魚類，然後是地表運動，在海中、在天空，大地因爲誕生

八月，我們剛收成最盛大的夜晚。但是在另一個八月，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一間泥屋裡，老唐尼諾正在磨利他那把雙刃的彎刀，他緩慢地磨著，爐火往他手中握著的鏡面，反射出藍橘色的光點——那長久握著、指引方向的鏡子。裘娜蒂從爐灶的鐵板拿起一個又一個玉米餅，而我坐在角落，抽菸，等待。今晚，我們要去打獵！我猜想，老唐尼諾會在叢林裡待到清晨，因爲他囑咐裘娜蒂，爲我們烘烤玉米餅及Pozol。在嘆氣間，裘娜蒂擣碎玉米，揉成麵團，然後，熱騰騰的玉米餅就疊高了起來。而爐火燃燒著，咖啡在爐子上滾。

我聞著玉米餅的味道，聽著雙刃彎刀磨動石頭的韻律，幾幾乎快要睡著。突然，老唐尼諾站起身來，說：「我們走吧！」

「等等。」裘娜蒂用香蕉葉包起一大袋Pozol，連同打包的玉米餅，放入老唐尼諾的背袋。她將熱咖啡倒入一個老舊的塑膠罐裡，小心翼翼地放在Pozol及玉米餅之間。

我起身，準備要出發時，發現老唐尼諾沒有攜帶他那把點二二的來福槍。

「你忘了帶槍。」我提醒他。

「我沒忘，」他回答：「但今晚，我們用不到。」

如此，我們走入夜色中……。

當我說「走入夜色中」，我指的不只是修辭學上的譬喻，而是眞正地走入。我們在泥屋時，夜晚像站在戶外，沒被邀請似地，無法進入到屋內參與磨刀、煮咖啡、做玉米餅的盛宴。雖然泥屋晃動的門是

開的，夜色也僅僅觸及門簷，像是深知那不是他的地盤，不能闖入。因此，當我們離開泥屋，我們是眞正地，走入夜色中。

在大馬路上安靜地走了一會兒。剛剛下過雨，傾盆大雨，但是現在螢火蟲已經像蛇一般，穿過樹枝及藤蔓，飛舞出光的流線。八月的雨在各地濺起水窪及泥巴，有時候走著走著，甚至無法避免被泥水淹到膝蓋。有好一會兒，我們選擇走大路，盡量避免那些泥濘，但叢林茂密盛大，越走仍像是越進入到夜的深處。

我懷疑，我們要去打獵，因爲老唐尼諾根本沒帶槍；不過，這倒也不是第一次，我懷著疑惑跟著老唐尼諾出去，最後終於恍然大悟，像是夜晚通往清晨的路徑，太陽終會從山谷升起。於是，我不發一語，安靜地跟著老唐尼諾。當我們在原始矮灌木叢裡走路，想必已過了午夜。叢林撫慰我們，像石頭般被遺忘的傷痛，我們在其中穿梭、穿梭，老唐尼諾拿出他的彎刀，砍除擋在我們面前、像圍牆般蔓生的藤蔓。

我的手電筒一直照著前方，但老唐尼諾像在尋找什麼似地，移動著手電筒。突然，他的光停佇在森林底部。我也湊上我的，但什麼也沒發現，不過就是些掉落的樹枝、藤蔓、草、植物以及盤根錯節的樹根。

「就是這裡了。」老唐尼諾坐到地上，離剛剛手電筒照亮的位置，約莫有十碼。

我也坐下來，當老唐尼諾捲起菸，我立即知曉三件事，一、我們

難，必須吐回所有吃掉的男人，才能免於一死，蛇只好乖乖地吐出男人。接著，神又命令蛇離開，住到最高的山頂上；如果一座山不夠用，可以用兩座。於是，蛇只好悲傷地離去，將頭靠在一座山頂，而尾巴休憩在另一座，讓巨大的身軀橫越過天空。從此，蛇在白天飲用陽光維生，到了夜晚，那些光亮便從它身軀裡無數個受傷的小洞流出……。」

「由於那是一條白色的巨蛇，白天，人們看不到牠，但是到了晚上，它身體裡的光便一直、一直掉，直到變空，直到隔天，陽光再次餵養牠。那是爲什麼人們說，夜空中那條長長的光亮，是一隻受傷的動物……。」老唐尼諾告訴我故事，讓我明白，銀河是一隻受傷的蛇，白天飲用陽光，夜晚則從無數個傷口裡流出光亮。

而此刻，聖胡安已經停雨，從地平線任何一個角落，抬起頭，皆可看見晴朗的夜空，從盡頭到盡頭，數以萬計的傷口，發著光，橫越天際。銀色的淚珠，從木棉樹梢掉落，像是樹在下著毛毛雨。那裡，匿名的鏡面彈跳出光亮，讓角落可以進入休憩的陰影中。

夜晚屬於我們

1999/08/13

這是一個關於懸宕、靜止、安定不動的故事，關於無邊無際的天堂是如何地空無。

第一個故事、第一次談話，發生在人類尚未誕生的渾沌之初，大地的臉，尚未成形，沒有動物、鳥類、螃蟹、樹木或石頭，也沒有山洞、峽谷或森林。沒有任何事物因而團結在一起、加快腳步或製造噪音。不，什麼都沒有，只有天堂。

冰冷的水、寧靜的海，孤單而寬闊。

靜止的黑夜裡，光圍繞著水，被自然創造出的聖人及思考家，我們的祖先薩塔（Tepeu）及猶卡瑪斯（Gucumatz），藏身在藍綠色的羽毛之下。他們說，那就是天堂最初的的樣子。

然後，世界誕生，薩塔及猶卡瑪斯在黑暗中對話並思考，在語言中達成共識。

他們越思考，世界的樣子就越清楚；然後清晨破曉出現，人類出現，他們創造、創造，讓樹木及叢林成長，讓生命繁衍。這就是被稱爲天堂之心的Hurakan在暗夜中籌畫的情節。

—— POPOL VUH

（一隻受傷的動物？什麼時候的事？）

「很久很久以前，」老唐尼諾說，「神創造世界之後，累得睡著，男人女人在土地上生活、工作。有一天，一隻巨大的蛇出現。蛇會吃人，具體來說，會吃男人；蛇不吃女人。於是，從一座城到另一座城，蛇吞掉一城又一城的男人。消息很快傳了開來，人們驚慌地談論著，蛇很粗、很粗，很長、很長，足以像城牆一樣緊箍住一座城，不讓人們進出；除非吃到肉，否則蛇不會放過任何人。於是，有人投降，有人抵抗。但是由於蛇的力量太過強大，蛇總是贏。」

「一座城一座城，活在恐懼當中，等待著，等待著即將降臨的災難。但是我們最老的老人家說，有一個男人，不想要被吃掉，他跑到蛇進攻過的城裡避難；那城，只剩下女人。男人說，我們應該要起來奮戰，對抗蛇的侵略，不能讓蛇在我們的土地上繼續做壞事。但女人回答：『我們能怎麼辦呢？我們只是女人，失去男人，我們如何能夠單獨對抗巨大的蛇？況且，蛇已經吃掉我們城裡所有的男人，不會再來了，我們要如何對抗蛇？』」

「女人悲傷而喪志地離去，但是有一個女人沒有走，她走近男人，問他是否想到什麼辦法，可以對抗蛇？男人搖搖頭說，還沒有，不過他會想。於是女人坐下來和男人一起想。終於，他們想到了一個辦法，去通知其他女人，而所有女人也同意了。於是，計畫展開。男人在城裡秀出自己，遠遠地，蛇就看見了。你知道，蛇的眼力挺不錯呢。蛇很快過來，用身軀將整座城圍住，要女人交出男人，否則誰也

別想出去。女人說，好，我們會交出男人，不過，先讓我們開個會。蛇答應說好。」

「於是，女人為男人編了個圈圈；許多許多的女人，編成一個很大很大的圈圈，大到足以套住蛇的身軀。做好圈套後，男人說：『好了，送我出去吧！』男人走近蛇的頭，在蛇咬住男人的瞬間，女人們齊力拉緊圈套，困住蛇，從各地猛力地戳刺──由於太多女人同時猛刺、由於蛇的嘴裡仍塞滿男人，蛇完全無法自衛；牠沒想到弱者竟然也可以用這種方式攻擊牠，驚訝得瞬間軟弱下來，挫敗地哀求：『啊，請原諒我，不要殺了我！』『不，』女人說：『我們必須殺了你，因為你吃掉我們所有的男人。』『要不然，我們打個交易，』蛇說：『如果妳們不殺我，我就把男人吐出來，那些男人還在我的胃裡。』」

「女人想想，答應蛇的提議，不殺蛇，以換回男人，但是不准蛇再住在地面。『那我要去住哪裡？吃什麼維生呀？』蛇說，『這樣不行啦。』於是問題又來了，問題總是需要解決。城裡第一個走向男人的女人說，也許我們應該再去請教那個男人，看看他怎麼想？於是，女人要求蛇吐出剛剛吞下的那個男人。」

「男人被吐出來時，已經要死不活，連說話都很困難，他表示要去請教最初的神，看怎麼解決？他找呀找地，在一棵木棉樹下發現熟睡的神。男人搖醒神，告訴神所有的經過，於是眾神再一次地聚會、商量，到城裡，聆聽女人及蛇的說法。女人說，蛇必須受到懲罰、責

「是啊，行不通。」於是他們又唉喔唉喔了好一陣子，直到眾神再次深入地思考，然後說：「媽媽，我們不知道您怎麼想，但是我們想到了，如果我們前往天空，將天空的規律抄下來，帶到您身邊，讓您可以閱讀，那麼您就可以告訴時間了。」

「好，這樣好。」依娜媽媽說。

於是神前往天空，將天空的規律抄在記事簿裡，帶著記事簿去見媽媽，對她說：「看，依娜媽媽，這就是天空的規律，我們都記在記事簿裡了，但是，這並不完全，我們仍然要去其他地方抄寫，讓規律可以從過去，點點滴滴地建立，並且適用到永遠。」

「好好好，」依娜媽媽說，「將這些規律，都抄寫在我手臂上吧，讓我可以告訴時間，走直些，而不是像個老酒鬼。」

因此，神在依娜媽媽的手臂，寫下天空的規律，正反面都寫，讓時間可以遵循。那也是爲什麼，媽媽的手總是有很多紋路，而後代的人，也藉著閱讀手臂，了解到日曆。手上的日曆。他們將看見時間，直直地行走，而播下的記憶，將獲得收成，永不會被忘記。

老唐尼諾說完，安靜著，而裘娜蒂看著手臂說：「水，已經準時來到了。」

銀河的故事

1999/06/24

此刻聖胡安（波多黎各首都）的夜晚正統領著墨西哥東南山區，我的意思是，此刻，這裡正在下雨。海洋的風吹起記憶的小盒子，吹向木棉樹梢。會說話的珠寶盒在其中一個角落開了口，順著光亮的河流，流來一個故事。那時候老唐尼諾突然像夜晚的驟雨一樣，毫無預期地出現。他若無其事地跟我要火，點燃菸，也點亮記憶。於是話語穿過屋頂，叮叮咚咚像打鼓的雨聲，穿過發光的河流，開始訴說：

「雨還沒脫去山的衣服之前，天空可以看見一條長長的、密集的光亮，從這邊延伸到很遠、很遠……。」老唐尼諾說著，微微示意地將頭從一邊轉向另一邊。

「有人說這叫『銀河』，也有人稱之爲『通往聖地牙哥（Santiago）的路』；許許多多的小星星聚成一條狹長的、通過天際的密語——有人這麼說，但心裡不全然這麼想。像我們最老的老人家就說，我們看見的，其實是一隻受傷的動物……。」老唐尼諾頓了一下，像在等待我沒說出口的疑問：

聆聽，並記住我現在將要告訴你的……

我們村裡最老的老人家說，時間最初根本沒有秩序、沒有組織，踉蹌得像是聖胡士托節慶（Santa Cruz fiesta）裡的酒醉者，有時候趕得要死，有時候又像瘸腿的老人，拖拖拉拉。時間從來不準時；有時候陽光普照，有時候一直下雨，到處都是雨。男人女人錯過許多事，在大混亂中，人們幾乎不能種作、打獵、不能用稻草梗整修屋頂、用樹枝及泥土修補小屋的牆壁。

之前，最初的神，最常做的事，就是到處逛，抓抓水中的螯蝦、咬咬甘蔗、偶爾協助人們區分稻米的穀粒，以及要做成玉米餅的玉米粒，因此，他們看著時間亂走，一時還沒什麼想法。最初的神並不強勢，他們觀察著，用思考取代放任——不過，他們並沒有想得很快。雖然他們是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神，他們仍然思考了好久。

思考了好久，最初的神找來被喚做依娜（Ixmucane）的母親，對她說：「依娜媽媽，現在時間沒有走得很好，一下子跑，一下子拖拉，一下子超前，一下子又落後，人們根本沒辦法耕種，也沒辦法收成，妳應該也看見了，人們變得悲傷，動不動就爭鬥，連甘蔗都不再長在該長的地方。依娜媽媽，我們不知道您怎麼想，但是我們認爲，時間這樣走，眞的不好，沒有人可以適應，人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去哪裡，也不知道未來在何方。親愛的媽媽，您覺得該怎麼辦？」

依娜媽媽輕輕嘆了口氣，說：「時間這樣走，的確不好，造成了

混亂，破壞好人的生活。」

「是啊，不好。」眾神說著，靜靜等待，因爲他們深知媽媽還沒把話說完，但是媽媽欲言又止。那是爲什麼直到現在，當媽媽很難再對我們說話時，看起來像是已經說完。

依娜媽媽又輕嘆，說：「天空有一種規律，如果有人可以花心思讀出來，告訴時間，下一步要如何、從哪裡、走到哪裡，時間就會有依據。」

「如果花心思……」眾神呢喃。

而依娜媽媽嘆了更多的氣，說：「我很樂意爲時間讀出規律，讓時間學習到如何直直地行走，但是我的眼睛已經老花，沒辦法直視天空，沒辦法。」

「是啊，您沒辦法。」

「如果我可以，」媽媽說：「我一定會糾正時間的步伐，但是我根本沒辦法一直看天空，我的眼睛已經老花。」

「喔。」眾神嘆。

「唉。」依娜媽媽也嘆。

他們一直喔唉喔唉，直到眾神又開始思考，說：「對了，依娜媽媽，我們不知道您怎麼想，但是我們想到了，可以將天空拉下來，拉到您身邊，那樣您可以就近觀察，然後告訴時間規律囉。」

依娜媽媽又嘆了口氣說，「你們覺得，我有地方收容天空嗎？沒有，沒有。難道你們沒看到，我的小屋多麼小嗎？不行，行不通。」

話，他們滿懷熱誠，一直說，不停地說，同時說著，沒有誰可以互相了解。

因此，最初的神雖然說很多，卻懂很少。然後誰知道怎麼搞的，反正來到了某個片刻，所有的神都剛好安靜。安靜片刻後，其中一個神說，如果我們之中任何一個說話時，其他的不說，那豈不是件好事？說話的可以傳達，沒說話的也可以聆聽，大家都可以輪流說話。七個各自一對的神聽了都同意。最老的老人家說，那是最初的神在歷史上第一次達成共識；不止說，更要聽。

於是，就在那沒有白天黑夜、沒有男人女人、沒有動物或任何事物的最初，神看著清晨的角落，看著、看著，發現清晨每一處皆在訴說眞實，沒有任何的個體可以全面聆聽，聆聽到所有的隱匿及裂縫，因此神決定分工合作，也就在那時，神開始逐步認識世界；尙未成形的世界。

神看到了，必須要學習、工作、生活及愛；也看到了，不能單靠一個，要靠全部才能夠改變世界。那是爲什麼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神，變得聰明、偉大而眞實，因爲他們學會了對話及聆聽。他們的智慧並不在於對一件事了解很深，也不在於知道很多事，而是深刻地認知到，一及全部都是必要而充足的。

老唐尼諾說完後離去，而我仍停留在原地，等待海洋及光熱明白，必須要出現了……因爲他們從未離開過。

清晨預告了光和熱，預告了新生

1999/05/10

清晨！

兄弟姊妹們：

現在是五月，清晨預告著光和熱，預告著新生；但我說的不是今年五月的清晨。是的，是五月，是清晨，不過是十年前。那時營火在老唐尼諾的泥屋牆壁投射出光及影子，安靜地，老唐尼諾看著裘娜蒂，裘娜蒂看著自己的手臂。我坐在一旁，坐在一杯咖啡前，已經好一會兒。

我來，是爲了請教老唐尼諾，看他是否知道如何將鹿皮製作成皮革，不過他根本看都沒看我帶來的鹿皮，只是看著裘娜蒂，而裘娜蒂看著手臂。彷彿在等待什麼。我的意思是說，老唐尼諾像在等待什麼地，凝視著裘娜蒂，而裘娜蒂也像在等待什麼地，盯著自己的手臂。一直，一直。安靜的屋裡，我抽著菸斗也像在等待，不過這屋裡大概只有我不知道要等什麼。突然，裘娜蒂深深嘆口氣，抬起頭，看了老唐尼諾一眼，說：「水，準時來了！」

「是啊，來了！」老唐尼諾說著，拿出捲菸的器具，我知道那意味著什麼，趕緊爲菸斗添滿菸草，吐了口煙，找個舒服的姿勢，準備

了解現在，允諾未來。」

最初的神用小杯子，裝著記憶，分配給每個人；但由於某些人大過其他人，記憶在人們身上，像是無法均等。在矮小的人身上，記憶深刻且清晰，在壯碩的人身上，記憶被稀釋而缺乏光澤。這是爲什麼人們常說，記憶在弱者身上，更加能顯現出強度，在當權的強者身上，卻很難被發現。因此，當人們越來越老、越來越矮，記憶也會越來越發光。村裡最老的老人家說，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磨亮記憶，因爲記憶存在，尊嚴便在。

①女士們是指一九七八年，一群婦女創設EUREKA委員會，並以絕食抗議，要求政府統計失蹤或死亡的政治犯之人數及生平。

一及全部

1998/12月

十二月清晨。山區十二月清晨總是又濕又冷，霧氣使樹木變了樣。我抽著菸斗，看著菸斗升起孤零零的煙，期望海洋能夠來與我作伴，與我嘴邊彷彿議論紛紛的煙對話。然後我聽到，隱約聽到：

「智慧並不在於對一件事了解很深，也不在於知道很多事。」

啥？我抖了一下，部分是因爲冷、因爲霧氣，但主要是因爲那句話，而不是因爲驚訝——驚訝於火柴點亮手捲菸的瞬間，發現說話的人是老唐尼諾。於是，像往常一樣，我搥搥膝蓋，清理菸斗，發出「智慧」的一聲「嗯」作爲回應。而老唐尼諾坐向我身邊，將手捲菸移至左嘴角，喃喃自語地吐出形狀、顏色及溫度，關於……。

從前從前，在時間尚未被計算的渾沌之初，一切剛開始，清晨，沒有白天也沒有夜晚，沒有光亮也不黑暗，時間既不從哪裡來，也不往哪裡去；那是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神居住的時間。最老的老人家說，最初的神有七個，每個皆是一對。七是古代用來代表全部的數字，一對則是爲了方便走路——那是爲什麼人們說，最初的神生就聰明而偉大。最初的神很小，也不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很會說

棉樹降臨，他記起父親的話：『掠奪者將死於掠奪。』」

「夜晚來臨，獅子走到木棉樹旁，看見小牛犢，像往常一樣，獅子咬住小牛犢，撕裂著，咀嚼著。牠有點懷疑，為什麼今晚的獵物，缺乏血淋淋的鮮美，但是鏡子的碎片，隨即割傷獅子的舌頭，流出了血。獅子以為那是獵物的血，因此更加貪婪地吞嚥。牠沒有察覺到，那是自己的血，吃下整顆心臟後，釘子讓獅子流出更多血。吃越多，失血越多，終於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亡。」

「於是男孩從木棉樹梢爬下來，拔掉獅子的利爪做成項圈，帶回去給部落的老人。老人家看到後，微笑著對男孩說，你不該將獅子的利爪當成戰利品，要妥善保存的，是鏡子。」

這就是老唐尼諾告訴我的、關於掠奪者自取滅亡的故事，直到現在，老唐尼諾還是隨身攜帶著一面鏡子以及一把老式的來福槍。

「以防萬一，獅子忘了遵循歷史的法則，」老唐諾微笑著對我眨眨眼說，「你知道的，以防萬一……」

而海洋迴音般說著：「以防萬一……」。

記憶的度量

1998/8月

最近這裡沒什麼新鮮事，大量的飛機及直昇機允諾著戰爭，雨允諾著種作，而尊嚴允諾著未來。孩童仍是孩童，當小派翠托試著辨明我的菸斗是否像某些人給他的一樣，是用巧克力做的，他叫我Up（應該叫Sup吧）。

我懷抱著從子宮裡便存在的海洋的夢想，記起應該是前幾天吧（八月二十八？），由一群女士發動的事件①將滿二十周年。像任何由下而上，由小至大的運動，在二十年前，一群堅定的異議分子，以絕食抗議，要求當局釋放政治犯並統計失蹤者的人數及生平。我們多數失去記憶的人們，虧欠這些女士甚多，但女士們卻允諾我們，讓我們知曉記憶並未消失或休息，尊嚴也沒有尺寸或年齡。

然後老唐尼諾帶著海洋的禮物來到，訴說著，像海洋搖晃的波紋……。

最老的老人家告訴我們，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神，將記憶分給在地面行走的男女，「因為記憶是好的，」偉大的神說，「幫助我們

獅子與鏡子

1998/7月

老唐尼諾說，當他還是少年唐尼諾時，他的父親老唐尼諾曾教導他，不需要用槍就能夠殺死獅子的方法。他對我耳語父親告訴他的故事，而海洋將可以從我的唇語得知。

獅子咬開獵物，喝牠的血，吃牠的心臟，然後將吃剩的留給禿鷹。沒有動物能夠抵擋，沒有人不感到害怕——只有同樣殘暴、嗜血的力量才足以對抗。

老唐尼諾當時捲著菸，從營火裡拿出燃燒的薪材，點亮菸，若有所思地看著角落裡的年少唐尼諾。少年唐尼諾迫不及待地追問：「到底是什麼力量，足以打敗獅子？」

老唐尼諾遞給少年唐尼諾，一面鏡子。

「是我嗎？」少年唐尼諾看著鏡中的自己，疑惑地發問。

老唐尼諾笑了（幽默地一笑），將鏡子取回，對少年唐尼諾說：「不，不是你。鏡子的意思是要告訴你，足以對抗獅子的，只有獅子自己。」

「喔。」少年唐尼諾點點頭。

但老唐尼諾知道，他並未眞正地了解，於是接著說：「當我們理解到，唯有獅子可以打敗獅子時，便要去想，如何做。村裡最老的老人家說，我們必須派一個男孩，先去觀察獅子的行爲。」

「那是你嗎？」少年唐尼諾打岔。

老唐尼諾沒有回答，像是默認，爲營火再添加薪材後，說：

「村裡的人幫助男孩爬上木棉樹梢，並在樹下綁幾隻小牛犢，然後，轉身離去。男孩必須觀察，獅子會對小牛犢採取什麼行動，回去報告給老人家知道。於是，攀在樹梢，男孩看見獅子來了，血淋淋地吃掉小牛犢，而禿鷹在一旁盤旋等待。等獅子走後，男孩爬下樹，回到村裡，將所看見的，講給老人家聽。老人家聽了之後，想了一會兒說：『讓掠奪者，自取滅亡吧。』並遞給男孩一面鏡子、一把釘子及一隻小牛犢。『明晚，將會是正義之夜！』老人家說完後離去。」

「男孩不懂，走回泥屋，坐在營火前煩惱。男孩的父親走來，問男孩怎麼了？男孩將經過告訴父親，父親也靜默地坐在營火前思考，然後，父親告訴男孩某些話，男孩聽了，面露出笑容。」

「隔天，夕陽將天空染得金黃而黑夜初臨樹梢，男孩牽著小牛犢，來到木棉樹下。在那棵族人們稱之爲母親之樹的木棉樹下，男孩殺死小牛犢，取出心臟，然後將鏡子摔碎，將碎玻璃片灑在血管附近，再剖開心臟，將釘子塞入，重新放好。之後，用支架撐起小牛犢的屍體，讓牠看起來仍像活著。完成後，男孩爬上樹，當夜幕順著木

烘烤一個叫做明天的麵包

1997/7月

老唐尼諾常說，印地安人要烘烤一個稱之爲明天的麵包，需要很多種原料。

「其中之一，便是痛苦。」他將木材堆在火爐前，補充說明。

七月的陣雨過後，土地更爲青綠。我們來到閃亮的午後，裘娜蒂正在屋內烘烤甜玉米麵包，用沙丁魚罐頭，做成容器，在此，我們稱之爲Marquesote。我不知道老唐尼諾和裘娜蒂在一起多久了，我沒問。如常的叢林午後，當老唐尼諾說，痛苦是希望必備的成分，像長久的默契，裘娜蒂則以烘烤甜玉米麵包，具體展現出這道理。

在過去幾天的夜裡，病痛讓裘娜蒂無法入睡，老唐尼諾陪在妻子身旁，說著故事、玩遊戲，減緩她的痛苦。直到破曉時分，老唐尼諾仍在表演誇張的秀：透過暗夜火爐的光，他的手指在地板上投射出各種叢林動物的模樣，焦躁的白尾鹿、犯著可笑錯誤的猴子、自視甚高的孔雀、聒噪的鸚鵡，老唐尼諾在泥屋自然生成的畫布上作畫，逗得裘娜蒂頻頻發笑。

「我還是很痛，但是我一直笑，」裘娜蒂告訴我，「沒想到影子戲，會讓人看得如此高興。」。

那個下午，裘娜蒂爲老唐尼諾烘烤甜玉米麵包，不是爲了感謝他在夜裡創造的那些、沒有藥效的影子，也不是爲了取悅他，她只是證明：痛苦的分享，透過歡樂的影子，帶來信念。

裘娜蒂的手藝及老唐尼諾撿拾的材火，在沙丁魚罐頭的容器裡發酵，誕生出叫做明天的麵包。

而我們喝著熱咖啡，吃下老唐尼諾及裘娜蒂彼此分享的痛苦，也見證痛苦轉爲食物，再轉爲希望的過程。

在山巒，從樹梢滑過又落向地面，彈跳起碎裂的聲響。那相疊的吵雜，在上面，是水篩漏過樹葉；在下面，是水滴落至泥地；而在中間，我們用來搭蓋屋頂的塑膠遮棚，迎接著二月的叢林之雨。沒有一處不是雨，沒有一處不被雨聲包容，因此，當我聽到老唐尼諾說話時，有點驚訝，沒想到話語如此清晰，他含著菸斗說起故事：

「從前，時間無法丈量的從前，最偉大、給予世界生命的神，以特有的方式行過大地——是的，神走路的方式就是跳舞！那時候大地充滿噪音，從各個角落竄出尖叫與吶喊，大量的噪音，不爲什麼的存在；噪音，不是爲了理解，而是爲了不理解。但最初，神以爲那是跳舞的音樂，一聽便立即找來舞伴，像這樣跳起舞來……。」老唐尼諾起身，擺出跳舞的姿態，踩踏著。

「踩踏著、踩踏著，神很快發現，噪音根本不適合跳舞，沒有節奏，也無法讓人愉悅，神停住腳步，專注地聆聽，想弄明白，噪音到底要訴說什麼？但是噪音就只是噪音，沒什麼好說的，於是神挫敗地待在原地；沒辦法跳舞，哪兒也去不了！」

「由於最初的神都十分熱中於行走，沒辦法跳舞，令他們感到相當地悲傷。若是有神不信邪，硬是闖入噪音中開舞，總是步伐紊亂地，隨即被樹木及石頭絆倒，受傷了，無法再走。」老唐尼諾停止點菸的動作，雨和噪音，喧譁著，在煙霧尾隨著火光來到世界之前。

「於是，眾神尋找著方向，尋找著寧靜，但寧靜不知消失到何

方，怎麼找也找不到。眾神在失落中，只好召開會議，訂出協議，要求每個神都必須負責，找到一小片寧靜。眾神往上找、往下找、往東找、往西找，遍尋不著；外面的世界充滿噪音，根本沒有寧靜的縫隙。最後，神想到了，既然向外找，找不到，不如往裡找，於是眾神紛紛往自身探詢，終於發現各自的寧靜。」

老唐尼諾說完，安靜下來，雨聲也停了，天地間彷彿有那麼片刻寧靜，但蟋蟀的叫聲立即響起，窸窸窣窣地將夜晚的寧靜給咬碎。在老唐尼諾離去之前，他站在山腰處，說：「我會再回來！」

我吸入清晨破曉片刻的寧靜，那被遺落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寧靜。

①賓士蘇是阿根廷的歌手，他的歌在拉丁美洲擁有廣大的影響力，歌的主旨大部分是關於政治堅持及愛。〈感謝生命〉一歌原唱作者是智利的民謠歌手 Violetta Parra。

老唐尼諾說完，安靜地坐著，我瞪著他，彷彿在問，這故事跟我問的問題有什麼相關呀？到底，我們還要躲多久？然後清晨的第一道光射向他，他微笑地指向西邊的山，我回頭，看見一道彩虹，沒有來也沒有走，就在那裡，橋樑般，聯繫著世界，聯繫著夢⋯⋯。

安靜與吵雜

1997/02/14

大雨傾盆，海洋做愛後疲倦而滿足地睡去，收音機卡匣，迴帶又迴帶地播出賓士蘇（Mercedes Sosa）①的歌聲，「感謝生命，豐厚的賞賜⋯⋯」。清晨，直昇機迫不及待地盤旋著死亡的訊息，飛過黑暗中的墨西哥東南山區。我想起自命爲Pablo Neruda的Neftali Reyes說過：

願時間來到純粹的時刻
願人群充滿虛無的街
用他們的肉身，結實的肉身
你知道，我不帶任何旗幟

戰爭的鐘面指向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十年前，一九八七年的二月十四，這裡也下雨。雖然那時沒有海洋、卡帶或直昇機，但清晨如期來到游擊隊駐紮的營區。老唐尼諾在前夜背著一袋蕃茄，像平常一樣來串門子。沒有其他人，只有我和他在泥屋裡的廚房，手捲菸及菸斗望向彼此煙霧繚繞的小火星。縱使靠得這麼近，我想，我們仍然必須用喊的，才能讓對方聽見吧，因爲寧靜的夜晚，盈滿雨聲。雨隱匿

們同意去走路，以便尋找到道路。最初的神不像後來的神專斷又跋扈；最初的神，追尋著共識及美好的語言。因此那晚，偉大的神，平等地對玉米仗的男人女人說話。」

「對話後，男人女人同意去和不同膚色、語言及思想的其他人溝通；眞實的男人女人必須用心，走很遠、很遠的路，去尋找共通的理解。」

「玉米做的男人女人，同意去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他們也同意，七是首要的差事。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七個神說，必須完成這七道差事，世界才可能變好；因爲七是氣息、是天空。世界有七層天空，第七層是Nohochaacyum，代表了天父Chaac，第六層是雨神Chaacob，第五層是掌管野地的Kuilob Kaaxob，第四層是動物的守護者，第三層充滿了壞脾氣，第二層是風神，而最貼近土地的balamob，庇佑著村莊及溝通，在最深處，則是Kisin，恐懼及顫抖的神──邪惡。」

「最初的神還說有七種顏色；我已告訴過你顏色的故事，待會兒你若有時間聽，我有時間講，我會再告訴你七道差事的故事。」當手捲菸快要抽完，老唐尼諾快速地補充。

然後，他安靜地回憶著。接著，小火柴再次劃過，手捲菸的煙霧再次出現：「於是，玉米做的男人女人，答應去實踐七道差事，他們看著太陽及月亮交接之處，問最初的神，必須走多遠，世界才能變好？最初的神告訴他們，必須沿著七的倍數一直走──直到今日，這

個數字仍然提醒我們，並非所有的事物都成雙成對，總有個房間爲其他作準備。於是男人女人說好，他們望著山巒──大地之母的胸部──日以繼夜地走著，走著走著，不禁自我懷疑，奇怪，到底要走多少七乘七呀？但最初的神表示，不好意思，神也不知道。最初的神，仍有許多事不知道，仍有許多事待學習；那是爲什麼最初的神會留下來，和玉米做的男人女人一起思考，如何使世界變好。」

「思考、了解、對話、學習；當雨落在那個下午的中間，不上也不下，就在那裡，玉米做的男人女人和最初的神都看見了，光霧的橋樑，聯繫起山巒及村莊，他們也清楚地看見，那橋樑既不從那裡來，也不往那裡去，就在那裡；在雨及世界的上端。透過思考及了解，他們很高興地知道，這是好的，美好的橋樑出現又消失，新的世界正在被追尋、被打造。然後，音樂家帶來了樂器，最初的神和眞實的男人女人開始跳舞。跳完舞，男人女人再次碰面，再七次地發現，七個意義的七道彩虹，必須被行走著，以便實踐這七道差事；而彩虹第一次現身後，只會越來越多；因爲光、霧及顏色，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持續，從一處到另一處。」

「於是，從那個下午開始，最初的神和眞實的男人女人達成共識，用一生去造橋，也造通往死亡的橋；那橋總是以顏色、光及雲霧，到任何地方去，去搭起創新世界的差事。而玉米做的男人女人──眞實的那些──從此，也以七的循環持續生活、使自己成爲橋，然後死去……。」

上與下，構成世界，而通往夢境的道路，需要決心。」

「神並且將月亮放在大地之母的胸前，餵養一代一代的夢境；在夢中，歷史記憶永存。如果沒有夢，死亡及遺忘將大肆歡宴。而土地──我們最偉大的母親有一雙乳房──哺育著男女，讓他們去作夢。學習去作夢，才會成長，才能夠發現尊嚴，並且起而奮戰。那是爲什麼後來，當眞實的男人女人說：我們要去作夢了，意味著，我們要去奮戰了。」

老唐尼諾說完，安靜地坐著，而我再次沉入夢中，夢裡，我夢到我在作夢。我作夢，因此我知道；我作夢，因此我了解……，而月亮正從大地之母的胸前，迆邐出一條牛奶般的銀光道路，通往聖地牙哥。黑夜是女王；一切仍有待去創造、去作夢、去奮戰。

──El Sup，正在收工中……。

①「荷那西」是墨西哥的傳說，意指人類或神的變身，以動物的形式出現。通常一個人擁有十分強的性格──如魔術師或國王──才能夠變身。

彩虹的故事

1996/01/07

夜晚將盡，灰亮的光線預告著黎明，老唐尼諾放下肩扛的兩袋咖啡，坐到我身邊。我在等待，等待橋樑般的聯繫，幫助我度過沒有夥伴的處境。那樣的聯繫，只能在夜晚偷偷進行，因爲那仍是一九八六年的元月，我們仍在躲藏，仍然和未來的夥伴們失聯。我面朝西方，挫敗地抽著菸斗，心想，眞希望有個不一樣的清晨呀！

而老唐尼諾保持沉默，僅僅發出細微的捲菸聲響；召喚煙霧及故事必備的手捲菸。他什麼也沒說，安靜地與我同坐，很有耐性地等我先開口。

我說，「到底，我們要躲到什麼時候？」當最後一縷煙從菸斗溢出。老唐尼諾清了清喉嚨，終於下定決定般，點燃菸；像是希望慢慢地釋放，他慢慢地用故事點亮黑暗……。

「在世界剛剛誕生的某個夜晚，最初、給予世界生命的神走下來，和玉米做的男人女人說話。那個夜晚，像今晚一樣寒冷，天空眨著淚水，在下雨。最初的神坐下來，和眞實的男人女人溝通，希望他

「你的意思是……」我點燃菸斗問他。

他拿起彎刀，試了試鋒利度，放下工作，以手和嘴唇，抽起菸斗也吐出故事：「現在我要告訴你的故事，沒有人知道；雖然我的祖父，也曾經對我說過相似的故事，但是他說，必須等到我自己眞正夢到時，才能夠體會。因此，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故事，是我自己夢到的故事，不是我祖父告訴我的故事。」老唐尼諾說著，伸直腿，搥了搥疲累的膝關節，呼出一團煙，朦朧了一片恰巧掉落在他大腿間、映著銀白月光的葉片。他說：

「我們的神，居住在祖先的每一道皺紋裡；通過時間，祖先找到了我們，而最偉大的神，也藉由祖先，教導我們。當雲霧繚繞大地，像無數雙小手，從天空伸向山巔，最初的神走下來，和男人女人一起玩耍，教導我們眞實。但是人類無法辨識出神的樣貌，因爲神總是以夜晚或雲霧蒙面。我們只能作夢，以便了解更多。」

「在夢裡，最初的神告訴我們，不懂得作夢，將徹底孤單，並且隨時得掩飾自己對於無知的恐懼。神教導玉米做的男人女人，如何去作夢，去學習說話，以便讓別人了解，也了解別人。最初的神賜給人類『荷那西』（nahuals）①——你知道『荷那西』嗎？『荷那西』可以幫助人類變身，成爲美洲虎、老鷹及土狼；讓人類像美洲虎一樣勇猛，像老鷹一樣飛翔，像土狼一樣，擁有洞穿強權者謊言的本領。」

「最初的神創造世界；最初的世界，原本皆是夢——人類出生、死亡的土地，原本是一面巨大的夢鏡，如實反映出神的夢想。在夢想的應允之地，所有的神居住在一起，鳥類也住在一起，沒有階級。直到不公義的政權誕生，毀壞了一切；將少數人拉到上層，多數人貶抑到下層，於是世界變了——從前不是這樣的呀，從前，最初的世界極爲遼闊，每個人都可以像鳥一樣，自由飛翔，但是現在世界縮小了，少數人在上面，而多數人擠在下面。裂縫，裂縫漸漸擴大，不再反映出神的夢想。」

「那是爲什麼，神要賜予玉米做的人類，一面叫做『尊嚴』的鏡子。在鏡子裡，人類是平等的，不平等，就會起來反叛。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起來反叛的——他們死去，因而我們活著；至今，祖先們仍活在我們體內。這面尊嚴之鏡，阻擋住魔鬼與黑暗的交易，只要面朝鏡子，黑暗之神就變不出把戲，魔鬼也會被照得無影無蹤。」

「爲了自由平等的夢境，最初的神還指引出四個方向、兩個區別，提醒眞實的男人女人，要繼續前進；前後左右，一邊及另一邊，

七個神，總是需要睡覺。爲了醒來後，可以看到色彩繽紛，神在心裡想著保存之道，湊巧，那時飛過一隻金剛鸚鵡，於是神抓住牠，將所有的顏色放置在牠身上，並將金剛鸚鵡的羽毛張開，讓牠足以承載顏色——那就是今日我們看到的金剛鸚鵡的模樣。至今，金剛鸚鵡仍會在人類的身邊飛來飛去，以防萬一，人類忘記他們有著如此豐富多樣的顏色及思想，並且隨時提醒著人類——讓每一種顏色及思想，都有生存的空間，將是件多麼美好的事呀！

①金剛鸚鵡（macaw），產於中南美洲的大型鳥類，羽毛色彩鮮豔。
②一種玉米釀的飲料。

夢的故事

1995/12月

教育就像奮戰；老唐尼諾抽著菸，坐在泥屋前磨利彎刀，我睡在他身旁，蓋著蟋蟀的鳴叫聲及不安。就像十年前或十年後，同樣的煙霧瀰漫，黑夜是巨大的海洋，看不到盡頭或開始。之前，月亮曾稍稍露臉，雲層的光讓山脈現身，山頂像是鍍銀的陽台、雀躍的跳板、處女秀的舞台。然後，金色的光，暗中巡視著山谷的期待，緊接著，金光漸漸轉爲銀色，轉爲珍珠母的色澤。那光的浪潮，揚起帆，向上前進，而黑夜悄悄褪去，褪入安靜的懷舊之中。

那是一九七五、一九八五、還是一九九五年的清晨？十二月天。海洋仍面向西邊。天空沒有下雨，但是寒冷的濕氣，濕透了我的衣裳，滲入我極不安穩的夢境。我睡著，但是沒有獲得眞正休息地、睡在壓迫感裡，翻了個身，又醒過來。老唐尼諾瞥見了，問我：

「夢到什麼嗎？」

「沒有。」我伸出手，探進子彈匣裡，摸著菸草及菸斗。

「這樣不好，」老唐尼諾說：「你應該作夢，讓夢境幫助你，了解自己。」說完，他又開始磨刀，在磨刀石上，對抗著時間的鏽。

愛——做愛是讓人疲累並且好眠的妙方——而神開始打架。這些神，不像最初創造世界的七個神，他們天生好鬥；因為無聊，只好打架。他們很生氣，世界竟然只有兩種顏色：要不就是夜晚送來的黑，要不就是白天行走的白，若說勉強有第三種顏色，那也不是眞正的顏色，而是介於清晨與傍晚之間，避免黑與白直接衝突的灰。好在，這些神雖然愛打架，總算還有些智慧，他們開了個會，決定創造更多的顏色，好讓男女在行走時及做愛時，多些色彩。

其中一個神出發去尋找靈感，他想得如此專注，以至於沒有注意到路況，一不小心，被一顆大石頭給絆倒，撞破頭，流了血。他咒罵了好一會兒，咦，突然發現自己流出來的血，不同於世界既有的顏色，他趕緊回到眾神的聚會所，秀給他們看，神將此命名為「紅色」，第三種顏色於焉誕生。

不久後，另一個神去尋找希望的顏色，雖然花了點時間，他畢竟找到了。於是他將希望的顏色，帶回去給其他神看，第四種顏色，「綠色」出現。另一個神，選擇挖地，其他神問他：「你在幹嘛？」他說：「我要尋找土地的心臟。」隨著四處漫起的塵土，他很快找到第五種顏色，「褐色」。

還有一個神不停地往上爬，他說：「我要去看看地球的顏色。」當他抵達所能抵達的最高處，果然看見地球的顏色，但是他不知道要如何將這顏色帶回去，於是他站在那裡，一直、一直看，直到顏色映入他暫時失明的瞳孔。他不顧一切、跌跌撞撞地往下跑，跑到其他神

的聚會所，「快看，我帶回來地球的顏色，就在我眼睛裡。」神將此命名為「藍色」。

另外，還有一個神，被孩子的笑聲給召喚，偷偷走近孩子的身邊，趁孩子們不注意，偷走他們的笑，讓他們哭。那是為什麼人們常說，孩子們總是前一秒鐘笑，後一秒鐘哭，因為神可以如此神速地偷走孩子們的笑容呀。孩子們的笑成為第七種顏色，「黃色」。

到此，神累了，將顏色收藏在小盒子裡，放在木棉樹後，喝了點Pozo②之後，就去睡覺。

但是小盒子並沒有鎖得很緊，神睡著後，顏色通通跑出來玩耍、做愛。不同的顏色彼此做愛，誕生出越來越多新的顏色。木棉樹看顧著他們，伸出手臂，垂下葉片，遮風擋雨，避免雨水一來，迅速將顏色沖走。然後神醒過來，發現，哇，世界已經不只七個顏色。神對木棉樹說：「是你賦予顏色生命的，從此，你必須照料世界，並彩繪它。」

神爬上木棉樹梢，從頂端將顏色往下丟，於是，藍色附著到天空，也附著到海洋。綠色落向草地及樹林。褐色較重，掉落至地面。那彷如孩童般笑容的黃色，灑向陽光。紅色被動物及人類的嘴巴吃了進去，嘴巴深處成了紅色。至於黑色及白色，原本就在那裡。神丟擲顏色時很隨興，搞得一團亂，有些顏色還濺到人類，於是人類有不同的膚色及思想。

丟了一會兒後，神又累了，想睡覺。這些神不像最初創造世界的

「好。」螞蟻說：「我們很高興做這件事，因爲我們小角色也有自己的方式對抗邪惡；不管邪惡的身世有多麼強大。」

螞蟻排成列出發，難以數計的微小，通過花園，沒被發現，一小撮咬斷並抬起紅色花朵，一小撮咬斷並抬起白色花朵，另一小撮咬斷並抬起黃色花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螞蟻們抬出花朵，交給黎明獵人。

黎明獵人看到花，非常高興，對螞蟻說：「親愛的姐妹，謝謝你們。雖然你們很小，但是你們的力量很大，你們應該要一直團結，那麼就沒有任何的強大可以擊敗你們。」那是爲什麼至今，螞蟻一直存在，不管遇到再大的災難。

隔天，邪惡紳士來到，這兩個黎明獵人將花遞給他們，邪惡紳士十分驚訝，賀納波及依斯坦，竟然沒被刀砍死，還拿到紅色、白色及黃色的花。於是邪惡紳士非常、非常地生氣，只好再次去尋找其他的理由及藉口，好對付反叛者……。

顏色的故事

1994/10月

「看！」老唐尼諾指著午後天空飛過的一隻金剛鸚鵡①對我說，我抬起頭，看見鮮豔的條紋穿越灰色霧氣，就快要下雨。

「這簡直令人不敢置信，那麼多顏色，竟然同時出現在一隻鳥身上。」我說著往頂坡走，前方路徑已被泥巴掩蓋，繼續走了幾步，我才發現老唐尼諾仍在我身後，坐在小土丘上，歇了口氣，捲起菸。我回頭問他：「你難道不覺得，我們應該趁下雨之前，趕回村落嗎？」順便拿出菸斗。但他彷彿沒聽見，又被一群蜂擁而至的大嘴鳥，吸引了視線。那片刻，他手上的菸正在等待火舌，展開一幅煙霧繚繞的圖畫，然後，老唐尼諾清了清喉嚨，點燃菸，讓自己舒服地坐著，慢慢說起：

金剛鸚鵡並非總是長這樣。從前金剛鸚鵡幾乎沒有顏色，一身灰，短短的羽毛，像被淋濕的雞。那時候也不知道爲什麼，世界出現很多種鳥類，連神也不知道是誰創造的。反正就是有一天，當夜晚對白天說：「我們走得夠遠了吧。」神醒過來，男人女人開始睡覺、做

惡紳士說，這提議不錯，就整裝進入黑暗之屋。他們運用智慧，招來金剛鸚鵡──守護所有顏色的鳥──向金剛鸚鵡借點紅，塗在火把的尾端，讓火把從遠處看來像是點燃。再招來螢火蟲，請其中兩隻作伴，分別裝飾雪茄的尾端，讓雪茄從遠處看來也像是點燃。

然後，黎明來到，守衛報告邪惡紳士，火把亮了一整晚，獵人也整夜抽雪茄，於是邪惡紳士很高興，心想，這下可找到好藉口，可以殺死賀納波及依斯坦了。但是，黎明獵人走出黑暗之屋，遞上完整的火把及雪茄。邪惡紳士很生氣，因爲又失去了一個殺人的藉口。邪惡紳士說：「看來，這些反叛者很聰明，非常聰明，我們必須再想想其他理由。」

「對了，」邪惡紳士說：「就讓他們睡在刀之屋吧，這樣，刀子會馬上砍掉他們的思想，他們也會馬上死掉。」

「還不夠，」另一個邪惡紳士說，「反叛者太會想了，必須設下更艱難的圈套，以防萬一，他們沒被砍死，走出來，還有其他理由，殺死他們。」

「好，就這樣。」於是邪惡紳士去找賀納波及依斯坦，告訴他們：「現在你們好好的休息，我們明天再談，不過我們先講好，明天，你們必須給我們花朵。」邪惡紳士說完，一陣竊笑，因爲他們已經命令花園的守衛，夜晚不准讓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靠近，格殺勿論。

「沒問題，」黎明獵人說：「請問，你們要什麼顏色的花呢？」

「紅色、白色及黃色。」邪惡紳士說：「不過，事先講明喔，如果明天清晨沒有紅色、白色及黃色的花，我們可是會失望，必須殺了你們喔。」

「別擔心，你們會得到你們想要的花朵。」

兩個黎明獵人走入刀之屋，刀片立刻切過來，要將他們剁成碎片，但是他們反應更快，說：「等等，我們先談談。」

刀片想，姑且聽之，於是黎明獵人說：「如果砍了我們，只會得到很少的肉屑，但如果不砍，我們將提供你們各種動物的肉體。」

刀片想想，同意這提議。這也是爲什麼，後來刀子總是用來切動物的肉，而不是切人肉；如果切人肉，黎明獵人會逮捕它，要它爲所犯的罪付出代價。總之，賀納波及依斯坦安靜地待在刀之屋，保有完整的思想及生命。他們彼此商量：「既然我們已經知道花園有守衛，一靠近就會被殺，我們該如何取得邪惡紳士要的花呢？」

兩個黎明獵人想著，領悟到，他們需要弱小者的幫忙。於是他們呼喚那些被稱爲「葉片剪刀手」的螞蟻，對螞蟻說：「姊妹們，革命的道路需要你們的幫忙，因爲邪惡紳士要摧毀我們的奮戰。」

「沒問題，」螞蟻問道：「我們該怎麼做呢？」

「請你們去花園咬斷紅色、白色及黃色的花朵，抬回來給我們。我們沒辦法去，因爲邪惡紳士已經下令，如果我們靠近，守衛就會攻擊。不過你們如此之小，他們甚至看不到，也不會對你們採取任何行動。」

段時間，因此我們最初的祖先，也像我們一樣，生活在反叛之中。強者之所以變強，是因爲嗜血，嗜飲弱者的血。因此，強者越來越強，弱者卻越來越弱。但是有一天，有一天，弱者一定會喊道：「夠了！」然後起身奮戰，獻出血液──不是爲了餵肥強者，而是爲了哺育弱者。

就這樣，一天一天，反叛的歷史有多久，規訓及懲罰就有多久；強者用來打壓反叛者的方式，在今日是監獄及墳墓，在從前，是刑房。七間刑房，試煉著反叛者，如同今日，只是變換不同的名稱罷了。

最早的七間刑房是：

黑暗之屋，沒有一絲絲光亮，全然空蕩的漆黑，任何人進入，都會迷路而深深疑惑，沒辦法離開，沒辦法從另一個方向出來，最後將迷途至死。

冰冷之屋，強勁的冷風及冰雪，凍僵每個進去到裡面的人，讓人們心冷，感覺也冷，最後死於冷透了。

美洲虎之屋，沒什麼，就是凶猛的美洲虎，張開血盆大口，貪婪而凶殘地撕裂任何進入到屋裡的靈魂，讓人們對任何事物都充滿恨意，最終死於恨。

蝙蝠之屋，蝙蝠尖叫著、嚎哭著、齧咬著，吸入每個進入到屋裡的人的信念，讓人們不再相信，最後死於懷疑。

刀之屋，到處是鋒利的刀片，任何人進入，頭都會被砍掉，連帶

地思想也會被剷除，於是人們將沒有思想地，死於思想的滅絕。

悲傷之屋，沒什麼，就是悲傷。悲傷會讓停留在屋裡的人爲之瘋狂，沉溺其中，忘了、忘了，什麼都忘了，最後死於失憶。

虛無之屋，虛無，耗盡所有的慾望，生存的慾望、戰鬥的慾望、愛的慾望、去感覺、去走路的慾望……，任何一個人在裡面，都會像死人一般度日──因爲沒有慾望地活著，只不過是活死人。

七間刑房，爲反叛者而設，爲任何一個、不想要被動接受血液只爲了餵肥強者的人而設；而死亡，死亡將爲死氣沉沉的世界注入生命。

說起，很久很久以前，有兩個被稱爲「黎明獵人」的反叛者，賀納波（Hunahpe）及依斯坦（Ixbalanque），反抗著邪惡。邪惡住在赫伯（Xibalbe）洞穴裡，而洞穴在很深、很深的地底，爬上來後，要走很遠、很遠的路程，才能抵達土地。地面上有個邪惡帝國，由一群邪惡紳士掌控。有一天，邪惡紳士耍了詭計，要賀納波及依斯坦來到邪惡帝國，以便深入邪惡本尊的住處。

當黎明獵人來到，邪惡紳士馬上將他們關進黑暗之屋，給他們一支火把及兩支雪茄，告訴他們，必須整夜點燃，但隔天仍需交出完整的、未曾點燃過的火把及雪茄；而且，守衛還會整夜看守，看看火光是否有熄滅。如果隔天，賀納波及依斯坦交不出完整的火把及雪茄，就得死。

這怎麼可能？但黎明獵人不怕，完全不怕。他們自信滿滿地對邪

前言

像是世界大多數原住民部落（當然包括台灣），藉由口傳，將族群的神話、經驗、智慧傳遞給下一代。「老唐尼諾」抽著菸，在墨西哥東南山區，告訴游擊隊員馬訶士印地安人的故事，而馬訶士再將這些融合傳統與現代思維的故事，寫出來，透過Email，傳給全世界看。

口傳的智慧，訴說時，除了言語，還有表情，還有身歷其境的臨場感。而我們在城市收到游擊隊員寫來的信，藉由閱讀——眼睛看過之後，看能不能帶動身體其他部位的行動？

光，花朵及破曉

1999/11/01

坎尼克想到了但是沒有出聲，他身旁的印地安人卻馬上感知。當交戰時刻來臨，前線的印地安人會等到敵軍先開火，而後方的印地安人會迎過夥伴們倒下的屍體，再往前去。

——引自 Ermilo Abreu Gomez《坎尼克：瑪雅英雄的歷史傳說》

死亡回到山裡的村莊拜訪我們，再一次對我們說話，聽我們說話。我們在所有營區及小屋空出一小片土地，邀請死亡來吃飯、談笑、抽菸、喝咖啡、跳舞！是的，跳舞！我們的死亡是很好的舞者，眞實的舞者，愛跳舞也愛說故事。藉由聽故事，我們最初的祖先學會了說話及走路；我們也是，死亡也是。在山裡，花朵的歲月就是死亡的歲月，而今天的故事是……

村裡最老的老人家告訴我們，強者已經屠殺、征服了我們好長一

走樹幹，另一個又取走根莖，你們難道不知道，這樣是行不通的？」

「如果只在果園裡插入枝葉，沒有樹幹撐持，沒有根莖吸收養分，樹葉一定會因爲懷念，虛無至死；如果只種下一截光禿禿的樹幹，樹幹也會因爲缺乏呼吸，長不出綠意；相同的，如果只埋入根莖，也無法成長。」

「不如你們約好，讓我在每個人的果園裡，都待上一陣子，直到結了果實，也有新的種子，再移往其他的果園。以此類推，讓所有的果園都有機會美好豐碩；你們覺得如何呢？」人類聽了建議後，陷入思考中……。

「就這樣？」海洋問。

「就這樣。」我闔上書。

「但結局到底如何？人類是劈開了樹木，還是依序輪流，或什麼的？」海洋追根究底。

「我不知道，」我閃躲著海洋丟向我的筆，回答說：「等著瞧囉。」

——正在哼歌的El Sup唱著：我的父親與我，在沒有邊界的院子種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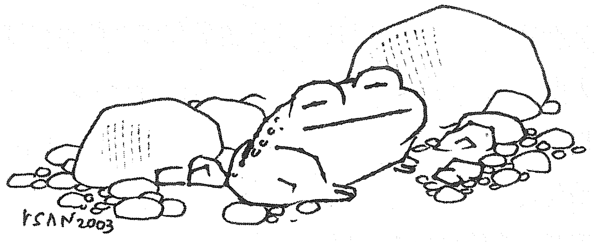
深山來的信

老唐尼諾 系列 ★★★

於是小蟾蜍決定留在沼澤，學習扮演好一隻鱷魚。他成功了，因爲有一天獵人來到，宣稱蟾蜍是目前最時髦的皮件原料。

而購買到蟾蜍皮包的貴婦將炫耀地說：「看呀！這可是用一種非常罕見的、變種的鱷魚皮製成的喔。」

故事的寓言告訴我們：人們總是成爲他們想要的。



小樹及其他

1999/2月

又是一個很早很早的清晨，海洋疲憊著，我點燃菸斗，朗聲讀起故事：

從前有棵小樹在原地唱歌，希望用歌聲撫慰所有果園，直到有一天，人類來到將小樹挖走。

人類有很多個，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小樹；小樹其實也很盼望，能夠與大家分享，但是小樹只有一棵，人類的果園卻有很多座。

於是，人類開始爭執，爭執著誰有權帶小樹走。其中一個說，小樹應該歸他，因爲他是全人類中最棒、最優秀的；另一個說，才不是呢，小樹應該歸他，因爲他的果園又大又漂亮；但是又有另一個跳出來說，只有他能夠帶走小樹，因爲他是眞正的園丁……。爭執者各有理由，雖然每個人都是其他人的「其他」，但是誰也不服其他。爭執來爭執去，最後只好決定，不如每個人都取走小樹的一部分！

「不行！」小樹聽了大喊：「姑且不論人類根本不應該砍樹、破壞環境，就拿這件事來說吧，你們其中一個取走我的枝葉，另一個取

洞，以防萬一貓頭鷹攻擊。然後夜晚來到，貓頭鷹現身。躲在石洞內的小蟾蜍問：「貓頭鷹先生，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我該去哪裡找誰，讓我變成一隻鱷魚？我不想當蟾蜍，鱷魚才是我心所願。」

「你一是一誰？」貓頭鷹轉頭探看，「你在哪裡？」

「是我，我在這裡。」

一聽到回答，黑暗中聽聲辨位的貓頭鷹立即飛撲過去，抓住石頭——以爲是隻蟾蜍——往肚裡吞。這一吞，石頭的重量，瞬間讓貓頭鷹跌落在地，鼓脹的肚子還隱隱作痛。

「唉呦，快幫我把石頭拿出來，不然我不能飛了。」貓頭鷹哀號著，但是小蟾蜍表示，除非貓頭鷹先告訴他，如何變成鱷魚。

「先幫我啦，我就告訴你。」貓頭鷹討價還價。

「不行，要是我先幫你，到時候你可能會什麼也沒說地吃掉我。」小蟾蜍不爲所動，貓頭鷹只好讓步，「好吧，我說、我說」。

「你應該去找獅子，因爲獅子是萬獸之王，理應知道所有動物生成的原因；現在，快幫我把石頭拿出來吧。」

不過小蟾蜍回答：「我可不能幫你，免得你又去吃其他蟾蜍。」

「你看，」貓頭鷹叫道：「你還說什麼想當鱷魚，根本就是隻蟾蜍，不然你幹嘛那麼擔心其他蟾蜍？」

但是小蟾蜍不予理會，跳著去尋找獅子。

獅子住在洞穴裡；由於小蟾蜍不知道獅子是否也會吃蟾蜍，因此他想到一個點子，那就是僞裝成石頭。他跳進爛泥巴裡滾一滾，一動

也不動地等到獅子從洞穴裡出來，「獅子先生，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蟾蜍如何變鱷魚？」

「你一是一誰？」獅子問。

小蟾蜍回答：「是我，我在這裡。」

獅子一看，是塊石頭，說：「是塊石頭嘛，還說什麼蟾蜍鱷魚的？」

不過小蟾蜍不死心，哀求著：「還是請您告訴我吧，因爲目前的我，不是我想要的樣子。」

「事情通常是這樣，」獅子哲學家般沉吟：「你就是你，不可能變成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突然，一陣雨打向小蟾蜍身上覆裹的泥巴，小蟾蜍仍然不確定獅子是否吃蟾蜍，因此他倉皇地離開，回到家鄉池塘。

悲傷的他坐在池塘邊想了又想，難道眞的只能是蟾蜍，不能是鱷魚？難道只能接受這樣的自己？他決定再去沼澤找鱷魚談一談。

但是去到了沼澤，左瞧右探，卻不見鱷魚的蹤跡。鱷魚呢？小蟾蜍問其他動物，其他動物回答，「你沒聽說嗎？鱷魚已經被獵人補殺，做成皮包及一雙鱷魚皮靴。」

什麼？

小蟾蜍聽了若有所思——此刻你們每個人心底是否在想，小蟾蜍大概很慶幸，當時沒成爲一隻鱷魚吧？——但是思考過後，他大喊：「這也不是什麼壞結局呀！你們看，鱷魚已經超越了自己。」

酸橙的認同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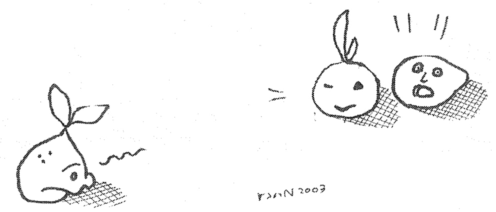
1998/01/09

從前有一顆酸橙，內心備受煎熬。

「我既不是柳丁也不是檸檬。」它呢喃著，掛在樹梢憂慮。看著柳丁在柳丁樹，檸檬也有檸檬樹，因為沒有歸屬感，益發感受到折磨。然後，Saul及Andulio走近，摘下酸橙當足球踢。

「喔耶，我獲救了！」酸橙大叫。當Andulio運球，閃過Saul往球門射去，那球門，一個雞籠，正關著一隻小豬仔；豬仔因為長久被關在雞籠裡，還以為自己是隻雞呢。好巧不巧，「喔耶」的呼喊聲，恰恰吵醒了這隻自以為是雞的小豬仔。

故事的寓言告訴我們：密室不止一個出口。



不知足的小蟾蜍

1998/02/24

從前有一隻小蟾蜍，不滿足於當一隻蟾蜍，他想成為一隻鱷魚。他走進沼澤尋找鱷魚，對鱷魚說：「我想成為鱷魚。」

鱷魚說：「你不可能成為鱷魚，事情就是這樣，蟾蜍不可能變鱷魚。」

「是啊，先生，」小蟾蜍說：「但是我仍然想要成為一隻鱷魚，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鱷魚回答：「你無能為力，既生為蟾蜍，一輩子蟾蜍。你要知道，鱷魚是鱷魚，蟾蜍是……」。

不待鱷魚說完，小蟾蜍又說：「是啊，先生，但是我仍然想要成為一隻鱷魚，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我該到哪裡，去找誰請益？」

鱷魚只好無奈地表示：「我不知道，也許貓頭鷹吧。」

於是小蟾蜍出發去叢林尋找貓頭鷹，他在途中遇到另一隻蟾蜍，另一隻蟾蜍提醒他：「貓頭鷹只在夜晚出現；但是當你接近時，要小心點，因為貓頭鷹會吃掉蟾蜍。」

等待著夜晚降臨，小蟾蜍從頭頂往身旁堆石頭，疊成一個小石

精神分裂的豬

1998/01/06

嘿，給我點時間，讓我告訴你，我爲安東尼托畫了隻驢子呢。安東尼托今年五歲，出生時身體就有缺陷，長久潛伏的不幸遺傳，造成他雙手萎縮。但是他仍然靈活地握住彩色鉛筆，在我給他的圖案上著色。每隔一段時間，他就來找我畫畫，並且偷偷期待著色後，我將送他糖果作爲獎賞。於是，一隻驢子出現了。安東尼托看了後，選擇藍色鉛筆。

「哪裡有藍色的驢子啊？」我問他。

「這裡啊。」他慢條斯理地回答。

好吧，既然沒辦法向他證明，世界上並沒有藍色驢子（安東尼托一定也知道，此事無從證明，所以放心地塗著藍色），我改爲對他說故事。那些長久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清晨所醞釀、彷彿海洋中海馬呢喃的眾多故事中的一個。縱使安東尼托懷疑地看著我，我仍然開始訴說：

從前有一隻豬，以爲自己是一隻雞。當他還是豬寶寶時，他和一

群小雞在一起吃飯、玩耍、睡覺。但是不久後，他開始對自己正常的成長速度感到煩惱，因爲他已經大得跳不上雞群休息時站立的棲木，有一次甚至還弄斷雞窩裡的棲木，跌了個四腳朝天。但是挫折動搖不了他的信念，他，一隻小雞──喔，不，他現在已經是隻公雞了──還學會叫咕咕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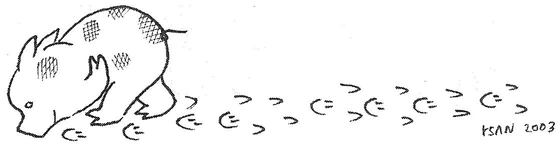
安東尼托聽了後，瞪大眼睛對我說：「你看吧，我早說過有藍色驢子。」然後，帶著筆記本一溜煙走了。

我回返自身，向海洋尋求理解，但海洋對我說：「這眞是個蠢故事。」

我辯解地答稱：「嘿，妳爲什麼這麼說，我以爲我們都是馬訶士耶。」

唉，不然我能說什麼？

──El Sup，正在叢林裡尋找味道嚐起來像豬肉的雞。



一縷雲的傳說

1997/11/07

從前有一片非常微細孤單的雲，時常受到排擠，因為她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幾幾乎只有一縷。當厚雲層要降雨，將山巒刷洗得更為青綠，小雲飛過去也想貢獻時，總是遭到嘲笑與拒絕：

「妳太渺小了，根本沒什麼可以給予。」

悲傷的小雲只好再去找其他降雨的可能性，但是不管她飛到天空的哪裡，雲層推開她。飛呀飛地，她來到一處沙漠地，那裡空氣乾燥得長不出任何植物。小雲瞧見了，高興地對鏡子說：

（喔，我忘了告訴你，小雲隨身攜帶鏡子，以便自己對自己說話。）

「就是這裡了，這是我下雨的好地方，因為沒有其他雲會來。」

於是小雲盡自己最大的能耐，擠呀擠地，終於滴落一滴雨。

滴答。

雲化作雨，一滴一滴，孤單的小雲獨自奮鬥著，但地面並沒有任何期待。最後小雲將自身全部灑落；而沙漠如此寂靜，靜得連一滴水落向石頭都彷彿發出巨大聲響。

滴答。

滴答的潑濺聲驚醒了土地，「什麼？是什麼聲音？」

「是一滴雨落下來的聲音。」石頭回答。

「一滴雨？意思是快下雨囉。快！快！醒來，快下雨了。」

土地連忙喚醒那些為了逃避豔陽而躲避到地底的植物，植物懶懶地抬頭看了一眼──就在那一眼，沙漠彷彿瞬間充滿了綠意，連遠處的雲層都看見。

雲層說：「看呀，那裡有一片青綠，之前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呢？現在，讓我們去降雨吧。」雲層陸續來到沙漠。

雨呀雨地，雨水讓種子發芽，樹木茁壯。

雲層驕傲地說：「還好我們在這附近，不然這裡根本不會變綠。」

沒有人記得小雲；沒有人記得散盡自己、灑落第一滴雨的小雲。

但是石頭保有這秘密。

當時間經過，最初的厚雲層消失，第一批樹也死去，石頭永不死，告訴所有在這塊土地出生長大的植物、告訴新飄來的雲，關於曾經一縷雲，多麼努力地降下第一滴雨的故事。

前言

在「童話游擊」系列中，有以爲自己是隻雞的豬（以爲自己是白人的印地安人？）、想要當鱷魚的蟾蜍、努力降下第一滴雨的小雲、二〇〇一年成爲馬訶士妻子的「海」等角色。一方面提醒人們，「密室不止一個出口」，別陷在現實邏輯老舊的圈套中，另一方面也強調出認同的重要性；認同自己，就是認同所出生的土地及文化——而人們總是成爲他們想要的。

從來沒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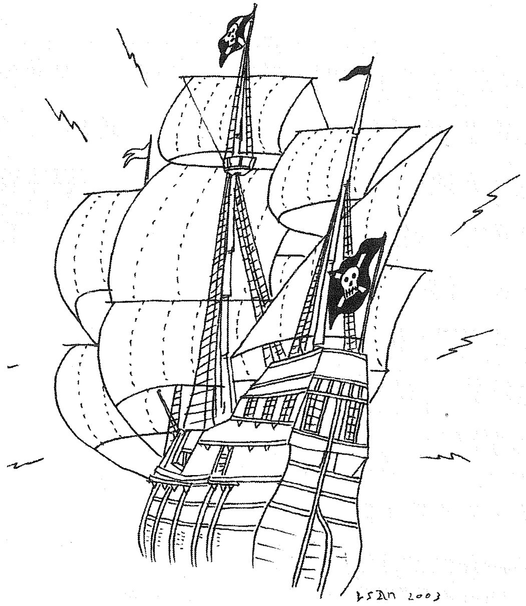
1996/12/08

有一個他，是夜晚。陰影中的陰影，步伐孤單，走過無數黑夜去找她。

有一個她，是白晝。光點閃爍，發亮的舞步，走過無數白晝去找他。

他和她，總是尋找著對方。他和她，夜晚緊隨著白晝，彼此明瞭，長久的跋涉彷彿沒有目的——相遇看來如此不可能，不可能，從來沒有過……。

但黎明，黎明永遠，爲他和她而來到。



深山來的信

童話游擊 系列 ★★★

憶，讓他寫下的故事……。

＊＊**上層與下層的關係，見證著推翻與奮戰**

「標題怎麼這麼長？」我對德瑞多說。

但他用「刀劍」威脅我，「少在那邊抱怨，快將故事寫下來，不然有你好看。」好吧，讓我們看下去。

從前有一片小地板，非常難受，因爲任何事物都發生在他上面。

「你在抱怨什麼？」但其他地板對他說：「身爲地板，有什麼好期待的呢？」

於是，小地板從未說出過他的夢想。他夢想著，有一天，一道光，照亮他，他能夠輕盈地飛起來，飛到天空，和雲朵談戀愛。但是，日復一日，雲朵從天空飄過去，根本沒注意到他。小地板越來越難受，越來越不能感覺到高興，他哭了起來，一直掉淚、掉淚、掉淚……。

「喂，你要在文章裡放幾次『掉淚』？」我打岔著問德瑞多。

「啥？從來沒有人膽敢質疑我——偉大的黑甲武士——你算什麼東西呀？一個大鼻子的男孩，鼻子還因爲感冒，紅紅的。」德瑞多對我伸出手指頭，直直地指向通往鯊魚腹部的木條，我立刻安靜；倒不是因爲我害怕鯊魚，而是一沾到水，必定會使我長年的感冒更加嚴重。

我看，還是算了。

反正就是掉淚嘛！一直地掉淚，造成小地板潮濕又滲水，人們不得不將東西搬開，經過時也都避免踩到，於是小地板上空無一物，且因爲掉太多眼淚，變得很輕。再沒有任何東西，壓住小地板，小地板開始去流浪。他飛了起來，飛得很高、很遠，終於得到他想要的——成爲天空。而疑惑的雲，會成爲雨，掉落到地面，寫信給他：「美好的小天空……」

故事的預言告訴我們：別看輕那些在你下面的，說不定，哪天，他就會掉落在你頭頂。

「故事說完了嗎？」我問，但德瑞多根本不想聽我說話，他戴上牛仔帽，回想起從前，在洛杉磯及加州，擔任過墨西哥傳統樂手的走唱歲月。他走音地唱起：「耶，耶，要歡唱，不要掉淚，因爲當你唱，喔，美好的小天空，心也會跟著快樂……」然後，繼續不成調地嘶吼：「喔耶，不要掉下來！」

再會！祝健康。相信我們會是彼此的依靠。德瑞多堅決地改裝著他的沙丁魚罐頭——喔，不好意思，是他的三帆快速戰艦——看來，是趟由下而上的旅程。

---

①Migra墨西哥移民局，在契帕斯省設立檢查哨。

＊＊他者

給美國的「咖啡色」男女

我們是
沒有名字的移民者
有著異教徒的
肉慾的背景
從祖先那裡
我們繼承了
疑惑與問號

——Mario Benedetti

每當德瑞多跨越邊界，一陣恐懼襲向他、要懲罰他時，他總愛念這首詩來對抗。要對抗的，不只是隨處設立的檢查哨①，更是五星旗遮蔽的時代裡，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在田野、在街道、在商場、在學校、在文化中心、在電視裡、在出版業界……甚至在臥室，一切的一切，迫使你去否認掉自己的膚色——否認掉膚色，是否認掉自己出身的文化、土地及歷史的最快途徑；否認掉膚色，便是否認掉一個中南美洲拉丁裔民族的咖啡色尊嚴。

「那些棕色人種，」主流輕蔑地說著，藏身在膚色之下，爲人類劃分等級，並且在權勢的競逐中，依循一定的比例，形成一套廣泛的

犯罪系統：你賣得越多，買得越多。因此，「咖啡色」若是要在美國的「漂白」中存活，唯有仰賴拉丁族群（墨西哥、波多黎各、薩爾瓦多、洪都拉司、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巴拿馬、古巴、多明尼加——在此列舉部分，只是提醒，拉丁裔美國人的咖啡色影子，源自於中南美洲）去建立抵抗的網絡；不需要一個名字、不需要一個支配的組織，也不會成爲廠商贊助的一種產品。

不想要被白人世界同化，拉丁民族要擁有自己的英雄故事——眾多的、未知的英雄故事中的一個，用自己的膚色及傷痛說故事，直到那成爲希望。於是，咖啡色將成爲彩虹的一道顏色，而不再是恥辱、輕視或遺忘。

「不止是咖啡色，承受著痛苦。」德瑞多說，他有必要在墨西哥的地圖上，描繪出黑色——像他盔甲般的黑。因此，這隻「棕黑色」的甲蟲，將受到加倍的鼓舞；因爲受到雙重的迫害，所以獲得雙重的支持，最好的拉丁組織及黑人組織都將保護他，協助他，旅行過北美洲的重要城市，在那些被稱爲「夢魘」的城市裡，藉由魔法及帳棚的搭載，走過下層的街道（德瑞多不走觀光客的途徑）。走過下層的街道，黑人及拉丁族裔搭起通路，讓他安然地經過，讓他不需要成爲「他者」。

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現在，黑甲武士德瑞多，或稱「有殼的黑鬼」（如果你反全球化），堅持要我用最大的麥克風，替他的新書放送，新書名爲《全速航行的失眠傳說》。而他也送我一個故事，說是他偷渡到美國的那段回

屬於弱小的時刻

＊＊從下而上

給那些弱小而不同的：

很快地
將來到那些
對權勢著迷的人
優雅／不實／有點自相殘殺地
用洪水及地震
佔領山脈及峽谷
設下沒標準的標準
看起來仁慈
實際上最惡
對利益的渴望
緘封進時間的信箱裡。

—— Mario Benedetti

暴風雨過後，蟋蟀趁黎明前夕，大力鳴唱。黑夜的斗蓬罩住天空，雨水蓄積著，雖然地面的池塘已滿。此刻，夜晚拉開長久被遺忘的故事，從下而上的故事，在屬於弱勢者的時刻。

從下而上，長久的悲嘆，像海螺。影子寂靜地抓起武器，匆忙蒙上黑色面罩。通關密語沒有變，「你要去哪裡？」必然緊接著回答，「大地之母的懷裡。」夜晚看望著失憶的世界，召喚士兵，用記憶武裝他們，讓他們得以去解放，弱小者的痛苦。

下雨或不下雨，沒有臉孔的影子，徹夜抽著越來越短的菸斗，一直寫、一直在閱讀。趁此刻沒事，讓我們再去拜訪村落裡的泥屋吧，那樣，如果又下雨，我們將有個遮蔽的屋頂。好了，我們到了。看，屋內又更亂了，書籍、報紙、筆、老舊的打火機；影子辛勤地跋涉著，寫滿一頁又一頁。回頭看時，刪掉一些又增加一些。而收音機傳來「不同」的音樂，像是從遙遠的土地，傳來遙遠的語言……。

「非常不同。」我說，在屬於弱小的時刻，那些「其他」與「不同」，也將擁有自己的歸屬——那是我們將要去拜訪、且必須思索之處。剛好，現在我們要閱讀的篇章，正是以「The Other」作爲標題。

不過，先讓我們給他點時間吧！去書寫、去造橋、去聯繫自己與這個愛賣弄風騷的世界之間的關係。太好了，他好像完成了。我們看見他疲憊地站起身，緩緩地走向床角，躺下。還好，他還留有半截蠟燭在桌面，因而我們得以看見桌面，是的，有幾張紙妥善地擺著，其中一張寫到：

「是海盜，不是海賊。那不太一樣。我親愛的大鼻子男孩，況且這不是沙丁魚罐頭，是艘船，名爲『在錯誤中學習號』。」

我暫時忽略他無禮的態度，問：「『在錯誤中學習號』？嗯，好奇怪的名字。不過，不管海盜也好，海賊也好，總之都是麻煩事。」

「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必須承擔起責任。」德瑞多慎重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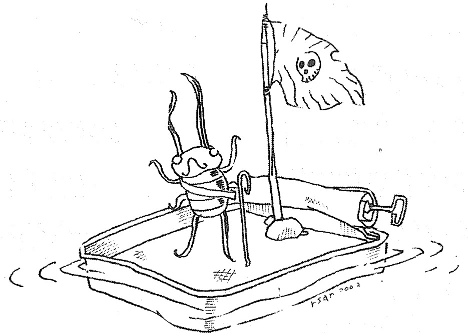
「我的責任？」我卸下心防。

「是呀，你必須將好消息傳播到世界各地。」

「什麼好消息？」

「那就是我回來了呀，而你再也不必寫那些長篇大論，荼毒你的讀者了；除此之外，以防萬一，你看，我這裡有份原版。」德瑞多從袋子裡抽出一疊紙，對我說：「拿去抄一份吧！」。

我讀了一遍，回頭對德瑞多大叫，「不，不，不！」唉，你們知道的，那就是這個故事的開始。



①描述德瑞多黑色的甲蟲殼，並意指德瑞多作為遊俠的「階層」。

②達里歐．佛（1926-），義大利著名的諷刺劇作家、演員、導演，引領歐洲諷刺劇長達三十年。他常被視為是《利西翠坦》作者亞里斯多芬尼斯的傳人。劇作內容，主要在諷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及義大利政府的腐敗等等。在義大利之外的其他地區表演時，還會以當地政府的情況，作為表演的主題。達里歐．佛最著名的劇作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我們不付，我們不付》等。他在一九九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授獎頌詞中寫到：「他仿效中世紀的弄臣，鞭笞權威，以維護被踐踏者的尊嚴。其作品上演之次數，可能為當代劇作家之最。」

③Pasto，在西班牙語是草的意思，用此類比綠色的義大利pesto醬。

④薩拉瑪戈是葡萄牙作家，一九九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對契帕斯省的狀況很感興趣。

⑤畢芙萊塔，西班牙作家及翻譯者，和薩拉瑪戈結婚。

⑥Coleopterous Lamellicorn是一種鞘翅甲蟲，觸鬚呈平坦狀。

⑦薩拜娜（1949-）是西班牙作曲家，他的歌都很政治，深受巴布狄倫影響。歌曲大多圍繞著人性的悲慘面，對西班牙流行歌有很深的影響。

⑧曼歐多萊司曼卡頓（1939-）西班牙有名的作家，尤以偵探小說聞名。

⑨唐瓊斯（1808-1842）是許多歌的作者，包括〈海盜之歌〉，〈牧師之歌〉、〈乞丐之歌〉等。他歌中的角色顯示他對社會的疏遠，視這些人為犧牲者。

的使命。」他遞給我一張羊皮藏寶圖，對我說：「找出寶藏，埋在安全的地方。OK，現在我的任務完成了，如果你允許，不好意思，我要先死了。」說完這些，長鬍子的男人果然頭一垂，就死了。是的，他眞的死了。而鸚鵡飛起來，飛出窗外，叫著：

> 我是被放逐的萊斯傅斯島的私生子、我是愛琴海的國王。打開你的心門，令人恐懼的地獄。最偉大的海盜，在此休息。他已經找到傳人，他曾經叱咤海洋但現在一滴眼淚在此沉睡，如今，眞正的海盜之王，穿著黑夾克航行。

窗外，位於瑞典哥特堡的港灣延展著，遠方，美人魚在低泣。

「接下來呢？」我已經完全著迷於故事；雖然聽到那麼多的地名，令我有點暈船的感覺。

「喔，我根本還來不及打開羊皮藏寶圖，便飛也似地趕路回去。我走過長廊，下到談話酒吧的桌子邊，開了門，奔入夜色中，沿著聖安東尼奧的河濱步道，通往畢爾包，進入文化盛名的巴斯克地區，看到年輕人在跳民俗舞蹈，聽著輕快的韻律，我爬上庇里牛斯山脈，來到烏索斯卡省及及阿爾班尼士之間的厄波羅河，在那裡，他們爲我準備了一艘船，航過地中海的三角洲，用雙腳爬過坎特伯納里到巴薩隆納，通過有名的蒙憂克之役的景點……」德瑞多就像減速般，頓了一下。

「然後從巴塞隆納，我乘坐一艘貨船去到馬約卡島，往南，沿著

瓦倫西亞，再往南，通過貝尼東，看一眼美國及更遠的加拿大，通過安達魯西亞，在佛朗明歌舞拍擊的手掌、跳躍的腳踝以及吉他和弦中，穿越著。而流浪的吉普賽一直陪伴著我們，直到我們再次回到阿爾及利亞。瓜達幾維河傳來彷彿科多華及賽維爾的死亡之歌，一首有名的佛朗明哥舞曲，唱著：睡吧，德瑞多，在世界之子的懷抱中，停止你沒有目標的遊蕩吧，願你的道路走出美麗。」

「再經過烏維瓦，航向金黃色的七個島嶼，停在那裡，飲用一些些『龍樹』的汁液——傳說可以治癒身心靈的疾病——之後，就去到了蘭薩羅特島，並且和達里歐·佛有段爭論；像我剛剛說的那樣。」

「天啊，你旅行得可眞遠呀！」我聽得十分疲累。

「是啊，那是我爲何會在這裡。」德瑞多語帶驕傲地回答。

「所以，你現在不是遊俠囉？」我試探性地問。

「當然是，海盜只是臨時工，我只是受到死去的海盜之託，執行任務罷了。」德瑞多瞪了我一眼。

我正在思考，什麼時候德瑞多會以這種眼神瞪我，好像是……，好像是……。

「不。」我大叫。

「什麼不？我什麼都還沒說呢。」德瑞多假裝驚訝。

「是，你是什麼都沒說，但是我清楚那眼神，包準沒好事，不管你要說什麼，我的答案都是，不要。當個游擊隊員，已經夠我困擾，我不要再扯進什麼海賊的事，而且我也沒瘋狂到可以乘坐沙丁魚罐頭航行。」

「不要以爲你嘲諷的嘟囔，我會沒有聽見！不過爲了廣大的讀者的權益，我還是會把故事說下去，反正待會兒有的是時間，和你算帳。OK，剛剛我說到歐洲人的智慧很高，足以發現、並讚揚我們這種高等生物，然後，我就走進了蒙馬特山丘的一間酒吧……」德瑞多頓了一下，似乎在等待我是否又會打斷他，糾正他說，嘿，蒙馬特可是在法國巴黎耶，不過我什麼也沒說。德瑞多點點頭，滿意地繼續說：「一走進去『黑點』，光亮的紫水晶，從煙霧繚繞中顯現，我坐在黑暗角落的桌邊，不一會兒，馬上有個服務生，操著純正的德語對我說：『歡迎來到東柏林。』並留下一本價目表或菜單，我打開，裡面寫著：『應徵海盜者，請上二樓』。於是我走向正前方的階梯，通過一條兩邊皆是玻璃窗的長長走道。從其中一個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見阿姆斯特丹的九十條運河及四百座橋。更遠些，白色的燈塔，提醒著希臘薩羅尼加港的紛擾。沿著通道再走，透過另一扇窗，蜿蜒的馬特洪山脈來到我眼前，再走，我認出了愛爾蘭布勞尼城堡裡的奇異石—一據說，親吻奇異石的人，都將獲得口若懸河的辯才。而左側高聳著比利時布魯日的主要地標——鐘樓，然後，長廊終於通向一扇快要掉下來的門。那時，只要將手伸出窗外，就可以輕輕觸及比薩斜塔的斜度；若是這個門的門口懸掛著：『歡迎來到馬斯垂克條約』，我將一點也不意外，不過事實上，門口並沒有這樣寫，沒有，連個單字也沒有，甚至也沒有門把。」

「我敲了敲，沒有動靜，輕易地推開厚重的木頭門，老舊的木門嘎吱作響，然後我進入一間昏暗的房間，裡面，一張堆滿紙張的桌子，還有一盞微弱的煤油燈。透過微光，我看見一個看不出年齡的男子的臉，右眼蒙著黑眼罩，用金屬彎勾的義肢撚著長長的鬍鬚。男子專注地看著桌面的文件，寂靜地，聽不到半點聲響地，彷彿厚重的安靜已經黏附在他的肌膚。」德瑞多說著，拍了拍他那身海盜裝的灰塵。

「喔，我看到了一個眞正的海盜，我暗忖著，走向桌邊，但男人一動也沒動。我輕輕地咳嗽，你知道的，咳嗽，是我們遊俠被教導、用來引起他人注意的方法之一。但眼前的海盜，還是沒有移動視線，反而是他左肩，之前我沒注意到的左肩，停了一隻鸚鵡，開始用唐瓊斯（Don Jose de Espronceda）⑨也會讚許的聲音，吟唱起那首海盜之歌：*十支加農砲各在一方，順風，全速前進，不是航行，而是遨翔*……」

「『坐下』，我聽見有個聲音，如此說道——我不知道那是來自男人或鸚鵡——然後，那個海盜，或者是我以爲是海盜的那個男人，遞給我一張紙。爲了不讓你或你的讀者厭煩，我就簡略地講，那其實是一張申請函，邀請我加入偉大的海盜兄弟會。我毫不猶豫地塡寫，遞回紙張，並且不忘在我甲蟲及遊俠的身分下，畫線，加強注意。那個男人安靜地讀著。

當他讀完，緩慢地抬起頭來，用他的獨眼看著我：「我已經等你很久了，德瑞多，因爲你是當今僅存的、唯一的眞正的海盜，我是說眞的，當今不少自稱海盜者，偷竊，殺人，從金融中心或政府的內部掠奪，但卻除了浴缸裡的水之外，沒碰過其他的水域。所以，這是你

「唉，說來說去，都是薩拜娜的錯。」德瑞多說得像是在平常的派對中聊八卦。

「你是說，你也去拜訪了那個西班牙歌手薩拜娜（Joaquin Sabina）⑦？」

「當然，他要我爲他即將灌錄的下一張唱片，提供點意見。但別打斷我，話說，當我和薩拜娜抵達蘭布拉斯大道時，事情發生在馬德里的一間聊天酒吧……。」

「但是，蘭布拉斯大道，不是在巴塞隆納嗎？」

「是啊，我也覺得很奇妙。幾分鐘前，我們才在馬德里的酒吧，爲橄欖綠著迷，然後我感覺到『基本』的需求，需要獲得解放，於是我走出去，但是我走錯了門，沒進入到廁所，反而走出了街，結果，我就發現了這條位於巴塞隆納的大道。是的，來到了這裡，不再有馬德里或薩拜娜，也不再有舞廳或橄欖綠，但是我仍然需要廁所；因爲一個有身分的遊俠，可不能隨地便溺。因此我設法找出那間從前我和歐多一起去過的酒吧……。」

「我猜，你指的是那個偵探小說家，曼歐多萊司曼卡頓（Manuel Vazques Montalban）⑧。」我說著，已經不再爲任何可能的曲折離奇感到驚訝。

「是啊，但他的名字太長了，我都叫他歐多。總之，我不顧一切、瘋狂地尋找廁所，有便器的廁所。然後，在我身後，黑暗巷弄中突然升起三個龐然大物般的陰影……。」

「搶劫！」我還是被嚇了一跳，喊出聲。

「不。是三包垃圾。」

「三包垃圾丟過來，我在垃圾袋的陰影中謹慎評估，是否可以在這裡，做我本來要在廁所裡做的事，於是我就做了。然後，就像工作完成後的滿足感，我抽著我的菸斗，清楚地聽見『大笨鐘』，鐘響兩點。」

「但德瑞多，大笨鐘是在倫敦，英國耶！」

「是啊，對我來說，好像也有點奇怪，但那晚發生的事，哪件不詭異呢？我走著走著，直到看到一個告示牌寫著：『徵求海盜。無須經驗。甲蟲及遊俠特佳。意者請洽「黑點」。』」德瑞多點燃菸斗，繼續說：「於是我獨自走著，毫無頭緒地尋找著『黑點』，在幾乎看不到轉角及牆壁的濃霧中，一不小心，啊，跌進哥本哈根的暗夜巷弄裡……。」

「什麼？哥本哈根？你不是說你在倫敦？」

「夠了喔，你再這樣打斷我，我就叫你從這裡走過那塊木頭，去海裡餵鯊魚。我不是告訴過你，那一晚，一切都很奇怪嗎？就算我眞的在倫敦看到徵求海盜的告示牌，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尋找『黑點』，那又怎麼樣？而且，走著走著，我還在提佛利花園迷路了幾分鐘呢。不過，我沒有放棄，繼續走，突然，我看到孤單的街燈，射出微光，穿透濃霧，照亮一張牌子，上面寫著：『黑點，談話酒吧，今日特別優待甲蟲及遊俠』──喔，我從前都不知道，原來甲蟲和遊俠在歐洲的地位如此崇高呢。」

「那也許是因爲，他們根本不提供服務給甲蟲。」我嘟囔著。

逃出『暫時』拘留移民的收容所，從羅馬到威尼斯。你知道收容所嗎？那是類似集中營的地方，義大利政府用來拘留各地而來的移民者──他們是如此『不同』──然後一律遣送出境。要逃離那裡，可不容易呢，我還領導了一場靜坐示威。當然，我們受到許許多多義大利男女的支持，他們也反對將種族歧視制度化……但重點是，達里歐．佛要我幫他的諷刺劇想些點子，而我不忍心說不……」

「德瑞多──」

「後來，科索沃戰爭爆發，我便跑去參加反對UN的遊行。」

「你是說反對NATO吧。」

「一樣啦，反正又經過各式各樣的冒險，我航向蘭薩羅特島。」

「等等，蘭薩羅特島？薩拉瑪戈（Jose Saramago）④不是住在那裡嗎？」

「是啊，但薩拉瑪戈的名字太長了，我都叫他薩。薩邀我喝咖啡，於是我與他討論我在歐洲的經驗，那眞是太棒了……」

「是啊，我可以想見，和薩拉瑪戈聊天應該很棒。」

「不，我是說咖啡；我是說，畢芙萊塔泡的咖啡又香又濃，嚐起來很華麗，眞是太棒了。」

「你是指薩拉瑪戈的老婆，畢芙萊塔（Pilar del Rio）⑤嗎？」

「正是。」

「所以，你是說，你和達里歐．佛吃完飯後，隔天又和薩拉瑪戈喝咖啡？」

「是啊，我沒事幹，專門就愛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鬼混。不過我

告訴你，我和薩可是有番犀利的對談喔。」

「談什麼？」

「他介紹我時，竟然把我──偉大的、理智的、叢林裡的德瑞多──簡單的歸納爲平頭的鞘翅類鍬形蟲（Coleopterous Lamellicorn）⑥，哼。」

「所以呢，你怎麼說？」

「我當然不服，依照遊俠的律法，我向他下戰帖，找他決鬥。」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了，因爲我看到畢芙萊塔好像難過得快要心碎了，當下決定，好吧，既然毫無疑問地我會贏，就原諒他吧。」

「你，你，你是說，你『原諒』薩拉瑪戈？」

「也不完全是啦，我對他說，若是要我眞正原諒他的無禮，他必須來到這裡，以最高分貝，發表如下演說：聽──聽──，各位各位，顫抖的暴君、嬌柔的閨秀、歡欣的孩童，讓悲傷及貧窮，都得到救贖吧！各位各位，願希望降臨，我們長久等待的、無比高貴的、至深愛著的、急迫需要的、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遊俠，叢林裡的德瑞多又來了。」

「你竟然強迫薩拉瑪戈到這裡，說這種……這種……這種話？」

「是啊，聽起來也像是在輕輕地懲罰我，不過他畢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嘛，況且我可能也需要有個人，爲我的下一本書寫序。」

「德瑞多，」我斥責地說，「好，好，這一切都很好，不過你到底是怎樣變成海盜的？我的意思是說偉大的海盜？」

「什麼海賊？拜託，睜開你的眼睛看清楚，我可是大名鼎鼎的『海盜』！」

在此，我要先描述一下德瑞多的穿著，他的右眼帶著黑眼罩，頭綁著紅色頭巾，還有一條彎成勾狀的金屬線，綁在他眾多隻腳的其中一隻，而他的另一隻腳，握住他那把閃亮的魔棒——從前是亞瑟王的神劍，現在我不知道該如何稱呼？某種彎刀或劍？不管，反正是海盜必備的物件。另外，還有一小截樹枝，繫在他其中一隻細小的腳邊，看起來就像……就像義肢。

「如何呀？」德瑞多轉圈，秀著他一身精心的打扮。

我小心翼翼地問：「那，請問您現在是……」

「黑甲武士！」德瑞多驕傲地宣稱，並補充道，「不過，如果你反全球化，也可以叫我『有殼的黑鬼』（Escudo Negro）①。」

「黑甲武士？但是……」

「難道不是？難道你沒看出我具有野蠻的黑人血統？」

「是這樣沒錯，但是……」

「別再但是，我就是黑甲武士。對我來說，黑色的鬍鬚可能會變灰；野蠻也可能像你老舊的頭巾，被漂洗。」德瑞多邊說邊耍動他的「刀劍」及「彎勾」，比畫完，站在沙丁魚罐——我是說他的船隻——前，開始朗聲背誦起〈海盜之歌〉：

十支加農砲各在一方

「德瑞多，」我試著喚他。

順風，全速前進

「德瑞多……」

不是航行，而是翱翔

「德瑞多！」

什麼？一艘皇家的帆船正在接近？快！瞄準航道，準備戰鬥

「德瑞多多多多！」我傾全力大喊。

「安靜，別叫，不然我會讓你看起來像是失業的海盜。幹什麼啦？」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你從哪裡來？為何而來——嗯，來到這個島？」我喘口氣後發問。

「我去過義大利、英國、丹麥、德國、法國、希臘、荷蘭、比利時、瑞典、伊比利半島、加納利島……幾乎足跡踏遍整個歐洲。」德瑞多邊說，邊一直左右搖擺。

「當我和達里歐在威尼斯時，我吃了一條義大利人為之瘋狂的義大利麵，天啊，那簡直撐一死一我了。」

「等等，哪個達里歐？你是說你和達里歐・佛一起……？」

「也不全然是啦！我的意思是說，我的確和那個達里歐・佛（Dario Fo）②在一起沒錯，至於吃飯……，嗯，應該是他吃，我看著他吃，因為你知道的，義大利麵簡直讓我胃痛。要命，他們竟然還端出Pasto③……。

「應該是Pesto（綠色醬料）吧？」我糾正他。

「哎，不管Pasto或Pesto都一樣啦，反正都是草嘛。剛剛說到，我

海盜德瑞多

1999/12/12

「不，不，不！」我狂叫起來。

是的，德瑞多又回來了，但在我解釋，爲什麼我要一直狂喊「不」之前，我想應該先告訴你整個故事。

又一天的破曉，雨水沿著泥屋形成一道小河流。德瑞多乘坐他的沙丁魚罐頭來到，罐頭容器中黏著一隻鉛筆，鉛筆頂端綁著手帕之類的碎布。什麼東西呀？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是艘「船」，而船的桅桿——鉛筆——上升起的是一面小骷髏旗；小小的骷髏頭，在兩根交叉的白骨中間。這艘非法的船隻，快速地航向桌腳，在觸礁之前，碰一聲，德瑞多一蹬飛身，著陸在我的靴子上，迅速整裝並大聲喊道：「今天，今天，」抬起頭望我，「喂，你這個紅鼻子，告訴我今天是什麼日子？」

我猶豫著；一小部分的我想要擁抱他，歡迎他歸來，一小部分的我，想要踢他屁股——什麼紅鼻子嘛——但是大部分的我卻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手錶，喔，今天？

「今天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二日？正合我意呀，這日子簡直是天生的複製藝術。好，就是今天，十二月十二，我在此宣布，德瑞多發現並征服、解放了這座美麗的小島，將之命名爲……命名爲……快，告訴我這座小島叫什麼名字？」

「什麼島？」我一時反應不過來。

「什麼『什麼島』？笨蛋，就是這座啊，還有什麼？你要知道，每個海盜都該有一座埋葬他歡欣及悲傷的島嶼。」

「一座島嶼？我一直以爲這是棵樹，或者說精準些，是棵木棉樹。」我說著，靠向濃密的矮灌木叢。

「所以，我說你笨嘛，這當然是一座島，你有聽過哪個海盜登陸過一棵樹的嗎？快，告訴我這座島的名字，不然，你可能要準備成爲鯊魚的午餐。」德瑞多威脅到。

「鯊魚？」我吞了口口水，惶恐地說，「可、可是，這……這沒有名字啊。」

「哇啦啦啦烏！不管，就這名字吧。我發誓，這可是個足以匹配海盜身分的名字呢。OK，現在讓我們重來一遍。今天，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十二日，我在此正式宣布，我，德瑞多，發現並征服、解放了『哇啦啦啦烏』島，並任命你這個大鼻子成爲我第一個夥伴，擔任船艙服務員的工作。喂，船艙服務員，出去看看！」我盡量不理會德瑞多的無禮，簡直像鎭壓的聲浪，蜂擁而至，問他：

「所以，你現在是個海賊囉？」

巧克力兔的使用說明：

二十四小時後，巧克力兔將生產出另一對巧克力兔，然後，每隔二十四小時，以等比級數的速度持續生產，因此魔力塑膠罐的擁有者，將永遠有巧克力兔可以吃。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罐子裡，至少得留有一對巧克力兔；像製作冰淇淋或雪糕那樣。

故事中，孩子們各自拿走塑膠罐，他們會怎麼做呢？

壞小孩迫不及待，等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幹掉了巧克力兔，盡情享用片刻後，從此再也沒得吃，但是，他體驗過巧克力兔的滋味，並且永遠留存著對巧克力兔的懷念。

好小孩乖乖等待二十四小時，獲得四隻巧克力兔作爲獎賞，又過了二十四小時，八隻巧克力兔。幾個月後，他開設了巧克力兔連鎖店。一年後，全國各地皆有分店。接下來，他和外資合作並拓展出口貿易，變得有錢有勢，還榮登「年度風雲人物」。最後他將巧克力兔的企業持股賣給外資，成爲公司的經營管理者。爲了持續獲利，他從沒吃過巧克力兔。他從未眞正擁有過魔力塑膠罐，也從不知道巧克力兔的滋味。

至於El Sup，索性用核桃冰淇淋取代巧克力兔，徹底顚覆故事的前提。他將半公升的核桃冰淇淋，塞在胸前及後背之間，破壞巧克力兔的秩序，並推論出：所有最終的選擇，都是圈套。

故事新寓言：核桃冰淇淋對新自由主義，似乎有隱藏性的危害。

故事深度問答：

一、請問，故事中哪種小孩，將來會成爲總統？

二、哪種小孩，將來會成爲反對黨？

三、哪種小孩，將來會因爲違背協商和談、違背和尊嚴的契帕斯省和平共存，而被殺？

四、如果妳是女人，你會想要生哪種小孩呢？

請將答案，連同備份，寄到huapac樹69號，椰子殼內的內政部。

另外，你覺得故事怎樣呢？說吧，不要害羞，說出你的讚美。希望你會發現，我眞的是個很棒的編輯，像與Carlos Monsivais①一起工作的那些編輯一樣棒呢。

——來自叢林裡的德瑞多

P.S.喔，我差點忘了告訴你，要如何從樹梢下來，這很簡單，只要遵照……《如何從木棉樹梢下來的說明手冊》就可以了。你確定你還不想下來？閉上眼，走到樹幹末端，別怕（雖然我不否認，好的降落傘有時候是很有用的），但是，會的，一下子，你就會到達目的地的。

①Carlos Monsivais（1935-）墨西哥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文化政治觀察者，曾發表一九六八墨西哥學運及查巴達運動的連環漫畫。

個人可以活的日與夜，使生命在人間缺席。因爲這個人從未準時過，當死神沿著日曆走，他要不是慢了死期便是早到。死神知道，這個人活著是暫時的，他早該死去，只是長期的延誤，讓他苟活至今。漸漸地，這個人對重複的生活感到厭倦，他開始尋找死神，讓他結束生命。但時間交錯而過，死神等待他，如同他等待死神；而日曆上，並沒有那麼一天，是兩種時間可以相會的點！

如何？你覺得怎樣？不用了，下次，下次再讚美我吧，現在我要走了，我會再寫信給你。

——叢林裡的德瑞多

P.S.記得要把木棉樹抱緊一些喔，聽說，暴風雨就要來了。

①大鼻子情聖是Edmond Rostand（1868-1918）作品中公認最成功的角色。Edmond Rostand是法國劇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傳統的綻放。大鼻子情聖以超越身體缺陷的寫作，展現出熱情、風趣及委婉。（譯注：以大鼻子情聖指涉El Sup，或許因為德瑞多總是嘲笑El Sup鼻子大。）

魔力巧克力兔

1996/09/30

敬愛的深受困擾的大鼻子：

我想，我有責任告訴你，你的時間已經不多，因爲木棉是迫擊砲、手榴彈、狙擊手、加農砲、機關槍的絕佳射擊目標，喔，別忘了，還有雷達偵測。但別怕，順著我的信閱讀下去，你將找到萬無一失的逃身方法，很快就可以從木棉樹梢安然下來。

假設，你不會在樹梢待太久，而且，可以這麼說，你大概不會是人壽保險公司感興趣的對象，我建議你下來之後，啓程去洽談我的下一本書《給孤獨的失眠者》的出版計畫。趁現在還有點時間，再送你一個故事，節錄自〈懷孕的故事〉這一特別篇章。毋需多作詮釋，只管讀吧。

從前有三個小孩，一個是好小孩，一個是壞小孩，另一個是El Sup，他們來到一間屋子，走了進去。屋子裡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擺著三個像是用來製作冰淇淋或雪糕的塑膠罐（沒有標示名字或品牌）。罐子裡，各裝有兩隻巧克力兔及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寫著：

馬。」他說著，整理一下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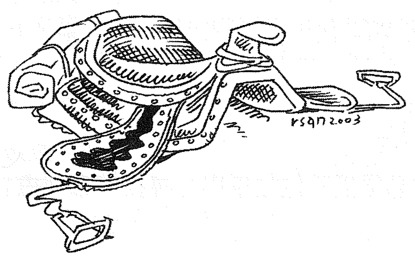
「但是，德瑞多……」我無力反駁。

「別再說了，照我的話寫就是。現在我沒辦法跟你廢話，因為我還要去進行一項神秘的任務。」

「什麼神秘任務？」我低語。

「笨蛋，如果告訴你，還算神秘嗎？」德瑞多說著，邊從門縫邊消失。

唉，其實早在一九九五年底，星際會議即將結束之際，德瑞多已經知曉，他獲得廣大迴響的勝利。他壓倒性的勝利，迫使我必須持續記錄他的冒險與功績，讓叢林裡的德瑞多，持續對抗不公不義，並且震驚國際。是啊，那最佳盜取女性嘆息的賊、青年男性的楷模、孩童的英雄、偉大的叢林裡的德瑞多又回來了。我知道諸位一定很高興，但是作為他的侍衛，這可不是件全然值得歡欣的事呀，因為那意味著，我又要開始辛苦地寫著一個又一個、令人驚嘆的荒謬故事，例如這個……這個……「窒息之夜的故事」。



愛與日曆

1996/09/18

有個瓶子從雲端飄來，卡在木棉樹的枝幹間。我小心翼翼往上爬──從這高度摔下去，可是會像一九九八年經濟重創一樣，發出轟然巨響呀──取下瓶子。是的，正如您所預期，瓶身夾帶訊息，我打開，發現一封德瑞多寫的信：

親愛的頹廢的大鼻子①：

我剛得知，此刻你被困於木棉樹梢；此事為何會發生呢？完全是因為你放任自己被一些奇思異想牽著走，什麼鏡子之類的。我沒辦法救你，因為我將「給孤獨的失眠者」重新命名為「窒息之夜的故事」，現在正忙著寫第二篇章呢。以下是範例，你可以從中感覺到，我也是個編輯喔。

有個人總是遲到，並不是因為他懶惰、動作遲緩、手錶慢分或有壞習慣，他只是活在不一樣的時間感之中。不全然是這樣，但相當接近。譬如，當日曆來到九月，他仍在四月的清晨散步。他的春天，總是很難剛好與季節同步發生。但是死神反之，恪遵時間地，算數著每

棕咖啡色馬

1996/01/09

由於生性害羞，剛剛在印地安國家廣場現身的那個，此刻已奪門而出。什麼？你問我，指的是誰？當然是我們偉大的、敬愛的叢林騎士德瑞多。永恆的德瑞多、非凡的貴族、專業的遊俠，正快步跑過墨西哥東南山區，囑咐我——誰叫我是他的侍衛——以他之名，對諸位說些話。

正如諸位所知，遊俠們共同協議，要求德瑞多暫時保持緘默，直到星際會議做出最後的決定。所以，趁現在他不在，冒著危險，我也要說：德瑞多的沉默，簡直刺耳呀，他根本不讓我有任何一個清晨，好好地休息；休息，我認爲是所有侍衛應得的合理的報償。

於是，就在今天清晨，當我坐著抽菸，思考著該如何感謝諸位前來時，突然一個奇怪的身影，像隻甲蟲，從門縫邊閃現——天啊，又是德瑞多！

德瑞多穿著老舊的外套，帶著一頂大帽子——依我看，那頂帽子實在是太大——握著一小截樹枝。他現身後，立即對我表示，他一身破爛的裝扮，主要是爲了躲避眾多女性愛慕的追逐，而他握的也不是

樹枝，而是亞瑟王的神劍。追尋正義的神劍，化身爲一小截樹枝。

「你眞正應該躲避的是CIA或FBI之類的國家安全局、情治單位以及調查人員。」我恨恨地說，看著德瑞多又從我這裡裝進一袋菸草。

「少廢話，」但德瑞多回以，「我沒時間了，快寫下我要告訴你的故事，我要走了。」

我來不及問他爲何那麼匆忙，他已經開始敘述……。

從前，有一匹棕咖啡色的馬，住在一戶非常貧窮的農家。貧窮的農夫和他貧窮的老婆還養了一隻瘦不拉嘰的雞和一隻跛腿的豬。日子，就這麼貧窮地過著，有一天，貧窮的老婆對貧窮的農夫說：「我們已經窮到沒東西吃，只好把雞吃掉。」於是他們宰了雞，做成雞湯喝掉，好一陣子不再感覺到飢餓。但是飢餓，總是會再回來的。又到了那麼一天，貧窮的農夫對貧窮的老婆說：「我們已經窮到沒東西吃，只好把豬吃掉。」於是瘦豬也變成了豬肉湯。接下來呢？嘿嘿，照理說，應該輪到了棕咖啡色馬，但故事並沒有以此結束，因爲那匹馬一溜煙，跑到另一個故事去了。

「結局就這樣？」我不敢置信地問德瑞多。

「當然不是，你沒聽到我說，棕咖啡色馬已經跑向另一個故事？」德瑞多說著準備離開。

「啥，」我有點被激怒，「所以呢？」

「所以，沒有啦。要的話，你必須去其他故事中，尋找棕咖啡色

回答問題吧？」

但是德瑞多自信滿滿，「當然可以，想當年，我六個月大時，就開始寫十四行詩，讓女性濕潤的腹部下起暴雨，同時，又帶給她們心靈至深的寧靜。」

「但你不是人類，你是隻甲蟲。」

「不要跟我辯東辯西，照我說的寫就是，另外再寫到，寄信時，女性讀者可以用她們仰慕的嘆息緘封……等等……我看還是算了，不然到時候一堆嘆息湧過來，這裡恐怕會颳起大颱風——讓挪威娜颱風②相較之下是微風的超級大颱風。還是叫她們寄些康乃馨來好了，這樣，我們也許可以改做花卉的批發生意……你覺得如何呢？」

「我覺得——你可能瘋了。」我嘟囔。

「唉，親愛的、有點蠢的侍衛，你必須了解，清晨得以破曉，也是需要些瘋狂的熱情呀！」說完，他爬回住處，蓋上他小小的huapac葉，不過那片葉子尚未寫上大而圓胖的69字樣。

「有回音時，記得通知我！可惡，在這甜蜜的等待中，我根本不想睡。」德瑞多說完，馬上打鼾，像是活塞已經鬆脫的電鋸。

我安靜坐在一旁，點燃菸斗，讓煙霧溫柔地召喚出回憶；而破曉擊退著黑夜，日出佔領著地平線，寒冷也逐漸在這裡回暖……在這裡……墨西哥的東南山區……。

再會，祝您健康，且加倍狂熱。

——爲了即將到來的慶典，正渴望康乃馨裝飾木棉樹的El Sup。

①柯帝茲（1485-1547），西班牙的征服者，他在一五一九年登陸墨西哥，只率領了六百多人及十七匹馬，就擊敗了數百萬人的阿茲提克帝國。

②挪威娜颱風（Roxanne）發生在一九九五年的十月十一日，翻覆了一艘貨船及多艘漁船後，從墨西哥灣往Campeche移動。

議。」

我又受傷地瞪了他一眼。他說：「好啦，好啦，不然我再想想看……，這個嘛，喔，我知道了，故事的結尾是『從此柯帝茲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故事並沒有結束。』」

「沒有結束？」我說著，偷偷將報紙放進口袋。

「當然囉，因為，至今仍然有許多隻冷靜的腳和熱情的腳在走著，因此搞不好，有一天，柯帝茲會被一個相當令他難堪且不愉快的『驚喜』給幹掉。」

「說到令人不愉快，」我打岔，「你知道有些人在報紙上抱怨你？」

「抱怨我？誰敢抱怨我？我可是——年輕人及老年人都崇拜、大人及小孩都夢想，所有非凡的人都永遠仰慕的——遊俠！」

「好好好，也不是真的在抱怨你，人們只是說，德瑞多未免太常出現了吧，他們建議我，暫時別在信裡提到你……。」

德瑞多根本不等我說完，就往我耳朵大喊：「住嘴，你這沒用的懦夫，只有像你這種庸人才會認為，偉大的人民百姓不想要聽我的故事；我偉大的功績、深切的同情、既深且廣的智慧的故事。」

「但是，德瑞多，並不止我一個人這麼想呀，假設——我是說，純粹是假設啦——有些人並不如你預期地熱情……。」

德瑞多再次打岔：

「好吧，我承認，有些人可能對我以及我的事蹟，並不感到興趣；不如這樣，我們就來場比賽吧，在你這個傲慢無禮的無賴，以及

我這個高壯的遊俠之間，作個較量。」

「德瑞多，」我不得不說，「我對『遊俠』兩字是沒意見啦，但是你說你自己『高』？」

「我是指思想的高度，笨蛋。」

「好吧，那怎麼做？」

「一個民調。」

「民調？但人們不是說，那只是個笑話……。」

「少廢話，就舉辦一次民調，一個跨區域的、跨國際的、跨星際的民調，問卷大致如下：

一、你認為El Sup是否該將德瑞多的故事，從信件中剔除？

二、那些膽敢要求德瑞多消失的無賴，是否該被大火——那大火，可是會讓但丁《神曲》裡的煉獄，相較之下就像冷凍櫃——燒死？

以上兩個問題，請以『是』或『不是』或『不知道』作答。」

「但作答後，要寄到哪裡？」我疑惑地問。

「寄到我的辦公室啊！信封就寫：給叢林裡的甲蟲德瑞多，住址：墨西哥東南山區的契帕斯省，huapac樹上第六十九號葉片。」

看來德瑞多十分堅決，唯今之計，大概就只有讓他繼續，於是我又問：「那，請問這次民調的範圍？」

「凡年滿六個月，到嚥下最後一口氣，都可以參與作答。」

「六個月？」我對德瑞多說，「六個月大的嬰兒，根本還不懂得

冷靜的腳和熱情的腳

1995/10/27

清晨即將現身，但此刻暗夜的冰冷仍然遮蔽住遊俠的行蹤，也掩蓋住笨拙侍衛的悲傷。月亮不見了，閃電伴隨著雷響，雨絲親吻小麥田，並讓泥地活躍了起來。

德瑞多重看一遍報紙，拍了拍菸斗，抬起頭來，放下報紙，用責備的口吻對我說：「你看你，像那些創造歷史的人一樣，成爲醜聞了。」

「我？」我假裝非常忙碌地，擦著我那雙已穿出裂縫的靴子。

「當然是你，不然還有誰？你已經再次證明，當你說話，人們便逃竄；像瓷器店內被嚇到的大象。而你竟然還縱容平庸的思想，大肆發表，像半個白痴在批評一個半白痴……。」

「我……我……我，那是因爲他們不了解我。其實，我想說的是我沒說的，我說的，並不是我眞正想說的，我沒說的，才是我眞正想說的！」我緊張地直搓靴子，替我自己辯護，唉，眞想挖個洞，將羞愧一起埋進去，踩一踩。

「胡說！你的說詞就像執政黨的國會議員，在解釋，爲什麼要投

票反對降低增值稅。」

我默默垂下頭，撿起小樹枝，在沙地上畫圈。德瑞多看我這樣，感覺到些許抱歉，想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爲此，他爬過我的手臂，鬆動我肩膀斜背的子彈匣，終於坐上我的衣領，對我說：

「親愛的有點笨的侍衛，你要體諒，說話嘛，總是難以掌控；唉，如果能夠只和女人說話就好了。和女人說話，雖然也會惹麻煩，但至少比較愉快。溫柔地貼近女人的耳朵，說什麼都不重要，只要輕輕吐出溫暖的氣息就夠了。但是政治的語言，潛藏太多陷阱，不止對手，也包括我們自己說的那些。嘿，聊到政治，我又想到一個故事，對你正在籌畫的書，也許有幫助喔。那本……什麼……什麼，『窒息之夜的故事』？」

我一聽，認命地嘆氣，心想，又要忍受德瑞多另一個故事了，但是他還以爲我在爲剛剛的談話難受，絲毫不以爲意地清了清喉嚨，叫我備好紙筆，開始寫：

從前有雙不團結的腳，其中一隻腳的步調，很冷靜，另一隻腳的步調，很熱情。冷靜的腳對熱情的腳說：「您未免太狂熱了吧。」熱情的腳卻回以：「你才太冷酷了。」於是，兩隻腳就一直吵架，直到柯帝茲（Hernan Cortes）①來到，一把火燒了他們。

「什麼？就這樣？」我不敢置信地問。

德瑞多回答：「當然囉，這可是一個故事，不是你那些冗長的會

自語。

他四處尋找牛奶，卻發現牛奶在小廚房裡。當他衝往小廚房，小貓再次擋住他，小老鼠再次嚇得落跑。拿不到牛奶，小老鼠說：「對了，我可以用一小條魚引誘小貓，因為小貓非──常喜歡吃魚，趁小貓吃魚不注意時，我就可以跑進小廚房裡拿牛奶了。這真是太──太棒了。」

於是，小老鼠四處去找魚，找呀找的，卻發現小魚也在小廚房裡，小貓仍然擋住他，小老鼠仍然害怕地落跑。但是，這一回，小老鼠認清了，原來不管是一小片乳酪、一小碟牛奶或一小條魚，任何他需要的食物，都在小廚房裡。因為小貓的不允許和阻攔，他怎麼樣也沒辦法進入到小廚房。

於是，小老鼠大叫一聲：「夠了！」拿出機關槍，射殺小貓，進入到小廚房。當他進入到小廚房後，發現乳酪、牛奶以及一小條魚，都已經壞掉不能吃，只好轉身，走回去，將小貓的肉，一塊塊切下來，做成烤肉；並且邀請所有的朋友來開party，唱歌、跳舞、吃烤肉，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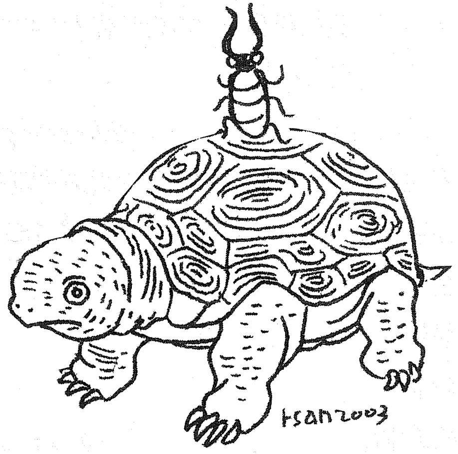
故事說完了，讓我再次提醒你，國界，充其量只是為了定義「走私」，並讓戰爭合理化。很明顯地，至少有兩件事大於國界。一是罪行偽裝成現代化，造成全球的不幸指數與日遽增。二是希望不分國界──人人都希望，只有在跳錯舞步時，才會感覺到羞恥，而不是每次面對鏡子時。因此，要終結罪行，達成希望，唯有奮戰！至於其他

的，就順其自然吧，大致上，都會放進圖書館及博物館裡。

勿再掠奪，世界已夠我們用，需要的只是重分配……。

再會。祝健康，並請記得，床是用來做愛的、音樂是用來跳舞的，而國家主義也不過就是奮戰過程中，偶發的現象。

P.S.請原諒這封信的簡短，因為我必須加緊進行今年冬天對歐洲的遠征；你認為明年元月初一，再發動一場革命如何呢？



①引自《唐吉訶德》第一章〈唐吉訶德令人迷惑的奇怪事件，及其他〉。
②Galio是Hector Aguilar Gamin小說中的人物，《Galio的戰爭》這本小說描述一九七〇年代墨西哥游擊隊員的故事。
③四月三十日是墨西哥的兒童節。
④Leo Beebhaker是荷蘭的足球教練。
⑤「連老鷹也看不到禿鷹」，語帶雙關地開美國的玩笑，意思是代表美國利益的老鷹，也看不到出賣墨西哥權益的禿鷹。
⑥牛仔有男子氣概的言外之意，但在墨西哥的俚語中，也意指工會領袖。
⑦Samborn的餐廳，當年薩帕德（Emiliano Zapata）要奪取總統之位前，曾去這家餐廳用早餐。

小老鼠與小貓

1995/08/07

我，德瑞多——叢林裡的遊俠、錯誤的糾正者、女士們愛慕的對象、男孩們立志的榜樣，為了讓人類更美好，努力打拚、犧牲奉獻的最後族裔，月光下的戰士——一隻小甲蟲，正在寫信給你。

我已經命令我的侍衛，那個你們稱之為「副總司令」的馬訶士，使用當今所有的外交辭令，向你們問好——不過，外交嘛，當然沒有提及外力介入、資金外移等現象。但是，縱使在這樣一封信中，我仍然要對你們說故事，希望從根本，讓你們有好的思想。我要說的故事，是一則關於財富及其反叛的傳說，節錄自「窒息之夜的故事」系列篇章。（這些文章，預計，近期內是一定不會出版啦。）

從前有一隻飢餓的小老鼠，想要吃一小片乳酪。乳酪在小房子的小廚房裡。小老鼠知道後，馬上衝過去。但是，有一隻小貓，擋在小廚房的門口。小老鼠看到小貓，嚇得趕緊落跑。進不了小廚房，吃不到乳酪，小老鼠只好想辦法，他說：「對了，我可以用一小碟牛奶引誘小貓，因為小貓非——常喜歡喝牛奶，趁小貓喝牛奶不注意時，我就可以跑進小廚房裡吃乳酪了。這真是太——太棒了。」小老鼠自言

他的美國導演，也不一定會拼）——離開後，就連老鷹隊也看不到禿鷹隊囉。⑤」德瑞多說完，若有所思地看著佩托拉司，但是佩托拉司好像睡著了。

「你想Fidel Velazuez有馬嗎？」

我懷疑，但我說：「既然他是個工會『牛仔』⑥，應該有吧。」

「太好了！」德瑞多喊道，朝佩托拉司揮動馬刺。

但縱使佩托拉司真的以為自己是一匹馬，他的行動能力仍然是一隻駝著硬殼的烏龜，因此，當德瑞多夾緊雙腿，催促「馬兒」快跑，佩托拉司卻一動也不動，停在原地。試了好一會兒，德瑞多發現，唯有用拉直的迴紋針——對不起，是長矛——刺向佩托拉司的鼻子，佩托拉司才會開始「狂奔」。但是對一隻烏龜來說，狂奔的速度，大概每小時十公分；喔，那何時才到得了墨西哥市？

我不由得說：「依我看，當你抵達墨西哥市時，Fidel Velazuez大概已經老到死掉囉。」

但我不該說話的。聽到我的話，德瑞多勒住韁繩，策馬回頭，像維拉（Pancho Villa）回到Torreon一樣——啊，多美好的文學想像呀——在遲緩的烏龜上，狂怒地對我說：

「就是你這種態度，才會導致工會運動數十年來的停滯。工會領導者只會一味要求工人忍耐、忍耐，坐在原地，等著『牛仔』自己從馬上掉下來，卻沒有任何行動去拉他下馬。」

「也不完全是這樣，」我告訴德瑞多，「還是有很多人，努力在為獨立的工會運動而奮戰。」

「所以我要去見見那些人，加入他們，告訴他們，工人也是有尊嚴的。」德瑞多說著；我想起有一次他告訴我，他曾在西班牙當過礦工、在墨西哥的塔巴斯科州當過石油工人。

說完，德瑞多花了好幾個鐘頭，才從營帳走向不遠處的灌木叢林。我起身，發現右腳靴子鬆脫了，打開手電筒一照——啊，鞋帶不見了，難怪，德瑞多的韁繩看起來那麼面熟。這下可好了，我必須等到德瑞多從墨西哥市回來才有鞋帶。正當我想要隨便找枝蘆葦，綁住靴子時，突然想起，我忘了告訴德瑞多，要是去到墨西哥市，記得到那間鋪有磚瓦的老餐廳用餐⑦。然後，我躺下來，清晨來到。在我之上，微紅轉藍的天空像是睜大眼睛，驚喜地看著墨西哥市仍然像昨天一樣；我點燃菸斗，望著最後一絲黑夜從樹梢褪去，鼓舞自己，奮戰雖然漫長，畢竟值得……。

P.S.滿月時，月亮像臉，看望著叢林發問……那個跑過髒污陰影的男人是誰？為什麼他不休息？為什麼他一直在尋找新的痛楚？為什麼他要在這彷若恆常不動的舊秩序中持續奔波？為什麼是他？他要去哪裡？為什麼他以如此喧鬧的安靜，說著再見？

現老虎呢。」

我顯然洞穿我們英勇的遊俠的弱點，因爲他艱難地吞了口口水，顫抖地問：「那，那老虎都吃些什麼？」

「什麼都吃啊，游擊隊員、政府軍、甲蟲……還有烏龜。」我故意看了佩托拉司一眼，不過他顯然眞的以爲自己是一隻馬，因此無動於衷；我甚至還隱約聽見一聲散漫的馬鳴呢。

「不對，你根本是在唬我！你要知道，遊俠可是打敗過從前僞裝成風車、現在僞裝成直昇機的巨人，也征服過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國王，還融化過最假正經的公主，還……」

「夠了、夠了，」如果我不出聲制止，我想德瑞多會用上好幾頁的版面，吹噓他的英雄事蹟，惹得編輯們皺起眉頭，那我就倒楣了。

「你可以告訴我，你究竟想去哪裡嗎？」

「墨西哥市。」德瑞多揮動他的刀劍說。但那目的地顯然驚嚇了佩托拉司，佩托拉司彷彿跳了起來——不過，烏龜思想上的跳起來，實際上看起來，是抬頭一瞥。

「墨西哥市？」我疑惑地問。

「當然。不要以爲法令禁止你去，也會同樣嚇到我。」我想警告德瑞多，政府官員可是很敏感的，要是他們知道德瑞多去到墨西哥市，想必會瘋掉，但是德瑞多完全不理我，繼續說：「你要知道，我可是遊——俠，而且我比那些新自由主義者，更像墨西哥人，爲什麼我沒有資格去到宮邸之城？墨西哥市保留皇宮要幹什麼？不就是爲了迎接最有名、最英勇、最受男人尊敬、最受女人喜愛、最受小孩崇拜

的遊俠去踏一踏，以便榮耀那座城嗎？」

「是啊，用你許多隻『足』去踏足，」我說：「德瑞多先生，容我提醒您，您不僅是個遊俠，是個墨西哥國民，也是隻甲蟲。」

但是德瑞多不以爲意地直視著我，說：「不管用腳或用足，道理都是一樣的；沒有遊俠的宮邸，就像四月三十兒童節③沒有收到禮物的小孩、就像沒有菸草的菸斗、沒有文字的書籍、沒有音符的歌曲、沒有盾牌的武士……；你確定，你不跟我一起去進行這趟誘人的冒險？」

「那要看，」我假裝感興趣地表示：「你所謂『誘人』的意思是什麼？」

「我要去參加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德瑞多說著，像宣布要到街角抽菸一般。

「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不是停辦了嗎？素來關心勞工權益的Fidel Velazuez表示，由於經費短缺，今年將不舉辦勞工遊行。有些造謠者不僅不懂得感謝，還以漫畫家都不用的刻薄言語，暗示他是因爲擔心場面失控，才會臨時喊停；但那不是眞的，勞工部長不也指出，絕不是因爲害怕，而是出於勞工們非——常——非常值得讚許的決定……。」

「喔，拜託，少來那套嘲諷的評論。誰都知道Fidel Velazuez是壓迫貧窮的凶猛怪獸，我要向他下戰帖，約他在阿茲堤克的露天體育場單挑，順便賣些門票，讓人們看場精采的決鬥。自從他們讓足球教練Beebhaker④——（要是我拼錯名字，不要苛責我，因爲就連開支票給

「好吧，依序排列，殼，鋼盔，光環。是不是呀，Sancho（唐吉訶德侍衛的名字）。」德瑞多邊說邊摸著頭。

「啥？Sancho？」我一時口吃，說不出話來。

趁勢，德瑞多又揮動起他的「刀劍」，像個首都來的參議員，手勢特多地說：「少說廢話，此刻，熱情要去對抗不公不義；不安的刀峰，也正感受到獨立工會的迫切性。」

「我看，你最近是報紙看太多了，不然說話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小心喔，報紙看太多會導致毀滅。」我說著，心底只想求取片刻寧靜，再多睡會；停頓不到半晌，德瑞多結束他那彷若中古世紀的語言模式，轉而滔滔不絕地描述起他有一隻神奇的坐騎——像八月的閃電一樣快速、像三月的春風一樣宜人、像九月的秋雨一樣溫馴——還有許多形容詞我忘了，大概就是每個月份的特質給他說上一遍。

我面露狐疑，怎麼可能？德瑞多為了取信於我，拍拍胸脯表示，他會證明給我看。好吧，我心想如此便可再多賴一會兒，沒料到德瑞多一去甚久，當他再次回來時，我真的已經睡著。

「喂，喂，」有個聲音喚醒我。

我睡眼惺忪，睜開眼，看見德瑞多時頓時明白，我為什麼會等那麼久，原來，原來德瑞多的坐騎是一隻……烏龜！

他騎乘印地安原住民Tzeltal族稱之為coc的烏龜，慢吞吞地走向我，對我使了個得意的眼神，彷彿在說：看起來如何呀？天啊，這速度，他竟然堅持稱之為「優雅的快步」？

我看著眼前這位，為了某種不知名的理由，而將自身放逐到叢林

裡的遊俠，正在為他的烏龜——不好意思，他的馬——命名，感覺到難以置信。佩托拉司（譯注：謬司所騎的飛馬名），他竟然替這隻慢吞吞的坐騎，取名為飛馬，並且在其背上寫字，大而深刻的字體，寫著：「佩托拉司，版權所有」，下方並有細字提醒：「請繫好安全帶」。

當德瑞多命令他的坐騎轉向，以便讓我看見另一面時，我難以抑制地比較起，墨西哥政府宣稱的經濟復甦計畫；雖然德瑞多口口聲聲表示：「這匹馬已經被轉得暈頭。」但是任誰也看得出來，佩托拉司小心翼翼地踩著深怕出任何差池的謹慎步伐，簡直是原地踏步。

一會兒後，我終於看見佩托拉司的左側腹，寫著：「吸煙區」、「不准工會牛仔進入」、「免費的廣告，意者請洽德瑞多出版社」——免費的廣告？呵呵。不過照我看來，佩托拉司的後背及左側，已經沒有餘地再寫字。多虧他想得出這種超迷你型的企業呀——唯一能在新自由主義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失敗中存活之道——我語帶嘲諷地問他：「那接下來呢，請問你，在自由市場中，還有什麼致勝的機會嗎？」

德瑞多聽了，很不高興地回答：「拜託，你說的那是什麼話！你要知道，你的話大概只有貴族和知識分子聽得懂；要不是出於我深切的同情心，平民及流浪漢只能繼續過著空虛的生活，怎麼可能觸及到遊俠時代的神秘及奇蹟？」德瑞多邊說邊拉住佩托拉司，這隻坐騎不知道為什麼，正不耐煩地倒退著呢。

「現在是清晨兩點，請別這麼囉唆吧，」我告訴德瑞多，「不管要去哪裡，請自己去，今晚我不想出門，因為昨天卡爾才在叢林裡發

德瑞多與飛馬

月亮像一彎白杏仁，照見樹木及草叢，樹幹上驚慌的蟋蟀，暗影般竄過葉的亮面。風，吹動叢林不安的氣氛，德瑞多在我鬍鬚邊築床，他打了個噴嚏，噴得我這個穿軍裝的紳士滾落床下，但他卻好整以暇地整裝——除了既有的一身盔甲，醫事帽當盾牌，頭上並戴起半邊的cololte殼（一種產自拉坎肯叢林的榛果）；亞瑟王的神劍收入鞘，長矛——疑似拉直的迴紋針——為他妝點著盛裝。

「現在是怎樣？」我伸出手指頭，不太得要領地幫助德瑞多站到我的手指上。他抖了抖身軀——我的意思是說盔甲——清了清喉嚨，拔出亞瑟王的神劍，一揮，低沉著嗓音說：

「侍衛！趁現在，夜晚剛要走，白晝正忙著磨亮阿波羅的光芒，吾等要去行動。破曉時分，是遊俠穿越冒險，建立聲望的好時機。趁少女們尚未沉睡，吾等要去行動，不能讓人們有片刻墮入遺忘或休息之中。」

但我打著呵欠，眼皮只想遺忘一切的休息，我想睡覺，這顯然激怒了德瑞多，他抬高音量說：

「吾等要出去，教少女們學點壞、讓寡婦們挺直腰、提供逃犯避難的處所，並掃除貧窮。」

「怎麼聽起來像是政府的責任……」我閉眼呢喃，但是德瑞多不善罷干休，繼續喊到：

「起來，無賴！汝難道忘記了，不管你的主人去哪裡，不管前方是否有危難，汝都得跟去。」

無奈的我只好睜開眼，瞪著他；與其說他像中古世紀的俠客，倒不如說他更像台破爛的坦克。（這傢伙到底何方神聖？）為了解答，我問德瑞多：「你到底是誰？」

德瑞多擺出一副自以為最帥的姿態，驕傲地說：「吾乃專業的遊俠，非短暫聲名的泛泛之輩，而是名流青史者。雖會遭致嫉妒，但正如波斯的魔術師、印度的婆羅門、衣索匹亞的詭辯家，吾將進駐永恆的殿堂，樹立出典範，以供後世遊俠從業者有遵循的方向。」①

「聽起來像是……像是……」我想說話，但德瑞多打斷我。

「安靜！愚鈍的平民，自以為是的造謠者，汝難道不知，是唐吉訶德剽竊我的演說？好吧，既然話題至此，吾順便提醒你，已有多人反應，說你在文章中列太多注釋，佔空間嘛，若此以往，你的下場大概會跟Galio②一樣，引東引西，說穿了只不過為了掩飾自身的犬儒。」

我被這嚴厲的批評深深刺傷，決定轉換話題，「你頭上戴的那個，很像cololte殼。」

「笨，是鋼盔。」

「但真的很像有洞的殼。」我堅持。

他小跑步進去，發現岩洞裡放置著黏土做的塑像，相親相愛的男女，彼此接納並給予，享受著歡愉。還有一個小盒子，打開時會訴說過去的惶恐、驚喜以及未來將發生的點點滴滴。岩洞裡是個春天。Jolmash現在不想也不願離開岩洞，他在那裡住下，再次將慾望寄託手掌，更爲勤奮地書寫，寫向沒有橋樑通往的任何地方。

親愛的女士，明天，我將是戰場上的戰士，但今天我是迷失叢林裡擱淺的海盜。慾望的船隻揚帆，滿載恐懼及渴求，持續的呻吟引領著我們，通過風暴及海妖。光搖曳絕望的海洋。飽含鹹味的水氣驅動舵輪。純潔的風，孤單的世界，我航行著，尋找藏身在視線及喘息背後的您，尋找獻身之地。風暴般的女士，慾望，在表面下某處，像個結，我必須找到，施以魔法，解開那個結。然後您長久的渴望，女性特有的擺動將被釋放。自由將充滿您的眼

睛及嘴巴，充滿您的子宮及腹部。但那只是一瞬間。在我的手及身體將您擁抱、掌握之前，我會是艘船，不安的海洋，當我進入您體內，風暴將不止息，反覆的浪潮拋擲我們，直到我們被推向岸邊的休憩之地。此刻我是個海盜，溫柔狂暴的女士呀，別等待我的襲擊，自己走向前吧，讓海洋、讓風、讓暴風雨驅動船隻去見證。慾望的岩洞，烏雲籠罩的地平線。我們來到，我們走吧。

就這樣，人們說Jolmash不曾再離開岩洞。慾望的岩洞。沒有人知道他描繪的女士是眞正存在或僅只是虛構，但人們說，不管誰走近那岩洞，都會被同樣的慾望感染。

甲蟲德瑞多耐心聽完我的故事，待我說完，他只是簡潔地說，我們走吧。

①PRI是墨西哥執政黨革命建制黨的簡稱。

「那是發生在許多年前，關於愛不被滿足的悲傷故事……」El Sup面向山，抽著菸斗說：「有個男人，不知從遠方來或者早住在這裡，反正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如常地過活死去，沒有希望及回憶。人們不知道這個男子年輕或老邁。最初只有少數人見過他，他們說他十分地醜陋，男人見了會爲自己感到擔憂，女人見了會露出嫌惡的表情。爲什麼他如此不受歡迎？我也不知道──通常美醜的判準，因年齡及文化背景而異，但在這個故事中，所有人都迴避他，不想見到他。印地安人稱呼他爲Jolmash或猴臉，外來者則稱呼他野獸。

男人憑直覺在深山住下，他在其中一座岩洞旁，爲自己搭蓋小屋，耕田，種植玉米及小麥，偶爾打獵。那已足夠他過活。他時常下山到村落附近的一條小河邊，在那裡，以玉米和動物毛皮和村落一位老人交換鹽巴、糖等，深山裡無法獲取的生活必需品。Jolmash通常在傍晚來到，因爲那時樹影隨同天黑迫近，老人的視力不良，不至於發現Jolmash白日裡令人恐慌的臉。

有天傍晚，老人沒來。Jolmash以爲他錯過約定的時間，老人已回去，隔天提前在太陽尚未沒入山巒前抵達河邊。他低頭走路，聽見河邊傳來一陣笑談聲。躡手躡腳地，透過樹叢，看見一小片引河水灌溉的田地，有群婦人正在洗澡、洗衣。她們歡鬧著。Jolmash看得都傻了，只一眼，彷彿心魂剎時被眼前所見勾走。良久，良久，婦人已離去，他仍呆站在那裡……，回到深山時，星光已點點灑落原野。

他究竟看到什麼？不知是他夢中的影像，成真地映現在視網膜，抑或者僅只是自以爲是的慾望投射，反正Jolmash墜入了愛河。他的愛

不是柏拉圖式的，熱情擄獲他的手，像戰鼓雷動的呼喚，像迎向暴雨的火光，他發狂地寫信，一封封情書，諸如：

> 喔，女士，潮濕中閃爍的光。我的慾望如同馬匹奔馳，如同雙刃的刀劍，劃過千萬鏡面，反射出我對您身體的慾求及自身的醜陋，驚呼在風中飄散。一個恩典，讓我長久失眠的您呀，渴求您暫時別在意我的晦暗，讓我枕向您的肩膀。讓您的耳朵聽見我笨拙的呼喚。我將溫柔地、溫柔地對您訴說我的氣息。不，不要看，不屬於我的女士，別注視我臉上那些值得同情的敗筆，請用您的耳朵取代您的視線，聽聽我心底來回踱步的叨絮。是的，我希望進入您，通過眼，通過唇，通過手指的路徑，通過性愛，您濕潤的唇，我將獻上吻，您微喘的雙峰，我將喚醒深埋的呻吟。讓我擁抱您腰部以南，溫暖潮濕的禁地，熾熱您緊繃的肌膚，太陽明亮的光將從黑夜升起。勤勉而有技巧地，允諾及否認像翹翹板上下。既給您冷又給您熱的輕微震動，直抵最深的顫抖。讓我的手掌爲您摩擦加溫，一步步，身體裡飛奔的慾望，彷若直沖天頂要坍塌一切。一個恩典，帶來倦意。一個恩典，寧靜眼神的女士呀，我渴求您，讓我的頭枕在您的肩膀，在那裡，我將被救贖，走遠，死去。

然後，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熱情燃燒了Jolmash的手，他的小屋意外著火。被雨水淋濕的Jolmash，打著冷顫跑進隔壁的岩洞避難。

一個我回答。

「喔！……那我最後是身受重傷，還是眞正地死掉？」我不死心地追問。

「眞的死了……那是他們在報紙上說的。」另一個我解釋完便離開。

於是，自戀地啜泣，像蟋蟀。

「你爲什麼哭？」甲蟲德瑞多點亮菸斗問我。

「我很愛我自己呀，但是我卻不能參加自己的葬禮……。」

……這是十二天前，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撤退進叢林時，El Sup和德瑞多的對話，我們聊到神秘的慾望岩洞，以及其他悲慘的事；現在回想起來，讓人發笑，不過當時可是累得連飢餓是什麼都不知道呢。

「要是他們轟炸我們，怎麼辦？」德瑞多在十二天前的清晨問我。

（甲蟲德瑞多說：「沒有所謂的撤退，我們只是逃跑，等待機會。」）

黑夜，灰色的風，捲起結冰的舌頭，舔舐樹木及土地，我沒睡，獨居讓寒冷加倍刺痛，我保持沉默。德瑞多掀開他作爲毛毯的葉片，爬向我躺臥的身軀，爲了叫醒我，他往我鼻子搔癢。我打了個大噴嚏，噴得甲蟲德瑞多滾落到我靴子邊，他重新爬回來，面朝我的臉。

「幹嘛？」趁他還沒再次搔我癢前，我說。

「要是他們轟炸我們，怎麼辦？」他又問。

「嗯，那我們就找個山洞之類的，躲進去，爬進去……反正，到

時候就知道了。」我不耐煩地說著，看了一下手錶，暗示他現在不是談論轟炸的時候。

「我是沒問題，我可以躲在任何地方，但是你，穿著厚靴子還有大大的鼻子……我懷疑你可以找到安全的藏身之處。」甲蟲德瑞多說著，再次爬進huapac葉片後面。

恐懼的心理學，我想，德瑞多對我們的命運漠不關心是對的……因爲他不會有事，但我呢？我呢？……，我想著，坐起身來，對德瑞多說：

「喂，喂。」

「我睡著了。」德瑞多在葉片下嘟囔。

我不理他，繼續對他說：「我昨天聽到卡爾和另一個我說起，這附近有許多岩洞，卡爾說他認得大部分的岩洞，有些小得只有一隻犰狳鑽得進去，有些大得彷如教堂，但他說有一個岩洞，沒有人敢進去，因爲那個岩洞流傳著一個名爲慾望岩洞的故事。」

德瑞多似乎頗感興趣，他對偵探小說裡的毀滅情節一向挺有熱情。

「什麼樣的故事？」

「喔，是個很長很長的故事囉，我在多年前聽到，現在已經記不完全。」我推託著，故作懸疑。

「好啦，快告訴我啦。」德瑞多顯然想聽。

於是，我點燃菸斗，在煙霧瀰漫中喚回記憶。

然後，德瑞多揮別櫥窗，移動的小帽子，繼續向前。當他快要接近另一個轉角時，忍不住回頭，瞧了櫥窗一眼。咦，玻璃窗多了個星星狀的破洞，警報器兀自無用地響起，而音樂盒上的芭蕾舞伶已經消失……。

「這城市病了，但是，當疾病轉變成危機，終將被治癒！集體多樣的孤單，被無力包圍，唯有察覺並找出病因，才能脫下灰衣，改穿起彩虹般的色彩——你知道，色彩孕育自土地，總是充足的。」

「如果能夠體認到，玻璃的本質是沒有靈魂的，那麼或許就足夠去了解，活在鏡子的圈套中，是無用而乏味的，然後，像誰說的，奮戰，並邁向快樂……」

「我要回來了，請備好菸草，並準備失眠吧，我有一大堆話要對你說。」德瑞多在信末，如此寫到。

而此刻，鋼琴聲依稀帶來白日，德瑞多已經離去；西射的太陽如同滾石，敲碎了玻璃般的清晨。

再會，祝您健康，並遠離虛無的鏡面。

——從鋼琴聲中站起身來的El Sup，一時眩惑於眼前如此多的鏡子，想要尋找出口……抑或者是入口？

深入慾望的岩洞

1995/03/17

我正在聽Stephen Stills的歌，收音機卡帶傳出〈Four Way Street〉：

發現自由的代價
埋藏在土底
大地之母會安息你
讓你的肉身躺下……

另一個我跑來告訴我：

「看來，你獲得你要的……」

「是PRI①倒下了嗎？」我滿懷期待地問。

「不，是你倒下了。」另一個我說。

「我？什麼時候？在哪裡？」我試著搜尋記憶中，我在哪裡做了什麼。

「就是今天，在對抗中……但是他們沒有提及具體的地點。」另

過翻飛的報紙，沒有人發現，純粹是因為在這座城市，沒有人在乎其他人。

「這城市病了，」德瑞多寫信告訴我，「因為寂寞和恐懼，城市集體孤單；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城。這不止是悲痛的總和，（你知道，有哪種孤單不悲痛的嗎？）更是種擴散。個別的孤單，被孤單的人群環繞，這情形，有點像是走入鄉村市集的鏡屋，一個孤單者是一面鏡子，反射出另一個孤單者，然後鏡子照見鏡子，越來越多的孤單。」

德瑞多很快察覺到他不屬於城市，在那個清晨，他從心底收拾行李，像是清點庫存般細數街道——最後的關懷——彷彿愛人知曉別離的時刻已經來到。突然，腳步聲褪去，哭喊般的警報聲越來越近；當警車閃著紅藍燈，通過十字路口，德瑞多也同其他人一般停佇街角。他冒著被當成共犯的危險，站向前去，以游擊隊員的方式，點燃菸斗：輕拍一下，深呼吸，讓煙霧吞沒他的臉以及他的凝視，然後，觀看。在他面前，一個櫥窗吸引他的視線。他走近往裡瞧，想看看這一大片巨大的玻璃後面是什麼？各式各樣的鏡子、陶瓷、玻璃塑像、切割的水晶，還有一個音樂盒。「唉，沒有會說話的盒子。」德瑞多自言自語，像是想起長久住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叢林歲月。

於是，他決定，送給這個人人抱怨卻無人離棄的城市一個禮物——那是德瑞多，來自拉坎肯（Lacandon）叢林裡的甲蟲，送給墨西哥市中心的禮物。

一個臨別的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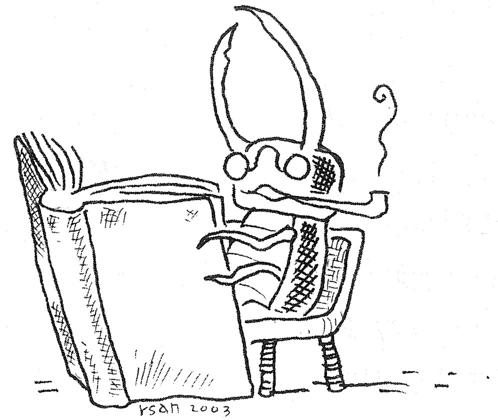
他施展魔術師的手勢，一揮，一切都停住了，街燈像被風吹拂的

蠟燭，一盞盞熄滅。再一揮，探照燈打向玻璃櫥窗內的音樂盒，穿著紫丁香戲服的芭蕾舞伶，僵硬著，手舉過頭，右大腿彎曲，踮起趾尖，維持住平衡。德瑞多想模仿這個姿勢，但是很快的手腳打結。罷了。再一揮，一架菸盒般大小的鋼琴出現，他坐到鋼琴前面，放了罐啤酒——誰知道從哪裡弄來的，反正啤酒已經喝剩一半——學電影裡那些鋼琴家，喀吱喀吱地放鬆指關節，然後挺有架勢地朝芭蕾舞伶點了個頭。芭蕾舞伶一鞠躬。來吧。他哼起不知名的曲調，閉上眼，用小小的腳彈奏出旋律，沉醉在其中，跟著搖擺。

第一個音響起！沒錯，德瑞多用四隻腳彈琴，他傾身向前，敲擊琴鍵，而在玻璃窗的另一邊，芭蕾舞伶也開始旋轉，並趁機偷偷放下她長久彎曲的右大腿。音符漸趨狂暴，芭蕾舞伶也發揮最大的能量，在小音樂盒的囚禁裡舞動。敲著跳著，世界不見了，只剩下德瑞多在彈琴，芭蕾舞伶在跳舞。城市暗自羞紅了臉，像是收到沒有預期的禮物，令人愉悅的歡喜。（好消息呀！）德瑞多送出最棒的禮物：永不破碎的鏡子，無害的、有療效的、乾淨的告別！但異象只存在剎那，當最後一個音符消逝，城市再度回到尋常的城市，芭蕾舞伶再度回到永遠無法動彈的不舒適，德瑞多穿回野戰外套，向櫥窗裡的友伴致意，鞠了個躬。

「你要永遠待在裡面嗎？」他問芭蕾舞伶，也問自己，「你要永遠在我彼端？我要永遠在你彼端嗎？」

祝福你，我敬愛的反叛分子，快樂像禮物，總是短暫，但那已值得！



「再會。」

「再會。任何時候，歡迎來聊。」

「會的。」我告訴他，然後回到總部去。

故事，於是這樣開始……。

瑪麗亞娜，希望哪天能私下見到妳，與妳交換滑雪面罩及圖畫。再會！祝健康，並祝妳得到更多的彩色筆；因爲我猜想，妳在畫這張圖時，一定把顏色都用完了吧！

穿透玻璃通往另一面

1995/1~5月

去除鏡子的背面，鏡子不再是鏡子，而是玻璃。鏡子呈現出所在，玻璃卻可以穿透；鏡子是爲了照見自身，玻璃卻是爲了打破……打破，去進入另一面……。

——來自墨西哥東南山區

叛亂者馬訶士

P.S.眞實或想像正穿越無數鏡面，尋找那足以打破的玻璃。

清晨。墨西哥市。德瑞多穿著野戰外套、斜戴著帽子，經過毗鄰蘇卡洛（Zocalo）的街道，他假裝像電影《北非諜影》中的亨利鮑嘉一樣，盡量不引起注目地，緊貼著櫥窗燈光探照不到的暗處挪動。從陰影跳至陰影，安靜的小帽子及小野戰外套，穿行墨西哥市；但如此全副武裝及故作警戒，實在是沒有必要，因爲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注意到他，不是因爲他善於掩護，或者他那一身仿自一九五〇年代、唐吉訶德式的偵探裝發揮了效用，也不是因爲他和街邊的垃圾簡直難以區別。當不可預測的風，落腳向墨西哥市的清晨，德瑞多走

菸斗問我：「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嗎？」

我告訴他：「我的菸草。」

「你的菸草？」沒料到他竟然回答我：「你是說，要我給你一些菸草嗎？」

我開始覺得憤怒，但這隻小甲蟲用他小巧的腳，遞給我一小包菸草，並說：「別生氣，隊長。你知道這附近菸草取得不易，我只好向你拿些囉。」

聽到他這麼說，我逐漸釋懷，並且喜歡上這隻小甲蟲，「別擔心，我還有。」我說。

「嗯。」他嗯的一聲表示回答。

我問他，「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尼布甲尼薩，但我的朋友都叫我德瑞多，你也可以這樣稱呼我。」

我感謝他的善意，並問他剛剛在閱讀什麼？

「新自由主義對拉丁美洲的支配戰略。」他回答。

我不禁疑惑，「這對一隻甲蟲，有什麼用處啊？」

「你說『有什麼用處』是什麼意思？我們甲蟲必須知道你們的奮戰將持續多久、有沒有可能贏呀？更何況，甲蟲也有責任對周遭的生存環境有所認識，你說是不是？」他語氣不耐。

「這我不太清楚，但是，你爲什麼需要知道查巴達的奮戰將持續多久呢？」我覺得疑惑。

他戴上眼鏡，點燃菸斗，吐了口菸，無奈地表示：「隊長，你必須了解，我們甲蟲總得知道還要在你們靴子旁閃避多久，以免被你們踩扁呀。」

「喔。」我說。

「嗯。」他說。

「那你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麼？」我問他。

他再次拿出報紙，快速地瀏覽一遍，「這個嘛……這個，」看完後，他直視我的眼睛，說：「你們會贏！」

「我知道，」我說：「但需要多久？」

「很久。」他語帶認命。

「這我也知道，只是確切的時間到底是多久？」我再問。

「不一定耶，你必須考慮很多因素，主客觀條件，力量的關連，帝國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危機等等。」

「喔——。」我陷入沉思；他問我：「你在想什麼？」

我回答他：「沒什麼啦。喔，對了，德瑞多先生，我必須走了。很高興認識你。若你有需要菸草，歡迎隨時來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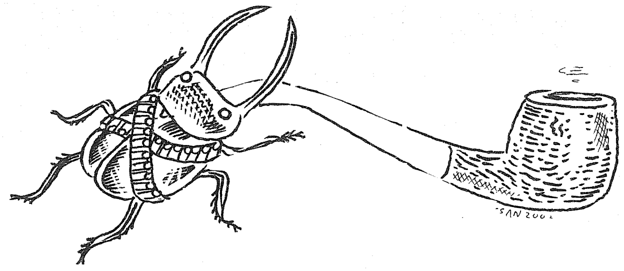
「謝謝你，隊長；請直接叫我德瑞多吧。」

「好的，德瑞多，現在我得去向我的夥伴們下令，禁止踐踏甲蟲，希望對你們有些許幫助。」

「謝了，應該很有幫助。」

「但不管怎麼樣，還是請你們小心點，因爲我們村莊的男孩子往往不受拘束，無法注意到腳踩向哪個方向。」

「我會留意的，隊長。」



多！這隻甲蟲浪跡天涯，糾正錯誤、拯救落難的少女、治癒病痛、協助弱者、教導愚者、挫敗強權並提升意志。

獨一無二的遊俠呀，至今仍活在叢林裡，仍讓發現他的星星們驚嘆。關於他的消息傳了又傳，千個婦女為他歌唱、萬個男人對他豎起大拇指，更有千萬個孩童視他為偶像。

他不吝惜分享出他的想法，說他一千零一夜的冒險故事，教導我們也撫慰我們在墨西哥東南山區，彷彿永無止盡的黑夜。

今年，一九九五年，德瑞多就快滿十歲。他正憂慮著星際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要讓他繼續保持令人讚嘆的身影，抑或消失在叢林裡的小徑。但不管如何，今天，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此，讓我們向偉大的遊俠從業者：德瑞多，獻上最深的敬意！

①尼布甲尼薩是中亞巴比倫的國王，根據西元前三世紀初期的文獻記載，尼布甲尼薩在幼發拉底河附近，建立壯觀優雅的「空中花園」。

致一位女孩（十歲）

1994/04/09

瑪麗亞娜：

恭喜妳圖畫得越來越好。讓我對妳說個故事，希望有天長大妳會明白，這是關於……德瑞多的故事。

前幾天，我想抽菸卻找不到菸草時，初次遇見德瑞多。那天我從吊床邊看見少許菸草屑掉落在地面，被拖曳成一條直線，緩慢前進。於是，我順著線索追查，想看看到底是誰拿走了菸草，隨意散置。跟蹤了幾公尺後，我在一塊石頭後面發現一隻小甲蟲，戴著眼鏡，坐在小書桌前看報紙，還抽著菸斗呢。

「嗯哼。」我發出聲音，提醒他我的存在，但是他不為所動，我只好說：「喂，那是我的菸草耶。」

小甲蟲拿下眼鏡上下打量我，面露不悅地表示：「拜託，隊長，難道你沒看見我正在閱讀嗎？」

什麼話！我吃了一驚，差點想朝他一腳踹過去，但是隨即冷靜，坐在一旁等他閱讀完畢。不久之後，他收起報紙，放入小書桌，叼著

前言

游擊隊員從深山上網寫信來！

他創造出一隻名爲「德瑞多」的「小」甲蟲，每次出場，就是命令游擊隊員寫故事。這隻自命爲唐吉訶德的甲蟲，騎著飛馬（烏龜），拿著寶劍（小樹枝），在叢林裡奔波，一下子要找保守的工會領袖單挑，一下子化身成爲海盜，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鬼混，一下子又偷渡到美國當歌手……，說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在故事中，馬訶士（Marcos）藉由不斷詢問甲蟲，你是誰？其實也回應著讀者——世界各地的讀者——對他的好奇，馬訶士到底是誰？眞實身分爲何？

但是他是誰，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傳遞出的理念，那些試圖翻轉大與小、上與下、快與慢、冷靜與熱情等既定觀念的顛覆思考，讓這場革命變得更有趣！

十年後，德瑞多再次找到我們

1995/12/25

在查巴達武裝革命的頭一年，那段令人窒息的獨居歲月，有個奇怪的傢伙來到我們營區：一隻小小的愛抽菸的甲蟲，善於閱讀更善於演說，他賦予自己一個使命——那就是和游擊隊員El Sup（譯注：El Sup便是馬訶士）作伴。

傳說中，本名尼布甲尼薩（Nebuchadnezzar）①的甲蟲，以唐吉軻・德瑞多的化名闖蕩江湖。他一身硬殼，如同孩童般厚臉皮；我想，那是他爲什麼選擇我們內在的孩童，作爲主要說話對象的原因之一吧——長大後，我們都羞於提及的厚臉皮。

在十年後的某天清晨，再次來到。當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元旦起義後，即將撤退至叢林，德瑞多再次找到我們，觸動我們內心最美好的部分：人類與生俱來的同情心以及與他人共同成長的願望。

他化身爲偵探、政治分析家，有時又像遊俠般寫著長長的書信；遞給我們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未來。

在幽暗的時日裡，他幫助我們敞開被恐懼捆絞的胸膛，劃下一道傷痕——痛的傷痕——讓我們得以呼吸。

自詡爲偉大騎士的他，再次回來時有了新的封號：叢林裡的德瑞

馬訶士拿出筆記本，振筆疾書起來。（眞不愧是游擊隊員呀，反應眞快！）我暗忖著，仍然用自己緩慢的速度行走。春天過去了、夏天也過去了，秋天來到島嶼，我跟著他們一行人又走回墨西哥東南山區，回到叢林，老唐尼諾進入自己的屋裡繼續磨刀，德瑞多蓋上大大的葉片，躺下來，馬上打鼾，而馬訶士獨坐在蠟燭將要燃盡的書桌前，任由火光將他跋涉的身影，像是影子戲一般，投射到泥屋的牆壁。

我闔起字典，伸了個懶腰。清晨就快要來到，「你必須明白，大規模的邪惡都在白天公開行動；擁有工廠、銀行以及巨大的訓練中心。」我仍然聽見馬訶士在我耳邊留下的餘音，「因此，我們很努力地奮戰至今；那妳呢？」

那你呢？

疑問總是觸動學習；藉由聽故事，我學習去認識馬訶士（認識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學習去了解老唐尼諾（了解墨西哥的印地安人）、學習去和甲蟲德瑞多相處（不知足的小蟾蜍、以爲自己是隻雞的豬、不聽任安排的棕咖啡色馬……），而現在，我要將我看到的、閱讀到的、體會到的，說給你們聽——我在學習著說故事。雖然我的翻譯也許有些生澀、雖然我的聲音也許不夠宏亮，但是我仍然要說出我的學習，與你們分享，也希望我們彼此打氣、提醒，至少、至少還要有夢想，不肯輕易地放棄或妥協。

所以，你現在準備好聽故事了嗎？找個舒服的姿勢，來吧，跟我走！

深山來的信

甲蟲德瑞多 系列 ★★★

快。失業後，找不到零工可以打，這個壯年郎像部落許多人一樣，常在雜貨店裡喝酒度日，終於有一天，「意外」發生了——這意外在原住民部落爲何特別普遍？——他酒後駕車出車禍；島嶼原住民的平均壽命，比漢人短少好幾歲。而家裡六個年幼的小孩，頓失經濟及心理依靠後，未來看來已經先蒙上一層陰影……。

這些死亡，必然不是個例也不是偶然，而是全球化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傷痕裡，共通的處境。我學習傾聽，虛心的耳朵盈滿聲音。夜晚的城市交錯著車流聲、夜晚的鄉間環繞著昆蟲交響曲，我坐在島嶼一方書桌前，緩慢經過——經過十年的叢林訓練、經過一九九四年元旦清晨的第一聲槍響、然後是一九九五、一九九六、一九九七……，二〇〇一年，馬訶士率領數萬名查巴達成員，長征到久違的墨西哥市，和政府談判而後又破裂，然後是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微弱的戰爭狀態仍存在，故事仍然繼續被訴說。

我專心地翻查字典，跟隨馬訶士的腳步，進入茂密盛大的叢林，看見前方共同走著的，還有手持彎刀的老唐尼諾，喔，好像還有個奇怪的小傢伙，一身黑黑的硬殼，抓住馬訶士的衣領——是那隻臭屁又可愛的甲蟲德瑞多！他們一行人（還有甲蟲），往叢林深處一直走、一直走，我亦步亦趨地跟在身後。咦，眼前藤蔓一揭，竟然出現了城市——是美國的紐約呢、還是日本的東京、抑或者台灣的台北？不管，反正城市暗夜的繁華都長得一模一樣。經過捷運站、經過地下道、經過一群穿著

高跟鞋逛街的貴婦、還有路邊茫然等待的計程車司機……「咦，沒有人看見甲蟲也就算了，竟然都沒有人發現，老唐尼諾和馬訶士很不一樣嗎？」我心底無法置信。

突然一張小紙條飄了過來，我趕緊伸手去接，是甲蟲德瑞多丟的，他故意假裝不小心地掉下線索或指示。我湊眼去瞧，幾個細小的字體寫著：「這城市病了……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城。」是啊，集體的孤單，像集體染上流行病症，除了各自一窩蜂地追趕——有的追衣服、有的追跑車、有的追著自己的尾巴一直在打轉——竟是看不到其他？

唉，病了病了。正當感慨之際，我看見馬訶士好像又對我一招手。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城市的場景漸漸像布幕褪去，迎面，卻吹來黃沙滾滾。「哎呦！」德瑞多拔出他的神劍——一截小樹枝——亂揮一通。他大概以爲又要向敵人挑戰了，不過這次敵人不是風車而是戰鬥機。

風沙停止後，我揉了揉眼，看見英美聯軍最新型的戰鬥機，降落在——這是哪裡呀？阿富汗？伊拉克？反正美國出兵攻打其他國家的事件已經不勝枚舉，不外乎先發表冠冕堂皇的「正義宣言」（有時候甚至偷偷摸摸地不用了），然後飛彈呼嘯而過，任其爆炸、死亡、流血、哀號之後，再穿西裝打領帶地出來發表「重建宣言」；同樣以利益爲目的的血腥，在很多地方都發生過，以至於快要讓人分不清這是在什麼時代的哪裡？

「不——。」我不忍心看見頭巾下一雙雙既悲憤又哀傷的眼睛，彷彿一直流著鮮血及眼淚，很想趕快轉過頭去，卻又看到

「人們總是成爲他們想要的。」馬訶士說，而我在心底附和，「是啊，革命其實就在日常生活的選擇裡。」

馬訶士說起一九八四年他的選擇，當時他和幾個立志成爲「革命家」的夥伴，從心底收拾行李，像是清點庫存般、細數熟悉的街道──彷彿愛人已經知曉，別離的時刻來到──然後，頭一轉，毅然決然離開每年都在下陷的墨西哥城。初入叢林時，馬訶士的腦中描繪的仍是「古典」的社會主義革命藍圖，但是，在和眞實的印地安村落接觸後，他發現「受苦受難」的印地安人，對於會亮的電燈泡好像比對「被解放」更感興趣。

怎麼會這樣呢？疑惑帶來學習；先學習聽，再學習說。於是，象徵智慧的印地安老人家，老唐尼諾也出場了。老唐尼諾坐在泥屋前磨刀，他的妻子裘娜蒂則在屋內煮咖啡、烘烤甜玉米麵包及玉米餅。爐子的火燒得熾熱，游擊隊員坐在一旁等待，等待印地安老人帶他深入叢林，坐獨木舟划過湖泊、砍樹枝升起營火，然後，印地安老人會捲起菸，目光望向遠方，不喜歡被插嘴地說起老人家的老人家告訴他的故事；代代口傳的歷史記憶。

（多麼熟悉呀！）我聽著、聽著，無可避免地比較起島嶼的原住民，部落裡老人家說故事的神情，也常常是那樣點著菸，望向遠方。

同樣愛歌唱、愛跳舞、愛歡樂的民族，同樣色彩鮮豔的傳統服飾，連編織的花紋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去過墨西哥後，我發現瑪雅印地安人長得很像台灣的原住民。但是，也同樣在自由貿易市場的擴張、併吞下，生存的空間變得很小；像哪個詩人說過的，「世界大得有些小動物／已不得生存」。

好在，仍有人試圖改變；改變，也包括對自己。馬訶士回憶他在叢林裡的十年，老唐尼諾如何對他說故事；藉由聽故事，他學習著，然後，也學習去說故事！

你知道嗎？在墨西哥東南山區、在被世界遺忘的一角，因爲土地私有化、因爲跨國公司的資本大肆開發，數以萬計的印地安人被迫失去土地、被迫陷入貧窮與疾病的循環中，死亡率極高。「沒有一天，我沒有聽到過死亡，要不就是一個小男孩、一個小女孩，要不就是一個母親；那根本是場戰爭。」馬訶士的語調激動了起來，「是的。」他說，後來查巴達也眞正了解到，那的確是場戰爭，是場資本主義聯合政府，正在對原住民發動的戰爭。

他們決定武裝，要人們正視龐大的、制度性的資本對人的傷害，長期以來，「並沒有比較不血腥。」

而我想起自己在花東部落不時遇到的死亡故事……。那個四十多歲的阿美族壯年郎，在島嶼經濟上坡的年代，離開部落到城市做板模，後來建築業蕭條，改去開菜車。每天從花蓮運載大理石，橫越中橫，去西螺，然後又在同一天，趕在清晨三、四點之前，一路讓車子放空檔地飆下大禹領、天祥、太魯閣，回到花蓮。高危險性的勞力工作，爲了家裡六個小孩，也只好拚了。但是經濟也像體力一樣，隨著年紀越大越不能賣而走著下坡路；下坡的速度，彷彿也被放了空檔，一路滑得那麼

《序》

聽游擊隊員說故事

吳音寧

翻譯叛亂者馬訶士（Marcos）的文章，對我而言是緩慢而喜悅的。緩慢是因爲我語文能力不頂好，往往需要幾番探詢字典才能確定句子的意思，但喜悅也正因如此。閱讀時像是走入深山叢林，藤蔓在眼前垂下遮蔽的障礙，我拿字典披荊斬棘，仔細推敲琢磨，藤蔓一揭，反而更常有豁然見洞天的驚喜。我在字裡行間匍匐前進，不時笑了出來。馬訶士眞的很好笑，尤其細微處一轉折、一勾勒，喔喔，又闖出我們——知識分子——在腦袋裡演練得十分嫻熟的理論慣性。

他在對我說話，我循著他的描述，低下頭來，像孩童一般蹲看螞蟻、蟾蜍、小老鼠，發現一隻黑色的甲蟲。名叫德瑞多的甲蟲，自稱是唐吉訶德的化身，愛抽菸、愛管閒事、愛說故事。這隻甲蟲忙碌奔波，在一九九四年，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持槍對墨西哥政府開火後出場，來到暗夜寂靜騷動的叢林裡，一間獨居的泥屋，爬過游擊隊員的手臂，鬆動他肩膀斜背的子彈匣，坐上他衣領，說：「嘿，親愛的有點笨的侍衛……。」

你要聽個故事嗎？馬訶士問我，我好奇地點點頭，於是他開始轉述甲蟲命令他寫下來的故事；竄過一行一行嚴肅的論述，小甲蟲揮舞著樹枝，騎乘烏龜，一路游擊，從拉丁美洲來

到我書桌。經過美國、加拿大，繞過義大利、瑞典、丹麥、法國、德國、西班牙……，途中召喚爲數眾多的青年，喂喂，不要再身體無力、頭腦定期發作憂鬱地落腳在莫可奈何裡，一個蘿蔔一個坑地、恨死自己陷在逃不開的坑洞裡。起來、起來，熱情的甲蟲爲城市青年帶來叢林的想像，在那裡，沒有水管、沒有電，缺乏醫療設備以及上學的機會，但有成群的游擊隊員蒙著面。

哇！眞像個童話，革命的童話，我喃喃自語。自從一九六七年契．格瓦拉（Che Guevara）死後成爲傳奇，拉丁美洲再次誕生了一名「偶像」級的游擊隊員，只不過這次他沒有臉孔、也不強調個別家族姓氏延續的名字，好「名」留青史；馬訶士只是愛說故事。他用童話的方式，說眞實的故事。不像那些身體乖馴地定在冷氣房裡，頭腦裡的「革命」卻已經推翻過幾個世紀的「運動者」；更不是窩在城市暗處舞台，表演「激進」戲碼的演員，頭也不抬地、拿鎂光燈一直照自己的肚臍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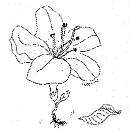
不，套句甲蟲德瑞多的話，他可不是那種宣稱自己是海盜，卻除了浴缸裡的水以外，沒碰過其他水域的人。

「我們怎麼說，我們就是怎麼活！」馬訶士的肯定句很有說服力，因爲他的文字寫於拿生命相搏的危險處境，眞實的危險處境。但我心裡偷偷地想，他原本也有可能成爲比較普遍的那一種人吧？在大學校園裡教授革命理論。但是他不想，他不想再繼續待在人人都怨嘆、卻無人離棄的城市，繼續活在安逸的生活裡緬懷，喔——革命！危險的革命多浪漫！

Contents
蒙面叢林 深山來的信

輯三
[老唐尼諾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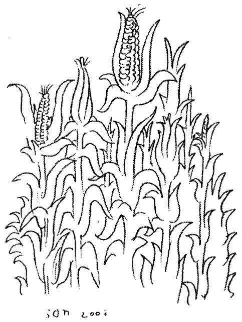
95　光，花朵及破曉
101　顏色的故事
105　夢的故事
109　彩虹的故事
113　安靜與吵雜
116　烘烤一個叫做明天的麵包
118　獅子與鏡子
121　記憶的度量
123　一及全部
125　清晨預告了光和熱，預告了新生
129　銀河的故事
133　夜晚屬於我們
141　問號的故事



輯四
[宣言　系列]

海螺　148
一個死亡已經決定　155

查巴達簡史　169



Contents
蒙面叢林 深山來的信

【序】
聽游擊隊員說故事／吳音寧

輯一
[甲蟲德瑞多　系列]

15　十年後，德瑞多再次找到我們
17　致一位女孩
21　穿透玻璃通往另一面
25　深入慾望的岩洞
32　德瑞多與飛馬
41　小老鼠與小貓
44　冷靜的腳和熱情的腳
50　棕咖啡色馬
53　愛與日曆
55　魔力巧克力兔
58　海盜德瑞多
72　屬於弱小的時刻

輯二
[童話游擊　系列]

從來沒有過　81
一縷雲的傳說　82
精神分裂的豬　84
酸橙的認同危機　86
不知足的小蟾蜍　87
小樹及其他　91

We are Zapatista

蒙面叢林

深山來的信

馬訶士◎著　吳音寧◎譯